

为信息时代所有未婚的朋友们而作！！

—— 云中君

序

我一直想为网络时代所有未婚的朋友们写一篇小说，只求优雅而又好看，至于伪“纯文学”的特性就见鬼去吧，而以人为本的真文学精神仍然存在。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写出了这篇《数字化精灵》。

一些网友看了这部小说的草稿预览版本后，热情来信鼓励，让我深感欣慰。写作寂寞而又辛苦，让我的指头休息一会，请允许我转贴一些网友们的来信或留言作为序言的核心内容，省事省心，也许这些文字表达了大家的阅读意趣，何况他们说的正是我想听的，我想写的恰是他们已经写了的：)

——网友骨头龙(folyd@eyou.com)来信说：“很好的创意，网络狐仙网为媒，书生得美！这部作品很对时下年轻人的胃口，……单身的大学毕业生与青年知识分子你们听着，不要拒绝美女！啊？不会追？快看《数字化精灵》啰！它会使你步步高，赢得佳人归啊！哈哈……”

——网妹 edcv 在“ 第四维 ” B B S 中说：“……文章很多地方特别感人，而且很有创意，或许是他们说的奇吧。对男主角的刻画很形象，正是因为他是那种人，使得其中的一些描写显得自然了(呵呵，那些 18 岁以下的网友最好不接触)，正是因为他是那种人，使得他的作为给我 我想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一个很大的启示：世界很精彩。故事的起伏很大，可以说吊足人的胃口，这好象也是云中君的一奇，吸引人，感人。写情处感人至深，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写景的部分也很有特色，毕竟阅历资深，对很多事情都了解，所以写出来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感。总之这是一篇很好的而且很难得的小说……”

人喜欢听好话是天然的弱点，我也不例外。这些来信让我非常激动与安慰，增加了继续写作的信心。我还汲取了他们提出的极有价值的修

改建议，不断地修改这部小说。我多次在我的个人主页上发布修改稿，广泛地、不间断地征求网友们的意见。这部小说能有现在这个样子，我会铭记许多网友们的帮助。

然而，我看了有个人主页的网妹蔷薇(qwei.126.com) 的一封来信，才知道成语里“受宠若惊”是怎么一回事^_^

很好啊，你的《数字化精灵》，并不比《我一定要找到你》差。其实这两篇风格取材不同，也是没法比较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但却好希望这是真的，呵呵。你会不会回信告诉我说，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_^

很逗，你，你的文字，能读到这么美好的小说，是幸福。

道一声谢谢吧！

期待看到你更美好的文字。

祝生活愉快！

蔷薇

类似这种真诚的赞美信还有很多很多，让脸皮较厚的我居然也脸红起来，呵呵，我对这部小说还要再说些什么呢？

大家看到这里，或许半信半疑，那就顺便翻过这一页，把这篇小说连贯地看完吧，——你们真诚的盛赞或痛骂我都要！

2000年11月17日独与轩中，

云中君打字如飞。

他在生活里，完全接近一个白痴。他身体里大量的浪漫细胞正被逻辑细胞吞噬，他慢慢地进化成一台信息时代的生物机器人

今晚与你书信往来，非常愉快。我想，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吧。

娜

林逸嘉下午下了班，吃了晚饭，回到自己房间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

他点击着鼠标，浏览着主页，猫的眼睛闪动很快，忽然电话响了。林逸嘉惊奇不已，电话线正用于上网呢，别人怎么可能打进来？他拿起电话，听到里面上网后的杂音。他无意识地“喂”了一声，杂音里分明清晰地传来一阵女孩子的笑声，那笑声清润圆转，纯洁得透明。

逸嘉说：“你好，请问你找谁？”

“你好，嘻嘻嘻嘻……”电话里又一阵清圆的笑声。

逸嘉问：“请问你是谁？”

电话里仍然是笑声，却不说话。逸嘉“喂喂喂”几声，电话里笑声不停。逸嘉疑惑之际，电话里传来细细的咔哒声，笑声消失了；逸嘉愣了一下，挂了电话。

他继续上网，浏览了一个多小时，断了线，继续编写未完成的程序。突然电脑音响里传来一声悦耳的声音，他很吃惊，这是收到电子邮件时的声音，现在已经离线了，怎么会收到邮件？他职业性地意识到可能是病毒在作怪，自己是做程序的，病毒并不可怕。

他好奇地打开这封奇异的邮件，发件人是：柳雨娜。内容是：

逸嘉你好：

你猜猜我在哪里？ ^_*

雨娜

他想既然收到来信时没有上网，或许回信也不必上网，尽管这位计算机软件天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好奇心让他试着回了一封信：

柳雨娜：

你好。

我真的猜不出你在哪里。

好奇怪，我并没有上网，就收到你的信，可能是上次断线前没有收妥吧？

一个多小时前，我上网时，收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是不是你打来的？那一个电话与你这封信，真吓了我一跳^^

林逸嘉

写完后，立即发了出去，发件箱中的信果然就没有了，再查看已送的邮件，多了这一封。——林逸嘉对自己的科学常识不信任了，竟有这样的事情？他立即给云中君发一封信，胡乱打了几个字，然后发送，电脑却启动了拨号界面；又给其他几位网友发邮件，同样要先拨号上网后才能发送。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电脑音响又发出悦耳的声音，雨娜回信了。她在信中写道：

逸嘉：

你好。

奇怪吧：)

其实没有什么，你也别多想。如果你喜欢这种通信方式，我会经常给你来信，除非你不喜欢，嘻嘻。

雨娜

逸嘉一阵惊喜，但不知她为什么没有回答是不是她打来的电话。他立即回信，告诉她自己喜欢这种通信方式，生怕她以为自己不喜欢而不再来信。

逸嘉对柳雨娜这个美丽的名字非常有好感，希望她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漂亮一点当然更好，——不知道她会不会再回信。

她难道在自己的电脑里？这怎么可能呢？电脑里没有虚拟服务器，也没有自动回信与发信功能，——很可能是病毒！一种自动发信的病毒！现在有好多种病毒攻击电子邮箱。

过了好久，雨娜没有回信。逸嘉估计病毒是这样编写的——病毒程序只发来两封邮件，怕发多了，内容接不上，失去惊吓电脑主人的奇效，这倒让逸嘉有些失望。他又拨号上网，再试着给雨娜发一封信，过了一会儿，他估计雨娜已经回信了，接收一次来信，这封信却退了回来，原因是无法投递。

他有点懊恼，断了网络，收了三次信，没有雨娜的回信。

他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并给雨娜发了三封信，再也没有收到雨娜的回信。他确信这是一种邮件病毒，竟感到一种无法言状的失落感。——那一个奇怪的电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直到他睡时，还收了一下邮件，仍没有雨娜的信。逸嘉带着淡淡的怅惘入睡了。

他睡得非常浅，半夜里醒来两次，房间里静悄悄的，听见远处有汽车经过的声音，还有时钟的脚步声，不久，他又睡着了。朦胧的梦中，他隐约听到一声极为清悦的声音，象是收到了邮件，以为是一个梦，极力挣脱梦的系绊，翻身下床，到电脑房门边，看见里面有些亮光。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大吃一惊，电脑的主机竟开着，显示器也亮着。他记得睡觉前分明关了主机，前一次醒来时，室内并没有亮光。他并不感到害怕，念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雨娜、雨娜、雨娜……他坐到电脑前，移动鼠标，点击收件箱，竟有雨娜的回信，让逸嘉惊喜，忙看信中的内容：

逸嘉：

你好。真对不起，我后来有些事忙去了。回来后收到你三封信，非常高兴。你喜欢这种方式就好，我愿意用这种方式与你交流，让你等久了：)

我只是想打一个电话让你惊喜一下，你不要给别人说起我，好吗？你知道我就行了。

你会告诉别人么？

雨娜

原来是这样！逸嘉心想，这是我们的秘密，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匆匆地给她回了信，说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她，并问她是谁，住在什么地方。不久，雨娜又回信了。她说：

逸嘉：

时间不早了，你睡吧，把电脑关上。你以后会知道我的。我也许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你相见呢。

今晚与你书信往来，非常愉快。我想，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吧。

娜

信中的关切，结尾的一个“娜”，让逸嘉感到孤独生命里的无限温情，无限激越。——这不可能是病毒！如果是，也只是未来软件世界的智能病毒，目前应当还没有。他想不通谁在凌晨打开他的电脑，又是怎样打开他的电脑的，——难道是A T X电源的缺陷造成的电脑偶尔自行启动？

他希望雨娜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孩子。她对他非常友好，温柔大方，那么有灵性。他听了雨娜的话，依依不舍地关了电脑，怕明天早上起不来，调好闹钟，睡了。

晚上睡得不好，总想着雨娜，早上好好地睡了一会，被闹钟惊醒。离上班时间还有十五分钟，逸嘉打开主机，邮件中仍然是雨娜昨晚的那封信。他匆匆地给雨娜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今天白天他要上班，不能在家中玩电脑，中午有两个半小时休息时间，吃了中饭，他就会回来。

发了信，等了几分钟，雨娜没有回信，不知她现在做什么。到了七点五十五分，匆匆地赶去上班。

上班时，谁也没有注意到逸嘉的神情有些恍惚，总是发呆。身旁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在单位的笔记本电脑上敲击着“雨娜雨娜……”写满了一整屏。时间过得太慢，他好不容易挨到下班。

中午饭后，他急不可待地赶回七楼的宿舍。一开门，就听到电脑房中传出优美的歌声。他检查门锁，没有外人进来过的迹象，窗户也是关好的，难道是雨娜来信了？他走到电脑房，电脑主机在运行，屏幕发着光，歌声是从音响里发出的。他立即收信，是雨娜的回信：

下班啦？

我中午有些事，你睡一觉吧，晚上再见。

信非常简短，也没有称呼，这种随意的口吻，雨娜似乎把逸嘉当成了好朋友。

逸嘉忙回信感谢，说晚上一定在家等她。他听了雨娜的话，从不睡午觉的他竟躺在床上，只是睡不着，双手抱在脑后，回味着这两日来神奇的经历，想象着雨娜是怎样的一种长相与气质。

他心跳地期待着夜晚快点降临。

夜晚降临之前，故事已经开始了。

这个故事的大部分是林逸嘉亲自告诉我的，其中有些片段，我也身临其间。——先让我简单地谈谈林逸嘉吧。

林逸嘉是我在大学不同系的校友，计算机系的天才，他编程序就象政治家编谎言一样精通。他编写的一些小程序，至今仍在校园网上流行。

他在市信息产业局工作，主要负责网络维护，偶尔编写一点应用程序，工作环境舒适，收入远远在我之上。

信息产业局去年建了新房，二十几个员工，不论结婚与否，按分数高低，每人分一套。林逸嘉的工龄与楼层成反比，分到最高层七楼，三室两厅两卫，一百多平方米。

他的房间里除了一台电脑、一张床、一张旧写字台和一个书架外，还有两个电脑包装盒，当作衣柜用，装着一堆没有洗的脏衣服和臭袜子。

墙角上还有几张蜘蛛网，义务地替不爱点蚊香的他捕捉蚊子。电脑包装盒里还住着蟑螂一家三口，产权也是属于他的。他每日的生活毫无规律，早上上班前十分钟起床，有时不洗脸不漱口就去上班。如果主任开会不在，他还会上街买一包方便面吃；如果上班后主任也来了，他常常不吃早饭。晚上在食堂吃了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玩电脑。从七点半玩到次日两三点，竟然可以不喝一口水。如果不上厕所，他整个晚上不会离开电脑一步。

他穿的衣服永远就是那么几件，夏天一件T恤，大晴天他至少要穿两天，阴雨天可能会穿三天以上。如果女同事抗议了，他才会考虑提前换下来，放一两天后再决定洗不洗；身上的衣服换了下来，又没有其他新衣服换着穿，他会把放了几天未洗的那一件衣服穿上。

天冷他也不会加衣，好象他对天气有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整个冬天，他都穿着那件带内胆的黑皮衣，不是为了酷，只图不用洗，脏了擦一擦仍可继续穿。据说冬天他创下五十五天不洗澡的记录，在并不太冷的江南的冬天，如今能破这个纪录的人未必很多。电脑与网络占据着他全部的生活空间。他与每一位同事都能和睦相处，但没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很少参加其他人的聚会，也不喜欢别人到他房间来，以免影响他玩电脑。

比尔·盖茨的软件天才与散漫的生活作风，他都有，他没有的是那座庞大的微软帝国。与中国同龄人相比，逸嘉的软件天才与勤奋是出类拔萃的。他参加了信息产业局几个网络程序的编写，解决了几个通讯专家未能解决的问题。

他在生活里，完全接近一个白痴。他身体里大量的浪漫细胞正被逻辑细胞吞噬，他慢慢地进化成一台信息时代的生物机器人。

一天，他邀请我到他家去，说有一件事要告诉我，让我给他出主意。七楼高是高了点，但七楼上面没有人住，门外少了过路人的脚步声，倒是清静。中午一些人没有回家，整幢楼静悄悄的。

他打开门，我立即闻到一缕极诱人的异香，这象是美少女留下的香味，我在预想他要告诉我什么事。

去年我来过这里，脏乱不堪入目，如今收拾得极为整洁。客厅里添置了新沙发，厨房里的设备全齐了，还买了洗衣机，主卧室与电脑房安装了窗帘，买了双人床和衣柜。他家的蜘蛛与蟑螂全部移民了。特别是

他的电脑房，非常有前卫意味。墙壁上画满了许多奇异的彩色线条，韵律流动，很有抽象画的风格，让人视觉愉快。他不会画画，没有涂鸦的心情，会是谁画的呢？房间里添置了一排新书柜，旧写字台不见了，电脑放在精致的电脑桌上，桌下还有字纸篓，窗帘处挂着风铃，这都是他以前不会想到要添置的小东西。

我问：“有什么事？说吧，我能帮忙一定帮忙。”

逸嘉欲说还休，断断续续地说：“我……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是一个唯物论者，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说……”

我说：“你说吧，我听着呢。你有烦恼，分一半给我吧，我是个乐天派，不知烦恼为何物。”

“我知道，你从来不信神，不信邪，可我遇到的事有点奇特，说起来你一定不会相信。”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过，有的东西眼见也是虚的，比如伪气功大师的特异功能。你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不是为了感情而烦恼吧？”我知道，他每天沉醉于计算机的虚拟世界中，连星期天节假日都很少外出，不会照顾自己，毫无生活常识，根本谈不上会追女孩子，没有女朋友，怎么会有情感烦恼的根源呢？我相信自己的推理非常正确。

他打开微软的 Outlook Express，让我看雨娜那些奇怪的邮件，可我毫无兴趣。

我草草浏览几封邮件后，拨号上网，看看网络新闻。我漫不经心地说：“你这一段时间里可能出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幻觉，让你将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合在一起。也许网络上或生活里你真的遇到一个女孩，后来，她离开了你，但你偶尔在网上还能找到她，她不时也给你回复邮件，你渐渐地产生了幻觉，认为她是从电脑屏幕上下来的。——这是感情极度痴迷造成的幻象，过一些时候，你平静后，就会恢复正常的感觉。”

他摇摇头，喃喃地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所见的一切是真实的。”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大吃一惊地问：“你这里装了两条电话线？”

他意识到了什么似的，摇摇头说：“就这一条，正在上网，你看 modem 的收发指示灯都是亮着的。”

我觉得非常奇怪，也有些担心，转想现在是白天，身边还有逸嘉在，对门也有人，没有什么好怕。犹豫了一会，我就拿起电话，还未出声，

就听见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你不是林逸嘉，请他接电话，我有话对他说。”

我目瞪口呆，木然地把电话递给逸嘉。逸嘉接了：“喂，我是林逸嘉，您好。”说完，他显然在听对方说话。

“不……不，我求求您，您让我再看她一次，我知道没有结果，但她不会消失的，不会的，我求求您。”不知逸嘉在恳求什么。

过了一会儿，逸嘉慢慢地放下电话，然后呆呆地挂上了。我急切地问：“她是谁，她说了什么？”

逸嘉告诉我说：“她告诉我她走了，永远地离开了她那个世界，谁也找不到她，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惊问：“她走了？她是谁？”

他说：“是索慈妈妈。”

我问：“索慈妈妈走了？”

逸嘉摇头说：“不是，不是。”

我不知他要说什么。接着，他给我说起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与电脑与网络与他有关的事情。

我渐渐地相信逸嘉所说的一切是不可信的真实，这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信息时代的奇事。我决定把这一个月不可能的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这种事不是每一个电脑迷都能遇上。

对了，这个故事与他的电脑有关，我不妨介绍一下逸嘉的电脑配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不感兴趣的读者按一下“忽略”吧。——他的电脑是98年底配置的，立式机箱，CPU为赛扬300A，99年升级为奔腾450，硬盘为7200转的7.5G，显卡为带16M显存的Voodoo Bensen(巫毒女妖)，MAG17寸显示器，24速光驱，128M内存，带简单捕捉功能的电视卡，摄像头，声卡很不错，是带子卡的SB live，音响是Soundworks4.1，当时这两样东西要两千多。这一台电脑配置当时总价值一万五千多元。同事开玩笑说，他的电脑在全市家用兼容机中完全可以排得上前三名。

亲爱的读者，我们在98年底配置的电脑有这么高档么？可能没有，难怪奇迹没有在你和我的身边发生^^

可是，不可能的奇迹真的在林逸嘉的生活里发生了。

2

雨娜在逸嘉耳边轻轻说：“再抱紧点，你不介意我贴着你的脸吧？”

逸嘉的脸立即红透了。

雨娜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轻按着逸嘉的左胸，停一会，掩嘴一笑，说：“你好紧张，不然，心跳不会这么快。”

那天下午，逸嘉下了班，天色阴霾，不时飘些微雨。逸嘉在单位食堂里匆匆地吃了晚饭，赶回自己的房间。他又怀疑起雨娜的信是不是邮件病毒来。

他开门锁时，留心室内的动静，没有任何声响。他到电脑房外一看，有点让他失望，电脑并没有开启。他坐了下来，开启电脑，给雨娜发一封信，说自己下班了，晚上希望能见到她。

室内非常静，只有电脑主机运行的嗡嗡声和窗外淅沥的雨声。雨娜没有立即回信，逸嘉又以为原来不过是病毒在作弄他。他联上互联网，看了一些主页。忽然，一声悦耳的声音让他立即意识到雨娜来信了，他检查收件箱，果然有一封信，心跳怦怦，打开一看，却是一位网友来的邮件，向他请教做主页的事。

他不时地看看桌面上的小闹钟，时间从七点走到七点半，从七点半走到八点，从八点走到八点三十五，又从八点三十五走到九点十分，他越来越急，不知道雨娜是不是病毒创造的美少女形象，还是隐在显卡里的精灵。他从一些网友那里听说过网络与电脑精灵的故事，就象在乡下听别人谈树精与藤精一样真实可信。

十点了，雨娜还没有回信。雨渐渐地大了，不时有闪电。逸嘉朝窗外看一看，天上浓云密布，一道炫目的闪电将城市的天空裂成碎片，一

片惨白，接着传来隐隐的雷声。他感到有些凉意，到卧室里拿一件衣服披上。出了卧室的门，到了客厅，竟听见电脑房里噼噼啪啪敲击键盘的声音，一定有人在用他的电脑。他检查一下门锁，没有任何人进来过的迹象。他的心跳得厉害，可恨电脑房的门竟被入室的风半掩着，无法看到电脑房间里面。

他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心想，用他电脑的人会是谁呢？如果真害怕推开电脑房的门，可以把对门的小张叫过来。

脚步轻轻地，轻轻地，好奇心盖过他的惊惶，刚到电脑房门边，正准备推门时，犹豫了，心中竟产生一个奇异的念头，会不会是雨娜呢？万一她长得象一个母夜叉，他非得吓死，心里做好夺门而出的准备。

“柳雨娜。”逸嘉因为惊惶，竟不自觉地喊出雨娜的名字，——她怎么会坐在自己的电脑前呢？逸嘉觉得不可思议。

“喂！进来吧，是我。”逸嘉的话音才落，半掩的门内传来清柔娇美的声音，让逸嘉仿佛觉得已不在人间之世。

他顾不得许多了，一把推开门，只见一位容华绝美的女孩子优雅地坐在电脑前，服装时尚，身材玲珑，风姿绰约；眼睛又大又亮，鼻子秀美，短发飞扬，正回头看着他笑呢。

此时窗外一道闪电，风吹动窗户簌簌作响。雨娜的笑脸上有一些娇媚之气，逸嘉不免有些怯意。他所幸是一个不喜欢看文学作品的理工学生，如果他在大学里看了聊斋一类的书，联想力强，此时非吓倒在地不可。

逸嘉不相信眼见为实，愣愣地看了片刻，忙问：“你真是雨娜？”

雨娜笑着说：“是啊，奇怪吗？”

逸嘉傻乎乎地点点头，他平时不敢正眼看美丽女孩，可现在一个绝美的少女坐在他的电脑旁，与他近距离交谈，他不由得心跳扑扑。他问：“有……有有点奇怪……你从哪里来？住……住住在什么地方？那一个电话是你打来的吗？你……你是做什么的？”

雨娜手一抚秀发，嫣然一笑说：“我才来，你就象查户口似的。——难道你不欢迎我吗？”

逸嘉立即口吃，不知如何回答，忙说：“不……不不，欢欢……欢迎欢迎。”

雨娜小嘴唇一翘说：“就是呀。你一见面就查我的身份，那是很不友

好的呀！”

逸嘉满面通红，神情尴尬，忙道歉说：“对不起，好好……好，我不问了。”

“你在等我的回信吧？刚才有些事，现在才来，所以也没有回信了。”雨娜一边敲击着键盘，一边说：“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用你的电脑上网，你不介意吧？”

逸嘉见雨娜语气平和一些，心情舒缓了，忙摆手说：“没有关系。”

雨娜掩嘴一笑说：“谢谢。”

忽然天上一声炸雷，连门窗都有些震动，逸嘉有些恐慌，张着嘴，半晌没有合上。雨娜回头看窗外一眼，笑问：“你怕打雷？”

逸嘉愣住了，没有回答。雨娜过来拉了一下逸嘉的手说：“你是电脑的主人，也别站着呀，一起坐着上网吧。”

逸嘉感觉她的手非常温暖，她不可能是虚幻的人，而是一位真实的女孩。

他疏于人情往来，这房间里总共只有一把电脑椅，平时偶尔有客人来了，只得站着说话。他明知道找不出第二把椅子，却故意装出寻找椅子的样子。

雨娜笑说：“别找了，你家里就这一把椅子，来，你请坐，我站着。”雨娜站了起来。逸嘉看到她的身材近乎完美。她的身高大概有一米六五，气质超凡脱俗，仿佛神仙中人。于是室内异香缥缈，情采流动。

逸嘉摆着双手说：“不不，你是客人，你坐吧，我坐在书上。”逸嘉就把电脑杂志堆栈在地面，坐在上面说：“雨娜，你坐吧，我……我看你玩电脑，你打字……好好……好快。”

雨娜看了逸嘉一眼，笑着坐下，说：“谢谢，不客气了。”她的纤纤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象芭蕾舞中的跳跃与飞动，十分优美。雨娜在逸嘉从未见过的一个聊天室里与人聊天。对方的网名是：柳雨娇。

逸嘉心里想问柳雨娇是不是她的妹妹，却不敢问，两眼愣愣地看着屏幕。

雨娜转头看了一眼逸嘉傻乎乎的样子，说：“她是我的姐姐，在好远的地方，好久没有见到她了。”

逸嘉点点头：“哦，哦。”心里又生了几个疑问，仍不敢问，怕雨娜为难，不愿意泄露天机。

雨娜打字神速，就象说话一样，电脑的速度也出奇的快，比平常快多了。

雨娜打字问雨娇：他对你好不好？

雨娇说：好是好，就是有点呆。

雨娜打字说：这没有什么，少数聪明的大学生总有点呆，可不呆的又太坏了。

雨娇问：你这么清楚？——你找到他了？是不是意中人？

雨娜看了逸嘉一眼，好象有点不好意思，笑了笑，忙打字说：你说什么呀？

她们聊了一会天，雨娇说：他来了，我要下了，再见吧。雨娜就退出了聊天室。

逸嘉看见猫眼在闪动，心里觉得非常奇怪，她发信不要联网，聊天时却要联网。逸嘉视力不佳，不由地把头向电脑屏幕再凑近一些，坐着的书渐有崩溃之势，他没有感觉到，身体再向前倾一些的时候，坐着的书突然垮了，逸嘉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一脸通红。

雨娜竟笑了，笑得那样迷人，伸出手来，逸嘉握着，她的手温软精巧，柔若无骨，逸嘉感到平生第一次的神奇无比的愉悦。

雨娜拉起他说：“你应当再买一把椅子。”

逸嘉不好意思地说：“明天就去买。”

雨娜说：“你坐吧，我看看你的藏书。”

她走到书柜边，拿出一本书来看，是美国人写的书《数字化生存》。逸嘉不知如何是好，是坐着玩电脑呢，还是站着欣赏她看书呢。雨娜问：“你平时喜欢看哪些书？”

逸嘉决定站着，回答说：“平时看……看计算机方面的书。”

“其他的书一般不看？比如哲学，小说，诗歌什么的。”

逸嘉埋怨自己与美丽女孩说话时胆子太小，这是在自己家，有什么好怕，雨娜美丽得可爱，不是美丽得可怕，他鼓起勇气，故作潇洒，大谈起文学来：“偶尔看看，我没有文艺天赋，现在的小说里找不到象样的故事，大多是云里雾里乱写一通，看不懂，也不喜欢看。古诗还看一些，新诗好象大多是废话……”

逸嘉未说完，雨娜笑说：“新诗大多是废话，而且还有一些蠢话，也有精品，只是太少太少了。——哲学书从不看？”

逸嘉说：“从不看，有人说，学了哲学，去做实际工作，等于什么也没有学。”

雨娜笑说：“你看来非常务实啦。”

逸嘉为了放松自己，傻乎乎地笑了笑。雨娜又换了一本书，看得非常快。逸嘉忍不住轻轻地问：“你翻这么快，都看了么？”

雨娜说：“《数字化生存》我已经看完了，不信，你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逸嘉说：“我相信你一目十行。”

雨娜说：“何止十行，我一目看一页，惊奇吧？”

逸嘉就问了几个书中的问题，雨娜一一回答，让逸嘉非常吃惊。逸嘉说：“我知道，我再问你书以外的问题，你会不高兴的。”

雨娜说：“我可不是脾气大的女孩，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以后会告诉你。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逸嘉很想她多留一会，可舌头不听指挥，却说：“好……好走。”

雨娜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轻按着逸嘉的左胸，停一会，掩嘴一笑，说：“你好紧张，不然，心跳不会这么快。”

逸嘉为雨娜这个意想不到的举动惊住了，本想说一句话，嘴唇却张着象一个英文大写字母O。

雨娜看出他的心情，笑说：“我走了，如果你欢迎我，我下次还会来的。”

逸嘉忙说：“欢迎欢迎。”心里在想，你来时我没有看见，你回去时我应当能看见，看看你到底怎么回去。

雨娜说：“麻烦你把书放到书柜里，我得走了，明天中午我有时间，一定会来的。”

逸嘉接了书，转身放进柜子，雨娜在他身后说：“逸嘉，我走了，再见。”

逸嘉回身一看，室内不见雨娜了，他大呼：“雨娜，雨娜，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

电脑的音响里传来雨娜的声音：“逸嘉，我在这里面，我明天中午一定来，我有时间。”

逸嘉说：“能不能再出来一次，我……”

“你怎么啦？”

“我……没有什么，不过，我觉得你好神奇，你是仙女吗？”

“不是仙女。”

“你……你是不是……住在我的显卡里？我的显卡是‘巫毒女妖’（Voodoo Banshee）。”

雨娜生气地说：“那你认为我是妖精，是不是？”

逸嘉忙解释说：“不不……不是不是。”脸上陪着歉意的笑：“我觉得你很神秘，胡乱联想，你……你别生气。”

雨娜笑着说：“我会这么容易生气么？”

逸嘉说：“我想你不会的。”

雨娜掩嘴笑了，说：“好了，我回去了，再见。”音响里的声音越来越远，逸嘉分辨声音消失的方向，是在摆放机箱的那边。雨娜一定住在自己的电脑里，是不是隐藏在显卡里？

他不停地呼唤雨娜，没有回音，发了一封信，也没有收到回信。他想看看机箱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于是拿来工具，打开机箱盖，里面的布局与装机时没有两样。他好奇地拔出显卡，没有发现什么变化，细看编号，最后两位数字是99，他又拔下声卡，编号的最后两位数字也是99，以为是巧合，试着查看主板、内存与其他硬件的编号，最后两位数竟都是99。他的手竟有些发抖了，把所有配件的编号全部记下来，准备细心研究。他觉得这样的配置太巧合了，是不是因为这种千载难逢的巧合才有了电脑精灵产生的条件？他研究了好久，把配件插上，盖上机箱，打开电源，启动时没有任何异常。

逸嘉玩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脑，收到雨娜的邮件：

逸嘉：

你好。我刚才差点回不去了，所有的路全断了，四周全是万丈深渊，一失足就会掉下去，我真害怕呀。如果我掉下去，你再也看不到我了。幸好后来路又通了，深渊也消失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回到了家里，一切都好。

明天见。

雨娜

逸嘉吓出一身冷汗来，一定是自己拔出显卡造成雨娜在回家路上的困境，如果把显卡拿到电脑公司上去鉴定，稍有意外损坏，可能再也见不到雨娜了，他感到强烈的后怕。让他庆幸的是雨娜终于平安地回家，从今以后，决不能轻易打开机箱，更不能拔动显卡。

次日天晴。中午，逸嘉到家具城买了一把电脑小转椅，到邮电局给乡下的父母亲寄了八百元钱，又到中心药店为父亲买了几瓶胃药，也准备寄回去。办了几件早就要办的事，心情很爽。

回到家里，发现室内变得非常整洁，地面上几个月的微尘、纸屑与果皮不见了，墙上的蛛网也不见了，窗台与玻璃也被擦得干干净净，他心中一阵惊喜，一定是雨娜收拾的。他推开电脑房的门，看见雨娜在整理他的书柜。她见到逸嘉，就说：“我收拾了一下，你介意么？”

逸嘉紧张又兴奋，忙说：“你辛苦了，谢谢，你休息一会吧。”说着，他在抹过的电脑桌面上寻找什么。

“你找什么？”

“我找……”逸嘉忙摆摆手，右手指头在键盘上空敲着，眼睛看着别处，若无其事地说：“没有找什么，好……好干净。”

“你撒谎，你一定在找什么，你不说真话。”雨娜做出不高兴的样子。

逸嘉的确说了假话，心虚起来，愣愣地站着，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说：“我在找……找电话号码……”

雨娜大笑起来，说：“你原来把电话号码写在桌面的灰上？哎，现在全没了，怎么办呢？”雨娜说时，皱着眉，摹拟着逸嘉可怜的样子，两眼盈盈地看着逸嘉。

逸嘉恨不得钻到楼板下面去。雨娜笑个不停，她美丽的笑用银铃般清圆的声音来形容都嫌太笨，大概得动用美才女林徽因专门写笑的诗来状写雨娜笑容的十分之一：“唇边浑圆的漩涡/艳丽如同露珠/朵朵的笑向/贝齿的闪光里躲/……软软如同花影/痒痒的甜蜜/涌进了你的心窝/……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雨娜从逸嘉的书架上拿到一个小本子，递给逸嘉：“这个电话号码本，是不是你们信息港订做的？发给上网用户的纪念品吧？这么精致，为什么就不用呢？给——”

逸嘉接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娟秀的字迹，细细一看，竟是擦了

的电话号码及程序和系统参数。逸嘉惊呆了，没有错一个字，一定是雨娜抄的。他呆呆地看着雨娜，激动得不知要说什么才好。

雨娜问：“不喜欢？”

逸嘉说：“喜欢喜欢，谢谢你，——你……你一定还没有吃饭吧？我到楼下去给你买饭。”雨娜看见逸嘉拿着电话号码本的手微微颤动。

雨娜笑说：“不用了，我不饿。——你手里提着什么东西？”

逸嘉不便说，就含糊地道：“买了些东西。”

雨娜问：“能不能看看？”

逸嘉没有正面回答：“还是吃一点饭吧，我再给你买些饮料，你千万别走，别人敲门也别开，我有钥匙，你要等我。”

雨娜点点头说：“电脑房的地面还没有拖，我一定等你。”

逸嘉把手中的东西放在书柜上，飞奔下楼，炒了一份十元的快餐，还买了四听冰镇饮料。回来时，电脑房里却看不到雨娜，逸嘉心里一惊，听到厕所有水声，他忙跑去一看，雨娜正在洗抹布，瞧着他笑呢。她说：“你又虚惊了几秒钟。”

逸嘉笑着说：“吃饭吧。你辛苦了。”

雨娜拧干抹布，顺便收拾一下零乱的洗脸池台面。雨娜说：“现在觉得房间里清爽多了吧。”

“是啊，非常干净，非常舒服。”

雨娜笑说：“既然知道干净舒服，为什么不打扫一下卫生？”

“忙不过来。”

“什么忙不过来？你就是太痴迷电脑了，生活上毫无规律。你如果不改一改生活习惯，我可不会与一个不喜欢清洁的人往来。这一次卫生我给你打扫，以后就要你自己做，一个星期里，小卫生要打扫两次，大的要打扫一次，如果不打扫——”

逸嘉心虚地问：“如果不打扫卫生，你就不会出来？”

雨娜说：“对！我喜欢干净，你的房间太脏，我当然不会出来。我对清洁有一点点要求，过分么？”

他想起许多电脑教材上都要求放置电脑的环境要干净，难怪雨娜特别注重卫生，可能担心影响设备寿命与她的身心健康吧。逸嘉说：“不过分，不过分。我一定会打扫卫生的。”

雨娜笑着说：“这还差不多。”

逸嘉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拿起抹布在门上擦着。雨娜说：“好了好了，我已经把门窗擦了。你以后要适当注意卫生，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会找借口说不会打扫卫生吧？星期天玩电脑要及时吃饭，不要肚子饿时，吃几块饼干了事，要到楼下吃饭，这样才能保证营养。”

逸嘉听了，连连点头，一股暖意从心头涌起，仿佛嫁出去的姐姐又回到自己的身边。他把快餐递给雨娜，雨娜接着，打开一看，笑道：“这么丰盛？”

“你是嘉宾，今天就随便吃一点，以后我请你到饭店里去吃，你会来么？”

“饭店我不在乎，我想吃你亲自做的饭菜。”

逸嘉为难了，无奈地说：“可我没有灶与锅呀？”

雨娜说：“可你有工资呀。”

逸嘉说：“对！——买？把厨房做饭菜的设备都买齐？”

雨娜说：“我觉得，自己做饭菜，比外面买的好，一是实惠，二是营养、卫生都要好一些，三是有条件让你也能学会做饭菜，你觉得呢？”

逸嘉说：“既然你想吃我炒的菜，那过几天就把厨房设备买齐吧。——你平时吃什么？”

雨娜说：“也是吃饭呀，你以为我那里闹饥荒，没有饭吃？”

逸嘉想象不出雨娜吃什么，她有兰心蕙质之美，吸露餐风之姿，不食人间烟火，喝点水，呼吸点空气，就能生存似的。他拉开一听饮料，递与雨娜。

“我吃不了多少饭，就喝饮料吧。——你有胃病？”

“没有啊？”

“那你放在书柜上的胃药是给谁的？”

“我爸有胃病，他那里不好买，我准备下午给他寄去。”

雨娜笑了说：“有孝心的人，一定有爱心。”说着，手轻抚一下逸嘉的脸，象是一种奖励。逸嘉非常惊喜，觉得雨娜非常有妖媚之美。她的手纤细温暖，逸嘉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逸嘉坐着新买的椅子，拨号上网，他让雨娜坐在旁边看。雨娜问：“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的女朋友。”

逸嘉说：“我没有女朋友。”

雨娜说：“是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吗？”

逸嘉说：“我如果知道原因就好，我就能找到。”

雨娜说：“你太痴迷电脑了，不会生活，下了班又不出去与同事朋友们去玩，怎么能找到女朋友呢？女孩子可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还有，你不爱卫生，不爱洗澡，女孩见到你，都会离你三丈远。”

逸嘉被雨娜说到痒处，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说：“我喜欢的女朋友是没有，但我不喜欢的倒是有一个。”

雨娜问：“还有女孩主动表示喜欢你吗？”

逸嘉说：“局长的女儿也许对我有好感，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女孩，我都不想与她结婚呢。”

“说话别这么绝对，”雨娜说：“我问你，你希望你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想不想有一个女朋友？”

逸嘉笑了笑，心想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想了一想说：“可是理想的女朋友不是想找就能找得到的，她会是什么样子嘛？我也说不出来。”

雨娜喝了一口饮料，用十分妩媚的眼神看着逸嘉说：“象我这样子，做你的女朋友行吗？”

逸嘉惊得嘴形又象英文字母O，脸微微有些红，头渐渐地低下，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电脑屏幕，他没有想到漂亮的雨娜说话竟是这么直率。

雨娜扑哧一笑说：“我知道，你的女朋友不是我这个样子。”

逸嘉忙摇摇头说：“不是的不是的。”

雨娜说：“不是我这个样子，对吧？”

逸嘉又莫名其妙地点点头说：“是的是的。”

雨娜好象有点不高兴，努着嘴说：“你是说不是我这个样子吧？——谢谢你的饮料，房间卫生打扫完了，我要回去了。”

逸嘉知道自己辞不达意，让雨娜误会，竟急出汗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是的，是……是你这个样子。”

雨娜于是盈盈着鲜花般的笑容，用手指着逸嘉说：“不是说假话？”

逸嘉摇摇头说：“不是假话，是真话。”

雨娜说：“我没有看过男孩子象你这样害羞，你这样，永远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女朋友。”

逸嘉脸红着，笑了笑说：“我……我知道，这是……我的缺点，——

你很讨厌男性害羞吧？”

雨娜说：“不一定呀。害羞的男孩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情感细腻纯真。我喜欢适当有些害羞的男孩。但我不喜欢不爱卫生、不爱洗澡的男孩。”

逸嘉松了一口气，试探着说：“你……你能不能……”他欲言又止，害怕雨娜随便找一个借口婉拒。

雨娜看着他笑，温柔地说：“什么事你说吧。”

逸嘉鼓起勇气说：“你……你能不能……同我出门玩？今天晚上……我……我想请你看电影……”

雨娜本想逗他，说不想去，却实在不忍心吓他，很爽快地说：“好啊，今天晚上我一定来。”雨娜生怕说迟了，会把逸嘉一点点自信心吓没了似的。

逸嘉大感意外，心里非常感激她，点点头，不知说什么好。他以为雨娜很可能会拒绝一个自由散漫的人的邀请呢。

“中午你休息么？你睡一会吧，我要走了。”

逸嘉说：“我……我没有午睡的习惯，你再玩一会吧。”

雨娜问：“玩什么？”

逸嘉说：“玩玩电脑吧。”

雨娜不高兴地努着嘴说：“你就知道玩电脑。——有舞曲吗？”

逸嘉说：“没有，听音乐？我有 CD。”

雨娜说：“不是听音乐，我想跳舞，你难道不想请我跳舞吗？”

逸嘉问：“怎么跳？”一问这话时，就非常后悔在大学时不该把业余时间全用在计算机上，系里的女同学请他去跳舞，他都不去。他从来没有跳过舞，心里虽然羡慕男同学与女同学成对翩翩起舞，但没有胆量请女同学跳，也没有想到抽时间到舞厅去练练。

他把一张音乐 CD 放入光驱。音乐声起，逸嘉愣愣地看着雨娜。雨娜婷婷玉立，娇妍清丽，逸嘉天生怕与女孩接近，何况雨娜又是这样绝美，他的心狂跳不已，竟不敢去迎她跳舞。雨娜也不动，站着，含着微笑，看着逸嘉到底会怎么样。

逸嘉不知是在发呆，还是在听音乐。雨娜打破沉默说：“你请我跳舞，却不会跳？”

逸嘉的双手几乎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满面惊惶，喃喃地说：“对不起，我……我真的不会跳。”

雨娜故意急他说：“我不信，你是不喜欢与我跳舞吧？”

逸嘉觉得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挥手说：“不，不，我真的不会跳。”说话的样子既真诚又可怜。

雨娜毕竟性情温柔，不忍催逼，笑了笑说：“不会跳也不要紧，跟着节拍走路就行了。——走路你总会吧？”

逸嘉机械地点点头。他从来没有主动握过这么美丽绝俗的女孩的手。雨娜这样明确地暗示，他仍然站着不动，害羞地笑着，不知道怎么出手。雨娜也不做声，静静地看着他。逸嘉都急出微汗来了，心想，雨娜都同意跳了，又不是在舞厅里主动去邀请那些漂亮又高傲的女孩跳，有什么好怕的，于是鼓着勇气迎上去。雨娜张开双臂，逸嘉左手握着雨娜的右手，右手不知道要放在什么地方，雨娜告诉他把右手放在她的腰上，逸嘉不敢动，雨娜拿着他的手轻轻放在自己的腰间。她的腰温软纤细，令人销魂，逸嘉全身都微微地颤抖，雨娜想取笑他，又担心他更加害羞，故作不知。雨娜带着逸嘉随着音乐节奏轻盈地移动。

雨娜总是这样微微地笑着，气韵优雅，舞步娴熟；逸嘉却一身生硬，舞步笨拙。当逸嘉的目光不期然遇到雨娜的目光时，他发现自己这一瞬间深深地爱上了她，心一阵惊跳。

音乐声越来越缠绵，雨娜也越来越妩媚，逸嘉的紧张吓走了他本应感到的快乐与兴奋。雨娜的舞姿曼妙翩跹，非常自然地贴近逸嘉，并在逸嘉耳边轻轻说：“再抱紧点，你不介意我贴着你的脸吧？”

天哪！雨娜是一个姑娘，怎么会说出这样毫不害羞的话？逸嘉的脸立即红透了，不作回答，呼吸加速，他想象不到雨娜会这么对他说。雨娜仍然故作不知，总是微笑着，这种迷人的微笑让逸嘉感到安慰，僵化的身体缓缓地放松，紧张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

雨娜的脸就贴着他的脸，清润如玉，肌香销魂，气息清馥，让逸嘉心跳如狂。他长了这么大，第一次与女孩子有肌肤之亲，况且她又是如此美丽。如果不是雨娜教他跳舞，如果不是雨娜先贴着他的脸，他永远也找不到这样绝好的学习恋爱入门的机会。今天，雨娜为他上了第一课，这是大学里永远也不会开设的必修课——解除对美丽女孩的恐惧。

对不起，我写到这里，忍不住要插几句题外话。——我发现一个非常令人绝望的现象，总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大中专院校新毕业生，有一门人生功课永远不及格，就是如何接近美丽女孩，并成功追到她们。他们

普遍胆小，可内心世界又无限向往得到美少女的芳心。说他们没有本事吧，他们都是某一学科的专家；说他们有本事吧，一些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长相与性情双丑的女孩被他们找到了，有如鲜花一般美丽的女孩只好插在牛粪上。大家上街稍为留神，美丽的女孩不都是被大胆无知的社会流氓与无业青年搂在怀里了么？不说也罢，我一想起就气炸心肺。继续看逸嘉与雨娜跳舞吧——

时间开始以 2.4 倍速前进。逸嘉慢慢感到与美丽女孩在一起才有的那种甜蜜与快乐。他只想时间停顿才好。在跳舞前看一下钟，是十二点四十，才跳几曲，一看时间却是两点二十了。

雨娜及时提醒说：“快到你下午上班时间了。”

逸嘉在甜蜜的沉醉中惊醒过来，忙说：“对……对，快要上班了。”他真不想去上班，不如下午请假算了。——逸嘉能有这种想法，说明逸嘉入了恋爱的门了，今天这一场舞没有白跳，雨娜没有白教。就在几天前，他可是对美丽女孩没有一点邪想呀，别说主动去追了。

雨娜松开手，关了音乐说：“你上班去，我再玩一会电脑就回去，晚上我等你。”

逸嘉说：“我上班去，你千万别出去，现实社会秩序非常乱。”

雨娜笑说：“你别吓我，我不会出去的。你快去上班吧，不然会迟到的。”

出门前，逸嘉当然还想不到要拥抱她，吻她，即使想到，也未必敢这么轻率。他深情地看了雨娜一眼，就出门了，临走前，还推了推门，生怕没有真正锁上。一路上，他的脸上还留着雨娜脸上的清香，回味着与雨娜那么亲近地跳舞，她还同意晚上与他看电影，心里一阵阵高兴，一阵阵激动。

下午一下班，没有吃饭，逸嘉就赶回房间，他想看看雨娜是怎么从电脑里出来的。

他轻轻地开了门，然后蹑手蹑脚走到电脑房门外，门没有关，他站在墙壁边，偷窥着电脑。电脑主机开着，屏幕亮着，房间里并没有人，他正想进去，却发现 17 寸 MAG 显示器上有东西在动，并不是屏幕保护程序，逸嘉睁大眼睛看着，屏幕里一位女孩子在游泳，蓝色的屏幕底色，就象海水一样的蔚蓝，那女孩象一条美人鱼，秀发飘扬，双腿优美地拨

动着，一会游上，一会游下，一会又坐在任务栏上休息，一会把文件夹推到各处，不时吐些细细的气泡。逸嘉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每天看到的 WIN98 桌面，竟变成海洋的截面。女孩的样子好象雨娜，似乎在裸泳，三点隐约可见，逸嘉面红心跳。

入室的微风吹动了未关上的大门，怦地一声合上，屏幕里的海水仿佛有些震动。雨娜警觉地向逸嘉这里望过来，同时拿着两个文件夹挡着前身。逸嘉探进一个头说：“雨娜，是我，我下班了。”

音响里传来雨娜的声音：“逸嘉，我讨厌你，你偷偷摸摸地进来，——你看到了什么？”

逸嘉笨得不会说谎：“我……我看到你在游泳。”

音响传来一声动听的惊叫：“啊——”

逸嘉又笨拙地学着撒谎说：“你……你的米白色泳装是什么地方买的？你就象一条美人鱼。”他自以为聪明地说。

音响里传来雨娜娇嗔的声音：“你管呢！”

她抱着两个文件夹，往屏幕边界游过去，渐渐地游到屏幕外。逸嘉说：“等等，雨娜，别把文件夹带走了，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程序。”

话音未落，一个文件夹从屏幕外扔了进来，一会儿，又一个文件夹从屏幕外扔了进来，先后落到任务栏上，然后弹起，回到原位。逸嘉笑了起来。

不一会，桌面自动刷新，换了另一种背景，是一片广阔花园，有几只蝴蝶在飞，音响里传来一阵阵清新的笑声，从屏幕外跳进来一位女孩，穿着白色的紧身裤，淡蓝色的吊胸上衣，正是雨娜，向坐在电脑前的逸嘉打招呼：“嗨。我来了。”看得出，她的头发有些湿润。

逸嘉仿佛在看一部卡通片，心想，不知道她怎么从屏幕里出来。雨娜走到任务栏上方，轻轻点一点脚，任务栏向上展开的一瞬间，呀，雨娜竟从屏幕里跳了出来，带一点飞翔的姿态，飘飘然地落在键盘上。

音响里响起流水丁当般的 MIDI 音乐。雨娜的脚尖在键盘上跳动着，音响里发出她弹奏的音乐。她象小鸟在树枝上跳动，又象娴熟的钢琴家在琴键上弹奏着，更象一位芭蕾舞演员在台上轻盈地表演。音乐停止后，雨娜说了一声：“启动写字板。”屏幕上果然启动写字板，象 IBM 语音控制操作一样。她用脚尖在键盘上跳动，写字板里于是出现两行让人心惊的汉字：

神女生涯原是梦

小姑居处本无郎

逸嘉惊问：“这是谁的诗？你写的？”

雨娜说：“唐诗呀，李商隐写的。——你的硬盘里有好多书，你却不看。”

逸嘉说：“一直想看，却没有时间。”

雨娜笑说：“好一个懒惰的借口。”

雨娜坐在键盘边缘，双腿在空中摆动。逸嘉问：“雨娜，你现在这么小，我们怎么去看电影，万一你从桌子上掉下来，怎么办？”

雨娜说：“我在桌上不乱跑，会掉下来么？”

逸嘉说：“我……我能不能碰你？”

雨娜说：“你心里打什么坏主意？”

逸嘉说：“不是不是，我是想，桌子这么高，你下不来，我可不可以帮你走下来。”

雨娜说：“谢谢，我不到地面上去，不过，键盘上不好坐，你伸出手来，别乱动。”

逸嘉就把手摊在桌上，雨娜竟从键盘上下来，跑几步，跳到他的手掌上，坐在他的手掌边缘，笑着对逸嘉说：“有人说坐在高级沙发里就象坐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软乎乎的，我现在真有这种感觉，非常惬意。”

逸嘉真想把手轻轻握着，不知道轻握一个美丽的微型女孩子是什么感觉。但他不敢，他爱她，怕伤着雨娜。

雨娜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逸嘉说：“你说。”

雨娜说：“你是不是在想抚摸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

逸嘉被雨娜说中了，脸微微地红了说：“我我……只是有点好奇，没有别的……”

雨娜说：“好吧，你不能碰我其他部位，你就抚摸一下我的双腿吧，别太重，太重我会骨折的，你知道，我现在很娇小。”

其他部位？逸嘉明白是指她的胸部。她的胸部微微丰盈着，尽管她那么小，逸嘉也不会轻易去碰的。他用拇指与食指极轻极轻地捏了捏雨

娜的双腿，软软的，细细的，心里有一种从来不曾领略过的神奇感受。——当然，懵懂的逸嘉此时还不知道这就是性感！

逸嘉说：“你还是变大吧，你这么小，我真怕不小心伤着你。”

雨娜生气地说：“我这么小，你就不喜欢了？我偏不变大，你怕伤着我，就细心地呵护我呀。”

逸嘉说：“我喜欢你的小，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我会细心保护你，只是怕意外。”

雨娜说：“这还差不多，我今晚就是这么大，你买一张电影票就行了。”

逸嘉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本想同你一起去，现在看来，我先去买快餐带回来，一起吃了，再带你去看电影，好不好？”

雨娜说：“你怎么带？”

逸嘉说：“把你装在一个小盒子里，要么拿在手心，要么放在身上，不过电影院人多，我真怕出意外。”

雨娜说：“你就准备盒子吧。”

逸嘉找到一个透明软盘盒，里面放一条手巾，雨娜走进去，坐下来，逸嘉就盖上，轻轻地拿起来，在空中运动，问：“感觉怎么样？”

雨娜说：“不好，象坐飞机。你还是把我放到地上，闭上眼睛吧。”

逸嘉估计她要变大，就打开软盘盒，让她坐在自己的手掌上，把她放到地上。雨娜让逸嘉闭上眼睛，逸嘉就闭上眼睛，一眨眼间，雨娜变回原来一样高了，双手竟绕在逸嘉的脖子上，头抵着他的头，逸嘉甜蜜地惊惶。雨娜在他唇上吻了一下说：“我先出门，过几分钟你再下楼吧。”

逸嘉象触电一般，一种奇妙的快感流遍全身，四分之一秒的亲吻，竟有如此神奇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吻，不知是雨娜第几次的吻。他心里非常希望这一吻的时间能长一点，那有多好啊。

雨娜径自向客厅走去，打开门，下楼了。逸嘉回味着雨娜那一个毫不矫情的亲吻，呆呆地站了一会，才想起关上电脑，换了一套衣服，一分钟后，匆忙出门，生怕寻不着雨娜。

他走到楼下，四周却看不见雨娜，心想她人生地不熟，一走失，那怎样才能找回来呢？他追到家属区外，到大街上的人行道上寻找，也没有看见，正在着急，身后有人拍了他一下：“嗨，你在找谁？”

逸嘉一回头，正是雨娜，他高兴地说：“我在找——你。”

“走吧，看电影去！”雨娜说着就挽着逸嘉的手，逸嘉感到自己在恋爱了。一路上，雨娜奇绝的美色与气质，让过路人无不侧目，逸嘉感到无比自豪。以前走在大街上，老是偷看别人的女朋友，如今大家看自己的女朋友，天然的虚荣心感到满足。

电影是美国的《人鬼情未了》。当雨娜看到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永诀时，主题曲再次响起，雨娜黯然流泪，美丽的脸上闪动着光芒。雨娜想起自己的命运，现在与将来，她只是一个精灵，生命如此美丽，却又如此短暂。她感受着灵魂的哀恸与亘古的悲伤。

逸嘉深深地陶醉在无边的遐想中。他想起雨娜，设想他们的未来，不由地转身看着她。雨娜一直凝视着银幕，啜泣着。逸嘉揣摸着雨娜的心情，不禁难过起来，眼睛湿润了，忙递一张面巾纸给她，激动让逸嘉有了勇气，他紧握雨娜的手。雨娜说：“我不想看了。”

逸嘉说：“电影快结束了。”

雨娜说：“我们不看了，好吗？我们出去吧。”

逸嘉知道她受不了电影中悲情的渲染，就牵着她走出电影院。逸嘉还想请她到新开张的百货大楼看一看，雨娜说不看了，想回去。

回到家里，雨娜就坐在电脑前，神情黯然。逸嘉看了这部电影也不好受，就问：“你好点了么？”

雨娜说：“也许我真不该看这部电影。”

逸嘉有些后悔，他知道雨娜与他交往类似电影中的情节，将来她怎么办？她能不能脱离电脑在现实世界中长久生存，成为自己的一生钟爱的妻子呢？

雨娜说：“我好困，我想回去。”

逸嘉说：“你再坐一会吧。”

雨娜说：“明天晚上，我会来的。再见吧。”

逸嘉想留她多玩一会，却又不想让她为难，就闭上眼睛。

“好了，我进来了。”雨娜在屏幕里说着：“我回去了。”

逸嘉睁开眼，她招了招手，向屏幕边界走去。逸嘉在她离开后，怔怔地用手轻轻触摸屏幕，痴想好久。

他给雨娜发了电子邮件，没有收到回信。晚上一人显得异常孤独。他想早点睡。

周五的晚上，逸嘉希望雨娜能出来。八时多，他在书架上找一本书，一转眼，雨娜就笑盈盈地站在他的身后，全没有了昨日的感伤，让逸嘉喜不自禁。

雨娜说：“你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网，玩电脑，多没有意思呀，下了几天雨，天晴了，明天我们到郊外玩一玩，好不好？”

逸嘉没有想到雨娜有这么好的主意，他可是几年没有到郊外去玩了，单位组织了几次春游活动，他都没有去。这么漂亮的雨娜请自己出去玩，真是太好了。

雨娜告诉他，她想一起骑自行车出去玩，请帮她借一辆车，她想早点休息。逸嘉一不留神，雨娜就不见了，电脑的音响里传来她“再见”的声音。

逸嘉只有一辆自行车，到哪里再去借一辆女式自行车呢？

逸嘉有点为难，但他不想让雨娜失望，如果去买，现在商店都关了门。逸嘉从不向别人借东西，为了雨娜，他觉得有必要厚着脸去借。同事郑芳有一辆新女式自行车，向她借用一天。拿起电话，犹豫了一会，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郑芳的手机，向她借车。郑芳说，借车可以，要说给谁借，为什么借女式车。逸嘉脸红了，心有些慌，恨不得立即挂了电话。郑芳催他快说，她还有事。逸嘉说，别人要借。郑芳问，别人借为什么别人没有打电话来呢？逸嘉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找理由。郑芳说，是给女朋友吧？逸嘉忙辩护说，不……不，给别人借。郑芳忍不住笑了，让他下楼来拿钥匙。

逸嘉敲郑芳家的门时，心里有点慌乱。郑芳打开了门，微笑着，把钥匙给了他，只说了一句，祝你们玩得开心！真让逸嘉有些意外。

周六早上，逸嘉在洗漱的时候，就听见雨娜在电脑房里唤他“逸嘉，我来了。”

逸嘉忙过来问好。雨娜说：“我能骑车去吗？”

逸嘉说：“能，车就在楼下自行车棚里。”

雨娜一笑说：“借的吗？”

逸嘉点点头。雨娜说：“谢谢，你一定下了好大决心去借自行车，对吗？”

逸嘉笑了笑，不好说什么。雨娜说：“你不能什么事都不求人，要开朗大方一些，学会多与人交往。适当地向别人借东西，有时候会让别人

觉得高兴，而不是讨厌。”

逸嘉惊奇地问：“真的？”

雨娜说：“真的，借东西要适当，要和气，借些小工具，并及时归还。”

逸嘉高兴地说：“太好了，那我现在把她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都借来，给你摄像又给你照相，好不好？”

雨娜摇摇头说：“那可不行，那是贵重物品，你记住，不要轻易借别人的贵重物品，除非你遇到重大活动，而且最好请她自己来帮你摄。”

逸嘉问：“什么重大活动可以借呢？”

雨娜微微地笑，片时后，轻轻地说：“呃……比如……比如我嫁给你的时候呀……”

逸嘉脸红了，几乎想象不到雨娜会这么说，他不由地看了雨娜一眼，心想这么美丽温柔的女孩真有一天会嫁给自己么？内心激动不已。

初秋的天，明净高远，阳光柔和。郊外的山上，树树都染上秋色，色彩绚丽，深青的，嫩黄的，朱红的，浓绿的，淡紫的……象造物主在试调最丰富的色彩。逸嘉身上穿蓝格子衬衣与牛仔裤，脚上穿白色旅游鞋；雨娜穿米白色休闲衣、短裙及长黑丝袜，脚下穿白色高跟皮凉鞋。双双骑着车，沿着郊外弯弯的公路轻溜下来，步步皆景，飘飘如仙。秋后空旷的田野，掩映在杂树间的农舍，塘边的菜畦，浇水的农民，远处的铁路和隐隐的群山，淡白的秋烟，一排排点缀黄花的丝瓜架，天空中独飞的鸟，还有拂面而过的风丝儿。秋天无处不可爱。雨娜按一下自行车的铃，问：“风光怎么样？感觉如何？”

逸嘉说：“太美了。——下坡时就象在飞行。”

雨娜说：“你呀，以后不要太沉迷电脑了，也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你看秋天多美。”

逸嘉说：“谢谢。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

前面一条江，波光粼粼，轻舟点点，平沙浅草，曲堤繁花，是郊外难得的景致。江边有几位老人在垂钓。雨娜惊呼道：“那里太美了，到江边去看看去。”

到了江边，停了车，两人走在软软的江岸上。雨娜仿佛站不稳，摇摇欲倒，逸嘉心急，却不敢去扶住她。雨娜埋怨逸嘉说：“看见人家走不稳，也不扶我一下。”

逸嘉从来没有主动碰过女孩子的手，不知如何扶她，心里急得不行，

忙伸出手，远远地做出要扶的样子。雨娜竟笑起来，站住了，看着逸嘉，摇摇晃晃，颇有贵妃醉酒之态，念了一句宋词：“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逸嘉似懂非懂，傻乎乎地笑说：“那就走呀。”于是雨娜在江岸上跑了起来，姿态翩翩，如惊鸿之姿，有飞动之势。逸嘉惊奇之间，觉得雨娜恍若天仙。

两人在江边看着几位老人在钓鱼。逸嘉问：“老伯，这里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吗？”

一位白胡子老人指着江水转弯处说：“那里有一个弘法寺，签儿最灵，可以去看看。”

逸嘉与雨娜推着自行车到江边的小道上，向江水转弯处骑过去，不一会，就看见临江的山上有一个红墙碧瓦的寺庙，掩映在绿树丛中。

他们把车锁在一起，顺着石砌的山路，登上了弘法寺。

逸嘉问：“你怕不怕和尚？”

雨娜说：“和尚有什么好怕，难道他们真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吗？”

逸嘉说：“我是说你怕不怕法海这样的和尚？”

雨娜笑说：“我才不怕呢？”

寺庙里有一些游人。宝鼎中香烟袅袅。正庙有一尊佛象，经幡飘拂。几个所谓的和尚坐在那里有口无心地念经。其中一个老和尚睁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雨娜，雨娜有些怕他，忙抓着逸嘉的衣服，眼睛转看别处。逸嘉看着那个老和尚，想起了白娘子故事中的法海禅师，可那老和尚又慢慢闭上眼睛，耷拉着脑袋，又有口无心地念起经来。

逸嘉说：“别怕，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力的笨和尚，觉得你漂亮，多看了两眼，折了他五年修炼的功夫。”

雨娜还是有些怯意，离那个老和尚远一些，拉着逸嘉说：“我们向佛祖许一个愿吧？”

逸嘉不知道怎样才算是许愿。雨娜告诉他，就是跪在佛祖前，想着一个要实现的心愿，希望佛祖保佑自己能实现。

逸嘉就跪下了，双手合十，闭着眼睛，许了一个愿。雨娜没有问他许了什么愿。

逸嘉问：“你许不许呢？”

雨娜说：“当然许呀。”

雨娜优雅地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闭着眼睛，也许了一个愿。逸嘉也没有问她许了什么愿。

逸嘉说：“我早听说郊外有一个寺庙的签最灵，没想到就是这里，试试吗？”

雨娜说：“你抽一支试试吧，我不抽。”

逸嘉摇着一筒签，渐渐地摇出一支，拿着这支签，加上一元钱，换来一张有关爱情婚姻的签语。一个中年和尚说是一般的中签，不好不坏。逸嘉看着半懂不懂的文字，象是一首诗：

第九十九签

人间邂逅见奇情，万物留连幻亦真。

莫道从来天有意，一弹指内百年身。

逸嘉想了半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支签要说些什么。

出了庙门，有两三个看相的人倚墙而坐，其中一位长髯老者穿着长衫，挂着木珠，神清气奇，向他们招手。逸嘉好奇地过来，看见他胸前挂着一块小牌子，上写：中华相士。心里想他口气不小，其他几个看相的糟老头似乎不敢挂这个牌子。逸嘉从不信看相的事，觉得这位老者骨相清奇，说不定他真有些看相的本事，就让雨娜先请他看看。

逸嘉以为雨娜不同意，她却高兴地蹲在老者面前。老者细细地看了看她的面部，又看了看她的手纹，蹙着眉，抚着髯，深思一会，就请雨娜站起来，让她到别处看看，示意逸嘉蹲下来，老者轻轻问：“她是你的女朋友吧？”

逸嘉点点头。老者说：“她很漂亮，来历十分奇怪，面相和手相与常人不同，我看了三十年相，从没有见过这种奇特的相。”

逸嘉吃了一惊，忙问：“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吗？”

老者抚髯装出深沉的样子，逸嘉猜出他的意思，忙拿出五块钱给了他。老者笑而纳之，然后轻轻地说：“她的面相有些妖媚，你是大学生吧？你是不信迷信的，但她的生命迹象确实有些怪异，你要有心理准备。另外，她的手相纹路与常人不同，清而浅，走向奇异，生命线极短，感情线极长，没有分支，非常单纯。我一位老祖师写过一本书，记载着他在

清代乾隆年间看过一位类似这样的面相与手相的女子，后来这位女子不知所终。”

逸嘉十分惊异，怯怯地问：“我应当怎么办？”

老者说：“她虽然身上有妖媚之象，心却单纯善良，善解人意，我说你要有心里准备，是要防她出意外，因为她的生命线非常奇特。”

逸嘉担心自己染上妖媚之气，忙问：“你看看我呢，是不是也沾了这种气色？”

老者摇摇头说：“没有没有。——我看你十指纤纤，一定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你是搞音乐的还是搞科学的？”

逸嘉说：“计算机的。”

老者说：“哦！”他让逸嘉再过来些，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逸嘉不停地点点头。

逸嘉与雨娜走在下山的路上，雨娜问：“不知道老先生说了什么。”

逸嘉说：“你猜。”

雨娜说：“他说我有妖媚之气，是一个精灵，不是一般的人，与众不同，对不对？”

逸嘉大惊，忙问：“你听见了？”

雨娜说：“我走开了，你们说话声音又那么小，我怎么听得到。”

逸嘉知道雨娜有神奇的本领，想起老者说她的生命线极短，要好好对待她，就把这些话说给雨娜听。雨娜说：“谢谢，那位老相士拿了你的报酬，没有说假话和坏话。——你可真要有心里准备哟。”

骑车回来，在路上一家小店吃了中饭。到了家里，雨娜说有些累，在逸嘉眨眼的瞬间里，回到电脑里去了。

周日，雨娜从电脑里下来，与逸嘉在房间里玩了大半天。下午四时，雨娜才回去。

逸嘉觉得这两天恍如在梦境之中。

3

雨娜看着逸嘉着急的样子，笑了，悄悄地说：“你就这样胆小？——难道你不敢说我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吗？”

周一上班时，独坐机房里发愣，总想着周六到弘法寺抽签与看相的事，总担心雨娜有一天会离开自己。

业务部的赵小姐又来到机房，向逸嘉请教 WIN98 的用法。赵小姐是赵副局长的千金，高中都没有毕业，就到信息产业局上班。人长得也不算漂亮，却爱打扮，平时搔首弄姿，在局里非常放肆，因为是副局长的千金，大家都容忍她。

局里几个男孩明争暗斗地在追赵小姐，她偏偏不领情，却喜欢林逸嘉。逸嘉当初并不知道赵小姐喜欢自己，她每次来请教时，逸嘉都细致地告诉她。她对逸嘉佩服得不得了，曾经对局里其他男孩说，局里只有林逸嘉的电脑水平最高。赵副局长看出女儿的心思，对林逸嘉也很满意，托王局长给逸嘉说媒，并请逸嘉到赵副局长家里来玩，林逸嘉才知道麻烦事来了。早一向，去了赵副局长家一次，被逼无奈，谎称自己有了一个女朋友。

次日，王局长又把他叫到办公室去，说你没有女朋友，为什么要说谎呢？是不是不喜欢小赵？逸嘉知道不能说真话，逼得他说谎。他说赵小姐人非常好，但是自己真的有女朋友了。

今天，王局长来到机房，笑着对逸嘉说，如果你真有女朋友，这门亲事就算了；如果没有，你又说小赵非常好，那你们做一对好了，不要推托了。林逸嘉知道自己爱的是柳雨娜，不知道将要怎么办才好。

晚上八时，雨娜又走到电脑屏幕里，但没有出来。她梳着双髻，秀

发飞扬，穿着高跟鞋，拿着纸扇，手臂上披着梦一般的轻纱。她在任务栏上跳了一段独舞。背景音乐让室内弥漫着朦胧轻雾和流水清音。逸嘉欣赏着，好象有心事，有些闷闷不乐。雨娜问，你怎么啦？我跳得这么好，你也不开心？

逸嘉说：“你跳得好，我喜欢看你跳舞。只是……只是我心里有一件烦恼的事。”

雨娜就坐在任务栏上，说：“有什么烦恼事？你说说，我也许能帮忙。”

逸嘉说：“真的只有你能帮忙了，不过，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逸嘉就把赵副局长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事说了出来。雨娜笑了，说：“太好了，送上门的女朋友，你还不要？你真的不要当副局长的岳父吗？他会给你穿小鞋的。”

逸嘉说：“我早就给你说过，我不喜欢她，真的不喜欢。”

雨娜说：“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逸嘉说：“呃……我想……”

逸嘉支吾半天，没有说出来。雨娜笑说：“你是不是让我装一回你的女朋友，让他们看看。”

逸嘉又脸红了，说：“是……是的……请请……请你帮忙。”

雨娜有点不高兴地说：“我为什么要装呢？”

逸嘉看着她的脸色不对，心里有些慌乱，说：“我只是想明天中午带你到我单位去，让大家看看就行了，赵副局长就不会逼我了。”

雨娜不高兴地说：“我不去，我不是工具，你想借就借，借完就还。”

逸嘉急了，脸都涨红了，忙说：“不是不是，我是真心请你帮忙。”

雨娜看着逸嘉着急的样子，笑了，悄悄地说：“你就这样胆小？——难道你不敢说我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吗？”

逸嘉红着脸，心里却非常高兴，雨娜说出了他的心思，两眼感激地看着雨娜，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点着头。他的高兴之情溢于形表，搓着手，晃着身体，好象不知道如何表达对雨娜的爱意与谢意。

雨娜坐在任务栏上，双腿优雅地摆着，看着逸嘉微微地笑着。她的笑容里，分明包涵着对逸嘉深深的怜爱与关怀。

这日上午，逸嘉坐在单位的电脑前监测网络。

一位同事过来了，弯着腰，低声说：“逸嘉，有一位美女找你呢，真的漂亮，是你什么人？不会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吧？”

逸嘉吃惊地问：“她在哪？”他的心怦怦地跳，会是谁呢？与同事从机房里走出来，进入机房外的办公室，一个姿容姣好的女孩坐在沙发上看报纸。逸嘉一眼就看出来了是雨娜。雨娜看见逸嘉进来了，搁下报纸，手一抚短短秀发，站了起来。她穿着牛仔裤及旅游鞋，裤腿卷起一道，上穿牛仔休闲夹克，衣襟敞开，内见高领白色软裳，风韵独绝。逸嘉口吃地说：“你你……你好，请……请坐。”

逸嘉的同事本可以离开，但双脚象粘在胶上，移不动似的，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位姿色绝俗的女孩。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孩。

雨娜明知故问：“不欢迎我吗？”

逸嘉还没有说，他的同事抢先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雨娜说：“谢谢，谢谢你转告逸嘉我来了。”

逸嘉的同事醒过神来，一步三回头，到机房去了。

雨娜说：“这里是上班的地方？”

逸嘉说：“在对门，我一般在机房里上班，在机房里坐久了，就到这里坐一坐，看看报。”

逸嘉倒了一杯水给雨娜，雨娜接着，说：“谢谢。能不能到你们机房里看看？”

逸嘉犹豫了，局里有规定，外人不得随意到机房里去。逸嘉说：“你到门外看看，行吗？”

雨娜做出不高兴的样子说：“哼，让我在门外看，我生气了。”

逸嘉忙过来陪笑，说：“雨娜，我想让你去看，可我的主任坐在里面，而且局里有规定，外人不能进。进去一次要罚款五十元。”

雨娜说：“那我走了，不去了，免得罚你的款。”

逸嘉拉着雨娜的手说：“你再坐坐，我不是怕罚钱，你真想进去，就进去吧，大不了扣工资五十元，雨娜，你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雨娜天真地笑了，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说：“这还差不多。”

逸嘉引着雨娜到机房里，他先换了拖鞋，并拿一双给雨娜，雨娜说：“我不穿，鞋子好臭，肯定一年没有洗。”

逸嘉心想，这些鞋子何止一年没有洗，机房投入运行以来就没有洗过。逸嘉说：“你穿袜子进来吧。”

雨娜倚在机房门边，笑着说：“你真的以为我会逼你犯规吗？我才不会呢。我知道，这不是罚不罚款的问题，我想看你是不是对我真心。”

逸嘉问：“测试合格吗？”

雨娜将手在空中一划。

逸嘉问：“What?”

雨娜一笑说：“Pass。”

他们正说着，逸嘉的直接上司吴主任从机房里的房间门边挤出半边身体，扶了扶酒瓶底般的眼镜问：“逸嘉，让你朋友进来吧。”

逸嘉说：“机房不是有规定吗？”

吴主任说：“规定是我定的，我就是规定，规定现在改一下，以后一般的朋友不能进，女朋友可以进，这个面子要给。”

逸嘉笑了，说：“雨娜，他是我们的吴主任，他让你进来，你就进来吧，穿着袜子进来。”

雨娜抿着嘴唇笑，踮着脚，踩在机房防静电的地板上，蹑手蹑脚的样子，象轻盈的舞姿，十分动人。吴主任招呼他们进去。逸嘉悄悄问：“你怕当领导的么？”

雨娜说：“他不是老虎，又不是我的领导，有什么好怕？——你怕他吧？”

逸嘉笑了。两人进来后，刚才那位同事竟坐在里面，一定是他告诉吴主任的。

吴主任坐在大班台前，微笑着说：“逸嘉，怎么找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都不告诉我们，害得我当主任的为你找不到女朋友着急呢。”

逸嘉笑而不语，心里非常自豪得意。

吴主任说：“我们局里这些年轻人，几乎个个都有了女朋友，房子也分给大家了，大家就等着结婚，可你每天钻到电脑里，你也有二十四五了吧，应该找朋友了，可你根本不会找女朋友。”

直说得逸嘉脸发红，微微地低下头。吴主任说：“现在好了，我担心找不到女朋友的人，竟找到最好的，请问你的朋友贵姓？”

逸嘉说：“姓柳。”

吴主任对雨娜说：“小柳，请坐，逸嘉，坐坐，一起坐着说。”

雨娜到报架边上，拿起一份报纸说：“我看看报纸行吗？”

吴主任说：“行行，随便看吧。”

雨娜说：“谢谢。”她拿着份报，坐在逸嘉同事坐着的长沙发上。那位同事不敢长久贪婪地看她，只能偶尔偷偷地看一看。逸嘉坐在他们之间，他的同事不时将身体前倾，不然偷看着雨娜的美色。

吴主任问：“小柳，你在哪个单位上班？下午休息吧？”

雨娜显然听见了，她却并没有抬头，看着报纸。逸嘉急了，她在哪个单位？她没有单位，她是自己电脑里走出的美丽精灵，这可不能说，就是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逸嘉想替雨娜回答，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撒谎天赋。

吴主任以为雨娜没有听清，又问她。雨娜抬头一笑说：“我在小太阳幼儿园上班。”

吴主任点点头，说这个职业非常好，他的爱人就是小学教师。

逸嘉很惊奇，看一眼雨娜，她神色自若，专心地看报。吴主任望着门外说：“你们都在做什么？”

局里各部门的人，都围在机房门外，男男女女十多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赵副局长的千金赵小姐闻风赶来，鞋也不脱，就进入机房，推开主任室的门，大大咧咧地说：“我来看看林逸嘉的女朋友。”

吴主任堆着笑说：“小赵呀，你进来可以，鞋子也要换一下，这是规矩。”

赵小姐说：“我就看一眼，不会弄脏你的地面的，小气鬼。——谁是他的女朋友？”

逸嘉正在为难的时候，雨娜从容自信地抬起头，微笑地看着她：“你好，我是他的女朋友。”

吴主任与逸嘉及其同事都吃了一惊，想不到雨娜说话这么直率，一点也不含糊。小赵的脸都憋红了，两眼一翻，“哼”地一声，傲然转身而去。

吴主任站起来，走到机房门口说：“你们不要围在这里，都到各自岗位上去，有什么好看的嘛？”

机房门边一个同事问另一个同事，小林的女朋友是不是很漂亮？有人说小林这小子，成天迷着电脑，生活上一塌糊涂，竟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真算他小子有福气。吴主任再次请大家散去，说：“大家围观，不太礼貌，以后大家还会看到的嘛。”

雨娜放了报纸说：“逸嘉，我得回去了。”

逸嘉让她多坐一会，雨娜说不坐了，时间不早。逸嘉看见门口这么多人，心里也高兴，雨娜这时出去，索性让大家都看一看，以前老是羡慕别人的女朋友，现在该轮到别人羡慕自己的女朋友了。

雨娜跺着脚向门外走去，围观的人立即静下来，让开一条路，眼睛都盯着雨娜绝美的脸。雨娜总是微微地笑着，一只手扶在门边，一只手穿鞋。穿了鞋，向机房里挥挥手。

逸嘉跟着出来相送，吴主任对他说：“现在十一点十分了，上午也没有什么事，你先走吧。”

逸嘉忙出来穿鞋，追上了雨娜，请她吃中饭。

逸嘉问：“刚才吴主任问你在哪里工作，你怎么想起在小太阳幼儿园呢？”

雨娜笑了一笑说：“我是不得已，你的领导象查户口的，不说不行，我就随口说了。”

逸嘉说：“我当时真担心你不知道如何说，又不知道怎么替你说。”

雨娜说：“我如果没有工作，你的同事一定会有其他怪怪的想法，对吧？工作真是这么重要么？”

逸嘉说：“是的，人活着，总得做一些事，——你在电脑里做什么？”

雨娜说：“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不能告诉你，天机不可泄露！”

逸嘉说：“你就告诉我一个人，我绝对不说出去。”

雨娜说：“告诉你一个人也不行，泄露了天机，后果非常严重。”

逸嘉说：“真的么？”

“是真的，你别再问我在电脑里做什么，这样我们会长久在一起。”

逸嘉说：“好吧，我不问了，除非你将来自愿告诉我。”

“但愿有那么一天，我把我的故事，全部告诉你。”

吃了中饭，逸嘉与雨娜回到房间。打开电脑，逸嘉才一转身，就看不见雨娜了，他正四处寻找她，只听得轻轻地敲显示屏的声音，逸嘉看电脑显示器，雨娜站在任务栏上，正敲着前面的屏幕呢。她说在外面时间太长，要回去了。

逸嘉说：“等等。”

“什么事？”

“今天赵小姐见到你，看样子非常生气，他爸爸会不会报复我？”

“ 我不知道，应当不会吧。”

“ 但愿不会。可中国的领导是上级任命的，又不是民选的，他们有独裁的条件，要报复我，我也没有办法。”

“ 那你就娶了赵小姐，赵副局长不就成了你的岳父了？”

“ 别这么说，我就是找不到老婆也不会与她结婚的。”

“ 你想与什么样子的人结婚？”

“ 嗯——” 逸嘉心里想着雨娜，却不好意思说出来，看着雨娜笑着。

雨娜笑了，说：“——哦，我真的要走了。”

“ 再见，我不能进电脑里来送你，一路平安。”

“ 再见，你中午睡一觉吧，——你的房间又脏了，该怎么办呢？” 她一会就不见了。

逸嘉忙拿着扫帚把房间全部扫一遍，又洗了拖把，细细地拖一次地，想一想，还有什么卫生程序没有做？他想起雨娜打扫卫生，都有三道工序。于是洗了抹布，把所有的桌面都擦了，觉得房间似乎亮了一些，仍觉得不如意，把乱放的书整理一下，感觉好多了，整洁的房间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以前自己是怎么住过来的呢？

晚上九时，逸嘉在编着程序，一边等着雨娜来。逸嘉敲着键盘，雨娜从屏幕里悄悄地来了，逸嘉还没有发现。她悄悄地把逸嘉用英文编写的程序语言拆开拆碎，又马上退到屏幕以外。逸嘉检查语句时，发现字母都换了位置，非常奇怪，原来是好好的程序语言，怎么一会儿就乱了

呢。

逸嘉正百思不得其解，雨娜被逸嘉愣愣的样子逗笑了。逸嘉听见电脑音响里发出熟悉的笑声，忙说：“哈！雨娜，一定是你。快来检查我的卫生吧。”

“ 明人不做暗事，是我，开个玩笑。” 雨娜穿着浅蓝色的长裙子，从屏幕外飘然走到屏幕中央，就象一位极美丽的报幕员走上舞台。

逸嘉说：“你看卫生达标了吗？”

雨娜在屏幕里向外面望了望说：“你这间房的卫生还行。”

逸嘉勇敢地说：“谢谢。雨娜，今天上午，我好高兴，局里都知道我有女朋友了，都说你漂亮，要我经常带你到局里去玩。赵局长都说，想看看你呢。”

雨娜说：“是么？你可别太炫耀，我可不愿意让别人炫耀我。——他

们还说了什么？”

逸嘉说：“我没有炫耀，是他们找我说话的。他们还说，你象电影明星，不仅长得美，而且气质非常好。”

雨娜听了非常开心，又问：“他们真是那样问的么？”

逸嘉说：“是的，他们有人开始以为是哪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呢。”

雨娜说：“是么？”

逸嘉觉得电脑里的雨娜象一张逼真的动画，就试着启动图形软件Photoshop，他让雨娜跳到图形软件界面中。雨娜说：“你可别乱用画笔，否则会弄脏我的衣服。”

逸嘉问：“我如果用橡皮擦工具呢？”

雨娜说：“试试吧，你可以把我全擦掉，如果你不想再见到我的话。”

逸嘉拿鼠标的手抖了一下，惊问：“真是这么可怕吗？万一我正在用这个图形软件的橡皮工具，你又正好出来，擦掉了你，那怎么办呢？”

雨娜笑说：“别担心，我是擦不掉的。”

逸嘉这才放心了。他让雨娜站着别动，点击画笔，选取各种颜色，在雨娜的裙子上画着。果然雨娜裙子上的颜色丰富起来。逸嘉打开硬盘中的图形库，选了几张美少女的图片，用选取工具选取她们的服装，慢慢地移到雨娜的身上，雨娜双手把移来的服装图片弄了弄，就穿上了，浑然一体。逸嘉惊奇之极。最后给雨娜换了一身淡蓝色长裙子，请她出来。

雨娜说：“——你转过身去。”

逸嘉转过身去。雨娜说：“好了，转过来吧。”

他转过身来，雨娜已坐在电脑前了，身上穿着逸嘉给她换的裙子，正看着他笑说：“逸嘉，我来自你的电脑里，你如果这么说，你的同事一定以为你疯了，可我真的来自你的电脑，我非常想永远做你的朋友。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逸嘉说：“雨娜，我知道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可你也是实实在在的人啊。你离开电脑，也能活着，你能不能慢慢适应，在电脑外生活的时间更长一些？我在出生之前，不也是来自娘的肚子里吗？那与你在电脑里很相似，生下来后，就可以不回去了，你能不能这样？”

雨娜说：“不行的，我在电脑外，不能生活太久，太久了，我会消失。”

逸嘉听了，心情有些黯然，没有说话。雨娜轻轻抚着他的头发说：“不过，我可不会这么快就消失的。我还想吃你炒的菜呢。明天是星期六，一起上街去买些简单的厨房设备，买些菜，一起做饭菜吃，好么？”

逸嘉又孩子般地高兴起来，说：“好，一言为定，我明天学着做饭菜，味道不好，你可不要笑话我。”

雨娜说：“不会的。”

她站了起来，向客厅走去，逸嘉跟着她，问：“这几间房的卫生怎么样？”

雨娜认真地检查一遍后，说：“嗯，不错，第一次打扫卫生，能有这个水平，说明你用了心，以后就这样做，别说不会呀。”

晚上雨娜与逸嘉相处一个小时，她说她那里有些事，就回去了。

次日八时，逸嘉还在梦中，雨娜就从电脑里下来了，坐在逸嘉的床边。十多分钟后，逸嘉醒来，看见了雨娜。她笑盈盈的，看起来心情不错。逸嘉坐了起来。两人相视片刻，都没有说话。雨娜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有点不高兴了。逸嘉心虚地问：“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

雨娜说：“你说呢？”

逸嘉看了看房间说：“卫生好象还行，我也没有说错什么话吧？”

雨娜转过身，不正眼看他说：“你就是呆，我这么早下来，坐在你床边这么久，你醒来，任何表示也没有。”

逸嘉真不知道如何表示，就大胆拉着雨娜的手。雨娜仍坐着不动，也没有高兴起来的迹象。

雨娜有点失望，站了起来说：“快起来吧。今天你一个人去买煤气灶，这是要买的其他东西，给。”递一张纸给逸嘉，她飘然出了卧室门。

逸嘉接过一看，是雨娜开的一张购物清单：

小炒锅一口	锅铲一把	高压锅一口	食盐一袋	味精一袋
食用油一瓶	酱油一瓶	碗筷四套	砧板一块	菜刀一把
菜碗六只	调羹三只	米十斤	青菜一斤	瘦肉一斤
红椒半斤	大蒜一斤	草鱼一条	花菜一斤	土豆一斤
葱二两	姜三两	蒜子二两	芹菜一斤	

逸嘉唤了一声：“雨娜。”却不见回应，忙下床，到电脑房，也找不着雨娜。电脑音响里传来声音说：“别找了，我走了，你今天辛苦一下，把东西买齐吧；如果一天买不齐，明天再买吧。”

逸嘉说：“我今天全办齐。”他不敢多问雨娜为什么一会儿就生气了，怎么也想不通，他没有什么地方得罪她呀。

草草洗漱，就出了门。路上，他第一次感受到在女孩面前受的委屈，非常伤心，非常着急，生怕失去雨娜。

他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找了好多家商店，才把煤气灶及餐具、味精、食盐等等买齐，先送到家里，累得不行。他不敢多休息，又出门到农贸市场去买菜。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去买菜，对菜价一无所知，别人开什么价，他就买什么。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雨娜菜单上的菜买齐，手里已是鼓鼓的几大包，提起来比较沉重。

走到楼梯上，他感到手有些痛。平时没有做家务，第一次上街买菜，竟会这么辛苦。好不容易到了自己家门口，把菜放在地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准备掏钥匙开门，门却开了，原来是雨娜。她笑容满面地迎接着他，接着他手中的东西，口中连说“辛苦了，辛苦了”，她全然没有了早上不高兴的样子。逸嘉大半天劳累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

雨娜说：“快进来吧。”说着，就提着菜到厨房去。

逸嘉不明白，这一会儿雨娜为什么又这么高兴，今天早晨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呢？

他跟到厨房，这里早被雨娜收拾得井井有条，煤气灶也装上了，锅子放在灶上，盐、味精等都剪开了口，整齐地摆放着。

雨娜说：“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的菜下锅了，来，我们一起检菜，我教你切，你炒，我洗碗，打扫卫生，这样分工好不好。”

逸嘉说：“好。”

一起坐下检菜。逸嘉手笨，不知如何做。雨娜不知从哪里学来的，非常熟练，教逸嘉如何把不好的部分剔除，扎去根部，有叶子的青菜还要反复浸泡清洗，因为青菜上可能有残留的农药。逸嘉平时觉得检菜是一种毫无趣味的事，可能现在有雨娜在身边，非常惬意，仿佛有了幸福之家的感觉。

逸嘉怯怯地问：“雨娜，我有一件事，总是忍不住想问你。”

雨娜说：“什么事？问吧，我能告诉你就会告诉你。”

逸嘉说：“今天早上，我还在床上，你为什么生气了昵？”

雨娜又有些生气了，她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没有明白？我那么早来看你——”

逸嘉说：“我应当说你好，嗯，还有——”

雨娜检着菜，听着他说。逸嘉说：“还有要握手，我好象握了手。”

雨娜摇摇头说：“好了，你想不到我为什么生气。其实，我也不是真生气，只是想让你记住，你与女孩子相处，如果有一件她心里希望你做好你却并没有做好的事，女孩会非常容易生气的，尽管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生气，但仍会让你不知所措，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应当做些什么，女孩想让你做什么，——有时一般不会直接告诉你。”

逸嘉的心还没有开窍，对雨娜的话似懂非懂。一直在想，还有什么地方让雨娜不满意呢？为什么女孩这么容易就生气呢？常常是莫名其妙。

芹菜、大蒜和葱都检好了，雨娜又细细地冲洗，放在砧板上，手把手教逸嘉切菜。

逸嘉切瘦肉时，雨娜告诉他说：“肉要切得细、切得薄。”

逸嘉牢记在心。

逸嘉问：“花菜如何切？好象一切就碎。”

雨娜说：“有的菜不要切，象小白菜和花菜，用手撕开就行了，有时随意撕的菜，吃起来，比切得整齐的菜更有口感。”

逸嘉牢记在心。

切土豆丝时，雨娜告诉他，切了后还得放在清水里漂一下，因为土豆淀粉多，如果不漂一下，炒了后，淀粉会让土豆丝粘成一团，吃起来不爽。

逸嘉又牢记在心。

雨娜于是细心地教逸嘉炒菜的基本步骤。逸嘉也许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尽管还不会做饭菜，可是他对做饭菜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哲学高度——即：做出饭菜的色、香、味与要追到的女朋友的色、香、味之间存在辩证关系。

逸嘉到底是一个做过化学实验的好学生，加上雨娜的温柔指点，没有学不会的。一会儿，一盘红椒炒肉出来了，香喷喷的。

接下来，雨娜完整地教逸嘉做一道以芹菜、红椒为配料的红烧草鱼。逸嘉如法炮制，一盘鱼做出来后，鱼肉破损一些，样子不好看，但味道还行。

雨娜在一旁指点，让逸嘉自己完成一盘炒青菜，再炒一个土豆丝。雨娜在电脑房里，整理出一张书桌，铺上报纸，盛了两碗饭，摆好两双筷子。逸嘉洗了锅，抹了抹台面，洗了手，到电脑房来。一进门，他惊叹道：“想不到，我林逸嘉也能做出一桌菜来了！”

雨娜说：“是的，不错，有成就感了吧？快吃吧，我估计你饿了。”

逸嘉的确有点饿了，坐下来一起吃。大概是自己做的菜，吃起来特别香。雨娜吃得并不多，每一道菜只是尝了尝。逸嘉问：“为什么不多吃一点？是不是做得不好吃？”

雨娜说：“我吃了不少，菜做得好，特别是土豆丝炒得好，第一次就有这个水平，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出师了。”逸嘉听了，信心大增，不乏自得之情。

饭后雨娜收拾了碗筷，洗了。雨娜让逸嘉睡午觉，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逸嘉问：“你呢？玩电脑？”

雨娜说：“玩一会，我就陪你睡。”

逸嘉一听，又惊又喜，很乖地到卧室和衣躺着，愣愣地看着天花板，心里期待着雨娜快点来一起睡。这可是第一次与这么美丽的女孩一起睡午觉，有点心跳。他又怕雨娜过来时，他还没有睡，就闭上眼睛，心里却在胡思乱想。

没有多久，雨娜关了电脑，到卧室来了。逸嘉听到脚步声，兴奋又激动。雨娜坐在床边，轻问：“睡了么？”

逸嘉假眠的眼皮有点跳，雨娜轻抚他额前的头发说：“你还没有睡？”

逸嘉睁开眼说：“快了，我等你呢。”

雨娜笑说：“床太小了，睡不下两个人。”

逸嘉忙挪过去一些，雨娜就躺下了，雨娜说：“别说话了，好好睡一觉吧，我知道，你这几天没有睡好。”

逸嘉不便多问，听了雨娜的话，不说话了，闭着眼睛，胡思乱想，总睡不着。他自己觉得奇怪，与雨娜睡一起，为什么睡不着呢？

下午三时多，一起起来，玩了一会网络。雨娜站着看书，发现他的书柜有一盒水彩笔，雨娜问：“你这墙壁上太空，让我画画吧。”逸嘉说：“这是最好的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你随便画吧。”

雨娜拿出几种颜色的水彩笔，在电脑一旁的空白墙上画了许多流畅的线条，有的地方涂成色块，象山，象水，象云，象风，象种种不确定的意象。逸嘉觉得这些画非常奇妙，赞美雨娜是一个天才画家。雨娜看起来很开心，一边唱着歌，一边随意画着。一会儿，她说画完了。逸嘉站远一些看整体效果，觉得满墙色彩明快，韵律流动，整个房间都漂亮起来。逸嘉提议在这里照一张合影。雨娜说不行，如果合影，照片里只有逸嘉一个人。逸嘉问为什么？雨娜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样，逸嘉心中存疑，却不便再问。

次日早上八时，逸嘉还在床上，雨娜飘然从电脑里下来。坐在他的床头，看着他。逸嘉渐渐醒来，看见了雨娜，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原因不用说，担心的是他怕雨娜又莫名其妙地生气。她昨天生气不是来得非常突然么？

他闭着眼睛，在朦胧中想着，到底是什么地方让她生气。他回忆所有看过的世界经典爱情电影的场面，对了，他想起《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罗马假日》《人鬼情未了》……中的场面，都有让他激动的镜头，就是男女主人公优雅地拥抱亲吻。对，自己与雨娜相识也有些日子了，从没有主动拥抱过她，主动吻过她，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倒是她先拥抱自己，难怪她会生气。

他相信自己找到了雨娜生气的原因，睁开眼，笑着说：“雨娜，早上好。”

雨娜一笑，说：“早上好。”

逸嘉拉着雨娜的手，把她牵引过来，雨娜娇软地伏在他胸上。逸嘉大胆地捧着雨娜脸，吻她的额头，她的脸，最后吻她的唇。他虽然饱读圣贤书，科学实验也做过，可没有做过接吻的实验，吻得有些笨拙，鼻子对着鼻子，吻得怎么也不圆满。

雨娜温柔地任他亲吻，也不纠正他。逸嘉感觉亲吻有一种无限愉悦的神奇的感受。雨娜的唇软软的，气息芬芳，令人陶醉。

逸嘉说：“雨娜，我终于明白了昨天你为什么生气了。”

雨娜用手指一点他的额头说：“傻瓜，你明白就好，你终于开窍了。”

逸嘉积累了一点亲近女孩子的宝贵经验，原来担心第一次亲近女孩子，女孩会生气，讨厌他，拒绝他，让他下不了台，有犯罪感，现在想来，这完全是不了解女孩子的心理。对一个刚接触的女孩那样做，的确会让她反感，但对一个相处已经比较亲密的女孩子来说，不那样做，却会让她生气。——女孩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

雨娜拉着逸嘉坐起来，把他的衣服递给他。

逸嘉说：“今天我想把房间布置一下，让你看了也舒服一点。你说，怎么布置才好。”

雨娜想了想说：“布置一下是可以，但不要太浪费，因为你以后还会要装修的。——我想，给每一扇窗户挂上窗帘，客厅里买一台大屏幕彩电，再买一套沙发，茶几可以用于吃饭，就差不多了，这些东西，以后装修后，大多可以继续用。”

逸嘉说：“想得真周到，我早就想买窗帘了，不然，有时夜间天上的闪电挺吓人的，而且我们在一起也不保密。”

雨娜一笑，说：“吃了饭就去买。”

雨娜挽着逸嘉的手，一起走在大街上，行人无不回头看美丽的雨娜，逸嘉再一次领略虚荣心的满足。

到了窗帘一条街，逸嘉看得眼花，样样花色都行，贵的，便宜的，他都觉得一个样。雨娜心细，一件件选择，最后选了浅蓝色花、淡绿色花与浅紫色花相间的窗帘。

双人床与一套真皮沙发及茶几是家具城送货上门的。逸嘉伸一个懒腰，躺在沙发上，他看着雨娜的脸色，雨娜一直是微笑着，逸嘉才敢大胆说：“这个沙发真好，就象坐在你的怀里。”说话的声音不大，万一雨娜不高兴，他认为还有解释的余地。

雨娜笑了笑，心里非常高兴，逸嘉能对她说些幽默的话，说明他在与自己相处的过程中，胆量进步不少。她也坐下来试了试沙发说：“很舒适，我的眼力不错吧。”

逸嘉说：“好眼力！”

他们还准备选购一台国产三十四寸的大彩电。路过百货大楼的工艺品柜，雨娜看着一串串风铃，其中有一串她看起来非常喜欢，逸嘉就买下送给她。

雨娜从不为自己买贵重的东西，甚至在百货大楼里经过一排排名牌女装，她好象没有看见，替他省钱似的。逸嘉关心地说：“这里有好多流行的女式服装，我给你买一件吧。”

雨娜说：“谢谢，你觉得我身上的衣服式样不好？”

逸嘉说：“非常好，比这里的都好。”

雨娜笑着说：“那还买什么呢？况且你的电脑里还有那么多时装式样。”

逸嘉笑一笑，不知说什么好了。

百货大楼来人把大彩电送上门，并安装好。逸嘉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么大这么清晰的电视，感觉到有一个家多好，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过来的。他非常轻柔地拥抱着雨娜，心里仍然有些胆怯，雨娜的微笑让他放松许多。他浅浅地吻着雨娜的唇。

两人在厨房中一边准备中午的饭菜，一边听着电视。雨娜安排逸嘉炒菜。饭后，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着中央台的文艺频道。逸嘉说：“这种感觉真好啊。”

雨娜说：“你以前不是沉迷于网络与电脑么？那样生活，不是更好么？”

逸嘉摇头说：“生活的境界要比较，俗话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何尝是不知福，有时人在苦中也不知苦，因为没有比较。现在看起来，你给我带来的幸福、宁静的家庭生活，比什么都好。”

雨娜说：“现在终于明白了吧？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明白。”

逸嘉在雨娜的脸上吻了一下说：“谁让我这么幸运呢。我现在想，过去把精力全部用在网络与电脑上，真是有些浪费。”

雨娜说：“话也不能那么绝对，只是不要太过于投入，时间不要全部放在网络与电脑上就行了。家庭生活是人的生活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逸嘉靠着雨娜，一起看着电视，电视真是现代人的好教材，放的正是爱情连续剧，一个男人枕在一个女人怀里，逸嘉看了后就靠在雨娜的胸前，雨娜张开左臂，逸嘉就倚在她的臂弯里，象一条漂泊的船停泊在温柔的港湾里。

晚上逸嘉留雨娜睡，雨娜说要回去，逸嘉说双人床不就是为我们买的么？雨娜摇摇头笑说，以后吧，她要回去洗澡。逸嘉想起还少一件东

西，就是热水器，忙说，明天一定买一台。雨娜还是回她的电脑世界里去了。

次日中午，逸嘉到热水器专卖店选了一台 8 升的热水器。

窗帘店的人带着做好的窗帘如期上门，不到半个小时，就安装好了。有了窗帘，室内的感觉果然不一样了。雨娜挂上风铃，打开窗，微风过处，叮叮当当地响着，凭添几分意趣。

天气渐渐凉了，衣服也穿得多一些。雨娜不时给逸嘉洗衣服，逸嘉觉得过意不去，让她别洗了，怕她的手不再纤细。逸嘉说：“你沾水太多，可能会生锈的。”雨娜笑说：“我不洗，你自己又不勤洗，房间里都有衣服浸泡出的异味了。”逸嘉说：“我不洗，也不想让你用手洗，买一台洗衣机，怎么样？”雨娜笑着点点头说：“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你又要破费了。”逸嘉说：“发的工资就是用的，不然钱有什么用？”逸嘉的家中又添了一台高级全自动洗衣机。

逸嘉乱糟糟的房间，经过雨娜简单的布置，添置一些家具与电器，俨然有居家的生活气象了。

“你们男孩子，我有时觉得挺可怜的，不会找女朋友，又向往母爱一样的爱情，找不到女孩子时，心里一定孤单寂寞，一定难受。”

雨娜说：“我们并不能终生相伴的。”

逸嘉说：“我……我知道，我会珍惜与你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晚上雨娜都陪逸嘉睡一会，等他睡着了，她就玩一会电脑，与精灵姐姐聊一会天，倦了，就回到她的世界里。

雨娜说食堂的饭菜没有营养，每天逸嘉下班回来，与逸嘉一起做饭吃。逸嘉学会做几种新菜，一种是糖醋排骨，他才知道这么好吃的菜，并不是炒出来的，先要放水，浸没排骨，再放姜、八角、味精、食盐等，先把排骨煮开，再用小火把水基本上煮干，放些酱油上色，放些糖，放些醋，文火炒一炒，适时出锅，风味绝佳。他喜欢吃红烧肉，让雨娜教会了他做这道菜，做法与排骨相似。

雨娜说，蒸菜是傻瓜都会做的菜，不会做饭菜，学会蒸菜就行。蒸鱼前，把鱼块均匀地抹上盐，放些油、味精、红椒粉，还可以加上豆豉、姜丝，在高压锅中蒸数分钟就行了。蒸蛋最简单，准备一碗温开水，打入两只鸡蛋，放盐及油，搅匀，就可以蒸了。

雨娜让逸嘉独自操练几个星期，逸嘉从买菜、切菜到炒菜，都能独立完成。

周末。下午下班的时候，雨娜早早地坐在客厅看电视，逸嘉回来了，到厨房一看，雨娜并没有准备菜，不知雨娜有什么安排。雨娜说：“逸嘉，

我很少看见你与其他人玩。”

逸嘉说：“我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与别人往来。”

雨娜说：“这样可不好，我也不喜欢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现代社会是协作的社会，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学会沟通和交流，没有朋友不行，一个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都有不同类型的好朋友，而且也是事业的合作伙伴。”

逸嘉不服，说：“我没有朋友，全靠自己。”

雨娜说：“但你不知道，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你将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呢。”

逸嘉知道雨娜是电脑精灵，外秀慧中，远出平常女孩之上，就说：“愿意听你的教导。”

雨娜说：“就从身边做起，把对门的小张和他的女朋友请出来玩，一起到外面吃饭，到娱乐城听听歌，怎么样？”

逸嘉说：“我从来没有请过他出来玩，他倒是常常与别人一起出去玩。”

雨娜说：“大胆些，不要怕，他的朋友多，你没有朋友，你正好可以向他学习如何与朋友交往，如何掌握适当的应酬技巧，这对你非常有用处。”

逸嘉说：“怎么约他？”

雨娜说：“打电话呗。”

逸嘉就到电脑房去打电话。对门的小张正在家，他是第一次接到逸嘉的邀请电话，知道雨娜非常美丽，非常惊喜地接受了邀请。

逸嘉与雨娜站在小张的门外。雨娜示意逸嘉敲门，逸嘉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了，小张笑容满面，他说准备好了，他的女友接到他打去的电话，正在路上。

他们三人下楼后，就在小张与他女友约好的地方等着。小张的女友距这里不远，几分钟后，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孩子过来了。她的长相清秀，但与雨娜一比，就黯然失色了。

两对情侣相互介绍后，同行至江边一家装修精致的小饭店。路上，雨娜悄悄提醒逸嘉，点菜时要大方，结帐时要主动。逸嘉一一应诺。

大家入座，小张的女友刘丽盯着雨娜的衣服看，忍不住问：“小柳，你的衣服是哪里买的？非常漂亮，非常合身。”

雨娜笑了笑说：“谢谢。是别人送的。”

刘丽说：“别人不是林逸嘉吧？”

逸嘉想，雨娜的衣服是他从网络上下载的，说出来他们也不会信，就说：“不是，是她一个朋友送的。”

逸嘉拿起菜谱，点了几个菜，递给小张点，小张也点了几个菜。

小张说：“小林，你平时不大出来玩噢。”

逸嘉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

雨娜说：“逸嘉性格内向，不喜欢与别人往来，我告诉他了，这样不好，以后，我们多多出来玩。”

刘丽说：“就是呀，不出来，每天闷在家里，有什么意思？”

逸嘉说：“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以后多出来玩。”

小张说：“星期一，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从珠海来，到时候，我请你们一起陪陪客吧，他是做软件的，小林，可能与你会有话说。”

雨娜点头表示同意，逸嘉见雨娜这么爽快，也就同意了。

大家吃得差不多时，雨娜示意逸嘉去结帐。逸嘉立即起身，小张忙虚应礼节一下，就看着逸嘉向服务台走去，行了一路注目礼。

出了饭店，刘丽说到天狂娱乐城蹦迪去。大家都同意。

到娱乐城门外，只有几盏射灯照明，站着几位面容看起来朦胧的女子，而且听不见里面的音乐在爆炸。逸嘉买了票，他让大家先进去，自己走在最后。过了一个小厅，转过一个回廊，推开一扇门，声浪迎面扑来，逸嘉仿佛觉得心律都震得失常了。厅里的转灯射灯神奇诡异，光怪陆离，一排排的黑影在大厅中间随着音乐节奏集体蹦跳，灯光中迷漫着一层微尘。

刘丽立即兴奋起来，手舞足蹈，拉着雨娜就到舞池内，随着音乐节奏扭动起来。小张拍了拍看呆了的林逸嘉，逸嘉有些拘束，不知道如何跳。小张说一声来吧，就到舞池中去了。逸嘉愣愣地站在旁边看着。

刘丽好象一听音乐，就如鱼得水，四肢狂放地摆动起来，游到声浪中去了。逸嘉更惊讶的是，雨娜文文静静，清清秀秀，一进舞池，随着音乐声，全身都舒展开了，腰肢柔若无骨。不一会，她的动作越来越大，脚步的节奏非常有力，全身每一处都在飘动。她看起来非常陶醉，姿态让人着迷。

逸嘉总觉得自己不会跳，别人会在一旁笑话他。雨娜招了几次手，

逸嘉仍不敢进去跳。雨娜停了下来，走过来拉着逸嘉，附在他耳边说：“你只管跳就是了，没有人会注意你。”

逸嘉说：“我不会跳。”

雨娜说：“这没有什么会跳不会跳的，跟着大家一起跳就是了，动作十分简单，也没有人会笑你。”

逸嘉还是不动。雨娜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把就将逸嘉拉动好几步，然后就在他身边慢慢地跳起来了；“诺，这样，一步一步，手也动起来。”逸嘉看了两回，觉得动作并不复杂，不好意思地抬起沉重的脚步，挥一挥机械人般的手臂，雨娜鼓励说：“对了，就是这样子，不过要更加放开一些。”

十多分钟后，惊天动地的音乐声有着让顽石点头的神奇力量。逸嘉感觉到了 Disco 的节奏，动作也自然多了，刘丽向他伸出大拇指，逸嘉渐渐地感觉到一些快乐，明白了很多同龄人为什么喜欢这样疯狂。这里让人忘记城市空间的压抑，释放现代人多余的情感能量，承担生活负荷的精神与肉体在狂放中可以得到片时的休息。

两场舞下来，逸嘉感觉到自己象一个现代人，有到一种从未领略过的超越的感觉——忘我，放浪形骸。

蹦迪过后，轻音乐响起，有流行歌手出来唱歌。四个人坐在一张圆桌旁，一起欣赏歌曲。歌曲后面是表演杂技，杂技后面是小品，小品后面是小提琴。逸嘉心想，这种水平上电视几乎没有什么可看性，但在现场，感觉真是不一样。

最后是半小时的舞会，全场熄灯，只有过道处零星的小灯吃力地亮着。小张请刘丽入场跳舞，逸嘉有些怯意，想请雨娜，又怕自己跳不好。刘丽挥手示意逸嘉主动点，雨娜温柔的微笑真有鼓舞人心的无边的魔力，逸嘉笨拙地笑了笑，站了起来，然后机械地走到雨娜面前，虔诚地说：“请你跳舞好吗？”雨娜优雅地站起来，生怕让逸嘉受惊似的。

音乐越来越柔情，灯光仍然闭着眼睛，场中相拥的两道人影，渐渐地融合成一道人影。逸嘉借着黑暗给他黑色的力量，把雨娜缓缓地揽过来，雨娜的脸轻轻地贴着逸嘉的脸，微丰的胸部轻触着逸嘉的胸部，逸嘉感受着一种心跳的快乐。

良夜苦短。十一时，舞会散了，逸嘉意犹未尽。大家一同出来了。雨娜问逸嘉：“感觉如何？”

逸嘉说：“太好了，我没有想到晚上还有这么好的去处。”

刘丽说：“我们经常出来玩，你天天不出来，当然不知道啦。”

小张说：“好玩的地方多着呢，以后有的是机会。”

逸嘉说：“好，这一次开了眼界，人还有这么个疯法，下次有什么好地方，一定得告诉我。”

小张说，那是当然。雨娜说，玩也要适当，可别上瘾了。逸嘉笑说，让我上瘾的仍是电脑。可心里真想明晚再与雨娜跳舞。

雨娜笑了笑，顺手招停一辆出租车。大家一同归来。

雨娜要回电脑里的那个家。逸嘉说：“双人床买了这么久，还是我这个单人在睡。你说不能洗澡，现在也能洗澡了。”

雨娜笑说：“我先洗个澡吧。”

她就在卫生间外脱去外衣，只穿着有花边的三点式，逸嘉不小心看了一眼，心跳起来，忙到电脑房去。一会儿，雨娜洗了出来，站在电脑房门边擦着头发，说真舒服。逸嘉看见雨娜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的长袖毛衣，下面露出修长秀美洁白的双腿。逸嘉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的快感。雨娜总是笑着，请逸嘉也洗了一个澡。逸嘉洗后出来一看，雨娜竟先睡到被子里。逸嘉的心怦怦跳着，望着她俏丽的背影，不禁意动神驰。逸嘉怯怯地问：“雨娜，我也睡了。”

雨娜在被中笑吟吟地说：“还愣着做什么，睡呀。”

逸嘉如领圣旨，穿着背心与短裤上了床。

雨娜背向着逸嘉睡，逸嘉有色心无色胆，生怕雨娜生气，只贴着她。雨娜的肌香、温暖与柔软让逸嘉觉得到了神仙之境。他把手轻轻放在雨娜的腰间，雨娜没有一点动静；他渐渐地把手向上移，雨娜仍然没有一点动静；逸嘉胆子大了一些，再向上移一些，手就覆在雨娜娇小的乳房上，软软的，好象没有穿文胸。那一份快乐与激动难以言说，觉得今生没有白活，心跳加快，血液涌动。同时心里非常担心雨娜生气，可雨娜仍没有动。逸嘉只恨还隔了一层，手又从雨娜的毛衣里探进去。

雨娜立即转身过来，逸嘉吓了一跳，不自觉地缩了手。雨娜笑着说：“我好怕痒的。”

逸嘉松了一口气，面对面地拥抱着她，吻她，手探入她腻玉般的背，轻轻地抚着。

雨娜说：“左边有点痒。”

逸嘉给她挠左边。

一会儿，雨娜说：“右边右边。”

逸嘉给她挠右边。

雨娜说：“下一点。”

逸嘉给她挠下一点。

雨娜说：“还下一点。”

逸嘉又给她挠下一点。

雨娜说：“侧边侧边。”

逸嘉又给她挠侧边。

雨娜安逸地闭着眼睛，享受着逸嘉的轻挠。逸嘉见雨娜没有出声，就问：“好了么？还有什么地方痒？”

雨娜说：“好了，谢谢，真舒服呀。”

逸嘉的手没有立即抽出来，从她的侧边细细的肋骨上滑过。雨娜大概因为有点微微的痒，轻轻地扭动身体。逸嘉知道，这不是拒绝的姿态，他继续将手在她细腻的肌肤上滑动。

雨娜转动身体，平睡着，逸嘉的手正好放在她娇柔的左乳房上。雨娜眼睑轻掩，任凭逸嘉轻柔地爱抚。

逸嘉忍不住揭开被子，看了她的胸部一眼，雨娜眼睛没有睁开，笑着拉下被子，拉下毛衣。逸嘉不敢再得寸进尺。

逸嘉缓缓地卷起雨娜的毛衣，将头从被子里靠近雨娜的前胸。雨娜深深地呼吸着。逸嘉吻着她的胸部，并不要多少攀登功夫，逸嘉的嘴唇登上了雨娜身体上海拔最高的地方。

雨娜微笑着，手在被子里抚着逸嘉的头发，说：“我本来不想让你这样放肆……”

逸嘉轻轻地问：“为什么？”

雨娜笑说：“你们男孩子，我有时觉得挺可怜的。有的不会找女朋友，又向往母爱一样的爱情，找不到女孩子时，心里一定孤单寂寞，一定难受。”

逸嘉坦白说：“是的，我有时也觉得自己真可怜。”

雨娜说：“我们并不能终生相伴的。”

逸嘉说：“我……我知道，我会珍惜与你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雨娜说：“逸嘉，你心里是不是还想与我……”

逸嘉心里一惊，全身缠绵，只有一个地方坚挺起来，感觉非常奇特，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逸嘉大着胆子，轻轻地说：“是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不想，将来吧，好么？”

雨娜没有说话，看着逸嘉笑着。

他们陷落在甜蜜的情感之中。不知什么时候，两人渐渐地睡了。被子太小，两人睡时如一人，但相安无事。

星期一晚上，小张约逸嘉、雨娜一起到他的房间去，小张的同学小卫来了。

小张请大家到饭店吃晚饭。逸嘉与小卫谈起电脑与软件来。开始两人都有点拘束，渐渐地就象老朋友一样，交流程序员之间的心得，并相互留下联系电话和 e-mail。雨娜为了不影响逸嘉的兴致，与刘丽说着话。

饭后听了一场音乐会，出来已经十点多，小张与逸嘉他们送小卫到宾馆后，就一同回来了。

次日，小张在单位对逸嘉说：“小林，小卫对你的评价非常高。说如果你愿意到珠海工作，凭你的实力，在软件公司每个月可以拿到八千元。”

逸嘉听了心中欢喜，说：“谢谢，这是理论上的。小卫做软件的经验非常丰富，是不是部门负责人？”

小张说：“是呀，他们是他们公司里重点项目组组长，编程的总体规划上他说了算。”

回到家里，逸嘉把小张的话转告了雨娜，雨娜对逸嘉说：“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有好多东西书上找不到，电脑里也得不到，就得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

逸嘉拥抱着雨娜，吻她，说：“雨娜，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很难理解与别人交往的重要性，更不能学会与人交往。”

雨娜轻轻一抚逸嘉的脸说：“傻瓜，谢什么谢。”

一个多星期后，逸嘉收到在珠海的小卫的邮件，问他想不想到珠海去。逸嘉说目前没有离开信息产业局的想法。不久，小卫又来邮件了，问逸嘉愿不愿意帮他们开发一个软件项目，总共有十多人，一人负责一段，报酬公道。逸嘉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小卫把开发软件的要求给他发了过来，并通过视频会议就软件开发方面谈了几个晚上。

逸嘉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雨娜，雨娜高兴地说：“看见了吧，这就是交

朋友带来的好处，如果你不出去玩，认识不了小卫，接不到这份你最拿手的活。”逸嘉在心里感激着雨娜。

后来与小张他们玩时，小张来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开V C D出租店的，他顺便问起逸嘉能不能设计一个租借V C D的程序，逸嘉说试试。一个星期后“V C D租借管理系统 V1.0”出来了，演示给那位店主看，店主很满意，不久就采用了，给了他五百元报酬，逸嘉没有说钱少，只是悄悄地把软件做成了不能拷贝而已。后来，全市许多V C D出租店的店主相继找到他，他竟因此赚了五千多元。

赵局长从此不再托人提亲。赵小姐也不来向逸嘉请教计算机知识，有时见了面，她就象见了仇人似的，眼睛微红，而且常常瞪着他，逸嘉觉得有些愧疚。

5

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呼唤雨娜，就象一个痴情者
呼唤一个永远失去的爱人，神情与声音十分凄悲，
挺可怜的，如果雨娜听见，一定会流泪。

但在我心灵深处，时时都在想着那一个无法回避
的问题，这是我一生都不能治愈的痛。

星期五下午，逸嘉在机房处理一个网络小故障。才忙完，他发现胃部有些痛。以前他也有过类似的隐痛，一会儿就好了。他以为晚上睡觉受了凉，胀些气，可能过一会就好。渐渐地，胃痛在移动，到了下腹，渐渐加重。上了几次厕所，没有缓解。他有点受不了，坐在办公桌前，满头微汗。半个小时后，疼痛移到腹部右下方，他把手按着那里，咬着牙，面色苍白。同事发现他的神色有异，忙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痛。吴主任出来了解情况，问他能不能忍受？逸嘉说开始能忍受，现在受不了，痛得厉害。吴主任立即给局里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准备一辆车，立即送林逸嘉到医院。

经过检查化验，逸嘉得了急性阑尾炎，消炎只能止一时之痛，为了杜绝复发，最好立即手术。吴主任知道逸嘉的家不在本市，父母在乡下，本市一个亲戚也没有，谁来照顾他？吴主任想起了雨娜，他要逸嘉告诉他雨娜的电话，让她来看看他。逸嘉真是又痛又急，雨娜在自己的电脑里，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哪里会有她的电话？——怎么与吴主任说呢？急中生智，说她最近出去旅游了，找不到她。吴主任无奈，就安排一位男同事留在医院。医生说下午做手术。逸嘉听说如今医院的风气，做手术前非得向主刀医生打红包，不然手术效果难保。他委托那位陪护

的同事准备一个红包，红包内放现金两百元。

逸嘉躺在手推车上，他想起雨娜，晚上不能回去，雨娜一定非常急。自己病痛是小事，失约是大事。他想起她的笑，她的吻，她温柔的话语，她高华不俗的气质，回忆中，他的痛苦稍稍消减。

他隐隐地担心手术中会不会出现意外事故，尽管这种手术是手术中最小的，但什么事都有意外，他听过一些医院做阑尾炎手术，也出现医疗事故，把人整死。他想到死亡，想到呼吸和感觉渐渐地消失，一阵激烈的心跳；他又想如果不死，还有机会与雨娜在一起，将来非常亲密时，会不会还有与她做爱的时候？那将是怎样一种销魂的境界，他又一阵激烈的心跳。

他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着，手按着左腹。一会儿，感觉有人在推车，平缓地行进着。推车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非常宁静。他闻到一股医院特有的药水气味。

推车停了下来，他微睁双眼，看到同事站在旁边。医生拿出一个夹子，递给他，并问林逸嘉，委托谁负手术的责任。他本来有些担心，这样一来他更加有顾虑，但加重的疼痛让他想尽快解脱，就说委托他的同事。同事看了看手术可能产生的后果，就签上名字。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又缓缓地关上，逸嘉从经过的窗边看见里面的医疗器具，冰冷发亮，不由得紧张起来。如果雨娜这个时候来，那有多好。

麻醉师来了，在他腰椎上注射时，问他还感觉到疼痛么？此时他并没有感到疼痛，但他怕手术进行中麻醉剂量不够，就说还有点疼痛，医生又推进一点麻醉剂。片时，他慢慢地进入虚幻状态，尽管这是局部麻醉，由于他的误导，让医生多注射了一点麻醉剂，使他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

主刀并不是主治医生，是一个医学院的实习生，主治医生在一旁指导。

逸嘉朦胧中听到主治医生指指点点，并听到他轻轻地对实习医生说，你看，刀口开大了点。逸嘉听了，猛地一惊，竟吓昏了过去。

手术很快完成了。逸嘉被推出来时，他竟没有醒，也没有任何动静，麻醉师不停地拍拍他的头。十多分钟后，逸嘉身体有些动静了，但仍在昏睡。

几个小时后，他醒来了。同事问：“做手术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痛？”

逸嘉说：“没有什么感觉。”

同事说：“那奇怪了，我在手术室门外，听到你在里面叫声非常大，几层楼都听得见似的。”

逸嘉说：“没有吧？”

同事笑说：“叫声是有，惨叫似的，我们都准备冲进去，象冲到纳粹集中营救人一样，把你救出来。”

护士来换药水时，逸嘉问，肠子切断了一个小尾巴，什么时候能吃东西？他担心吃东西会从断了的尾巴的小眼中流到腹腔。护士告诉逸嘉说，放了屁后才能吃东西。逸嘉问为什么，护士说放了屁才证明肠道通畅，这以前只能靠输液维持体能，现在手术已经过了六个小时，麻醉差不多全醒了，要下床适当运动。逸嘉暗暗做了一个鬼脸，觉得用放屁验证肠道通畅非常原始又非常有趣。

同病室有一个老人，明天做胆结石切除手术，一听逸嘉的同事谈在手术室外的见闻，特别是听说惨叫声几层楼都听得见，吓得全身发抖，说打死他也不做手术。

消炎药水静静地滴入逸嘉的体内，他闭着双眼，心中浮现雨娜的音容，现在他多么需要她，可她一点也不知道，告诉同事？请他转告雨娜？那同事会不会告诉别人？雨娜还会不会从电脑里出来？谁会相信雨娜呢？说不定泄露了天机，雨娜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晚上九点多，他一觉醒来了，想下床走走，又怕麻烦了同事，就没有下床。

每逢邻床的病友大口大口吃饭菜时，逸嘉直流口水，胃里空空的，咕咕有声，非常难受，想喝点牛奶。

他这个时候最想念雨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不突发阑尾炎，现在应当坐在自己的电脑前，雨娜也应当从电脑里下来了。现在她会在什么地方呢？自己没有回家，她会怎么想呢？

逸嘉晚上情绪不好，到了九点半，药水都输完了，逸嘉让同事回去。他看了一会书，就渐渐入睡。

次日，早上七时，天刚刚亮，逸嘉已经醒来，但他没有坐起来，静静地躺在床上，朦胧中他看见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其他两位老年病友，

一位还在睡，一位坐在床上听收音机。

逸嘉知道不久护士会来，不敢入睡。他仿佛感到有人在推门，以为护士来了，没有在意，仍闭着眼睛在胡思乱想。他感到脚步声与众不同，优雅轻盈，非常耳熟，同时他闻到了一缕奇异的清香，一会儿，他的肌肤感受到一些暖意，是从床边传来的。他渐渐地睁开眼，离他的脸不到一尺处，一张极美丽、极迷人的笑脸，渐渐地清晰。天哪！竟是雨娜！“你怎么来了？”逸嘉惊喜之极，想坐起来了，感到腹部一阵不适，雨娜轻轻地按住他，关切地问：“疼吗？”

逸嘉说：“不疼，就是有点饿。”

雨娜提起袋子说：“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

她从袋中拿出一排娃哈哈酸奶、两大瓶乐百氏、几瓶牛奶、八宝粥和一些水果。逸嘉说：“太感谢了，可医生说手术后要打屁后才能吃东西。”

雨娜笑了说：“那就听医生的话，努力放出一个屁来吧。”正说着，被子里发出一声闷响，雨娜侧耳细听，然后高兴地拍掌道：“——哈，是吗？我听见了。”逸嘉故作糊涂问：“听见什么了？”雨娜说：“你放屁了。”逸嘉有点不好意思，示意她小声一点，旁边老病友的耳朵可灵着呢。

雨娜一笑，拿出一瓶饮料，插上吸管，放在一旁，双手托着逸嘉的背，让他坐起来。雨娜说：“你饿了吧，先喝了这一瓶，过一会再吃一听八宝粥。明天大概可以吃饭了。”逸嘉接着，非常感激，吸了一口，其味如同玉液琼浆。

雨娜说：“你知道，我没有钱，猜猜钱是哪里来的？”

逸嘉想不出雨娜用什么办法能这么快赚到钱。雨娜说：“幸好你家里抽屉里放了几十元钱，我就拿了来，——你不会说我是小偷吧。”

逸嘉说：“不会不会，羊毛用在羊身上，——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

雨娜坐在床边上，温柔地握着逸嘉的手说：“你昨天中午没有回来，我就有点担心你出意外，等到晚上，你一晚没回来，我想你一定出事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让我急坏了，你决不会是出差，你出差一定会先回来告诉我，对吧？我在你的电话本子中找到吴主任的电话，就打电话到吴主任家，知道你住了院，他竟猜出来是我打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旅游去了。他说你病了，正住在市立一医院普外科几楼几房——。”

逸嘉说：“——于是你就赶来了。雨娜，你来得真是时候，你真好，

真的。我曾经到医院看一位生病的同学，他说没有女朋友，病都生不起。我看我现在有生病的本钱了。”

“尽说傻话，不生病当然更好啦，”雨娜笑说：“能不能看一下做手术的地方？”

逸嘉有些难为情，但心想雨娜是自己的女朋友，没有什么关系，就在被子里掀开衣服，扒下一点裤头。雨娜从一侧揭开被子，仔细地看刀口，刀口上贴着消炎膏，她的手在消炎膏的边上轻轻地抚了抚，问：“一点都不痛？”

“有一点点痛，有时还有一点痒。”

“那就对了，痒就是伤口在愈合。”

“雨娜，你好象什么都知道。”

“还不是在电脑里学的！——咦？你这下面是什么？怎么立这么高？”雨娜俏皮地、轻轻地问。

逸嘉的脸骤然通红，忙盖上被子说：“那是我有你没有的东西。”突然想起一句俗语，就大着胆子说了出来：“我们……比上不足，比……比下……有余……”

雨娜没有听明白，忙问：“什么？”

逸嘉不做声，一脸坏笑。一会儿，雨娜的脸淡淡地红了，她在逸嘉的鼻子上点了一下，笑着轻轻说：“逸嘉，我觉得你越来越坏了。”

九时多，看护逸嘉的同事来了，一进门，看到了雨娜，眼珠都转不动似的。直到雨娜向他盈盈一笑，他才回过神来，满脸痴痴的样子。雨娜指着床边说，别站着呀，坐吧。他就坐下。

他问伤口怎么样了。逸嘉说不痛了。雨娜问他：“是你陪着逸嘉做的手术？”他说是，雨娜说：“你辛苦了，谢谢你。他的手术一直顺利吧？”

同事说：“我们在手术室外，并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只听得他在里面叫，声音比较大。”

雨娜一听，芳容失色，忙问：“逸嘉，做手术时，你是不是在叫？是不是很痛？麻药不够吧？”

逸嘉说：“当时没有知觉，应当不是麻药不够，我不知道自己在叫。”

雨娜说：“这太奇怪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外面一定没有听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电脑里看过报道，有的医院做手术，竟把钳子留在病人的身体里。——让我摸一摸。”雨娜的手从被子里探进去，

同事与其他病友都笑了，说不会的，那种事故哪能经常出现。雨娜也笑了，但她还是在逸嘉的伤口旁轻轻地抚了抚，说软软的，不象有钳子在他体内的感觉。

逸嘉感到了什么是幸福，看着雨娜，不经意地说：“当时，我只记得一个年长的医生说，刀口开大了一点，后面就不知道了。”

雨娜吃惊道：“天哪！逸嘉，是不是你被这句话吓昏了？医生是不是不负责？”

逸嘉说：“主刀的是一个实习医生，主治医生并不主刀，他在一旁指点。”他招手让雨娜靠过来，雨娜就侧过耳朵听他说。逸嘉悄悄说：“我给主治医生送了两百元红包，他不会不负责的。”

雨娜一听，非常吃惊，她全不顾在医院说话要小声，她说：“我进医院大门时，看见了医院的规定，医生不得收取病人任何钱物，少则加倍返回和警告，大则开除。逸嘉，他们收了你的钱，技术又不行，把你的刀口开大了，是不是嫌你的钱给得太少？”

逸嘉忙示意她小声说，自己伤口还没有好，还有求那位主治医生的时候，不要这样大声地说，别人听见多不好。

护士进来了。雨娜问护士道：“请问你们院长办公楼在什么地方？”

护士告诉了她。雨娜说：“我要向你们院长投诉，给他开刀的主治医生竟收了他的红包，刀口还开这么大。”

护士才知道雨娜问院长办公室是这个意思，有点后悔。忙说：“是这样的，每一次做阑尾炎手术，病人皮肤不一样，刀口长短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雨娜问：“那他们收取红包，你怎么解释？”

护士红着脸，摇摇头说：“那我就知道了。”

逸嘉说：“雨娜，手术算是成功的，已经做了，别去了，现在都是这个风气。”

雨娜说：“就是因为象你这样的人多了，助长了这种不正常的风气，你交了住院费，为什么还要送红包？不送红包，他们就做不成手术了？”

逸嘉心情纷纭，不知如何说服雨娜。雨娜生气地站在床边，半天没有做声。护士有点紧张，给逸嘉打点滴的时候，仔细寻找血管，生怕要打两次。还好，她一针就打中了，贴好胶布，看了雨娜一眼，想一想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实在想不出，就调整一下点滴的速度，让药水

滴得慢一些。

护士还没有走，雨娜一声不响就走了，逸嘉不知道她走到哪里去，忙让同事去追她。同事出门后，不见回来。

大概二十多分钟后，逸嘉听得门外一阵脚步声。门开了，进来四五个人，他看见雨娜与他的同事走在前面，后面是三个中年人。其中一个中年人过来介绍其他两位说：“这是我们的刘院长，这是张副院长，我是纪检组长。我们听了你的女朋友的投诉，向你来核实情况。”

雨娜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刘院长过来，坐在床边说，有什么意见和情况，请如实说。逸嘉不想说。雨娜说，你快说呀，院长都在这里，你怕什么？

逸嘉无奈，把送红包的事说了，还说他在手术中，听见主治医生说刀口开大了。

院长查看伤口，他说他当过外科医生。看了后说，刀口长度与缝合情况，还是正常的，但收红包的事，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这是今年接到的第一起投诉。

院长们走后，雨娜握着逸嘉的手说：“我知道你挺不乐意的，但我看不惯这种事，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逸嘉心里想，雨娜是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她不知道人间办事的种种机关，就说：“好，雨娜，你做得对。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十点多，张副院长与医院几位领导来，他给了逸嘉四百元钱，说是加倍退还的红包，让他签了字。张副院长说，给予主治医生警告处分，扣除三个月奖金，全院通报批评。

护士们都知道逸嘉的女朋友厉害，给逸嘉打点滴都是一针见血，谁都不敢插第二次。

雨娜陪了逸嘉一天，她让逸嘉的同事上午就回去了。到了晚上，逸嘉让雨娜回去。雨娜说，你一个人在医院，她不放心，一定得陪着，不然上厕所都没有人照应。病房里正好空一个床位，雨娜说，晚上她能在那个空床位上躺一会就行。

逸嘉担心她的体力，平时她在电脑外玩一会就得回去，现在她整天不回去，她会不会出意外？雨娜看出他的担心，笑着告诉他说，没有关系。

凌晨一时多，雨娜就躺在空着的床上，曲臂枕着，她两眼闪着动人

的神光，并没有睡。逸嘉因输液的原因，有些尿涨，又不便起来，在床上转动身体。雨娜立即过来，轻轻掀开被子，细细地问：“是不是要上厕所？”

逸嘉点点头。雨娜埋怨他说，想上厕所也不做声，憋着多难受。雨娜托着逸嘉的背，不让他腹部用力。逸嘉下了床，雨娜扶他到厕所里去。逸嘉不想让她一同进入男厕所，雨娜说：“晚上没有人，我担心你没有睡醒，站不稳。”她又说：“不会因为我在，拉不出尿吧。”

逸嘉笑说：“应当不会吧。”因为他爱着她，有她在自己身边更惬意，不会有任何不自在。

雨娜扶着逸嘉从厕所里出来，在厕所门口，逸嘉抱着雨娜，想吻她，雨娜本不想在这个地方让他吻，怕用力躲避他使他的伤口不适，就侧着脸让逸嘉方便地吻了一下，逸嘉没有尽意，想吻她的唇。雨娜笑说：“这是厕所，不是咖啡馆呢。”逸嘉一笑，拥着她出来了。大概他昏睡太久，走路东倒西歪，在光滑的地板上滑了一下，险些站不稳，雨娜忙托住他，说：“你看，你还不让我陪你进去，好险摔了吧。”

逸嘉说：“谢谢。雨娜，我可能一辈子也离不开你了。”

雨娜说：“傻瓜，别想那么多，赶快睡，养好病是正经的。”

到了清晨六点半，逸嘉醒来，发现雨娜躺着没有动静，忙轻唤她，她不答应，急坏了逸嘉，挣扎着下了床。他估计雨娜离开电脑太久，就象鱼儿离开水太久。他走到雨娜的身边，雨娜紧闭着双眼，双腿蜷缩着，样子既美丽又可怜。逸嘉轻唤她：“雨娜，雨娜，你醒醒。”

雨娜没有动静。逸嘉急了，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摇动，同时唤道：“雨娜，天亮了，你醒醒。”

雨娜还是没有动静，逸嘉喃喃道：“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办呢？”他看其他两床的病友，都还在睡觉。逸嘉大叫：“来人啦……”一语未了，雨娜忙起来，手掩住他的嘴，笑着说：“别叫，我不是好好的吗？”

逸嘉一把抱住雨娜说：“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离开电脑就不行了呢。”

雨娜说：“我心里有数，别担心，来，我扶你上床。我真不该吓你，你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逸嘉说：“只要你没有事，我就没有事。——晚上睡得好么？”

雨娜说：“行呀。”

七时多，雨娜到医院外给逸嘉买来了早点，与他一起吃。八时多，逸嘉的同事来了。雨娜对他说，这些天，你辛苦了，这里有她在，你回局里上班吧。同事如遇大赦，连声道谢。

白天，逸嘉输液时，雨娜就坐在他的床边同他说说话，有时逸嘉睡了，雨娜就看报纸和杂志。一连五天，雨娜日夜都这样陪着逸嘉。逸嘉有了雨娜的照顾，心情特别好，护士说他的伤口愈合得特别快。

一个多星期后，逸嘉的伤口基本愈合，拆了线，可以出院了。雨娜替他办了出院手续。

出院大门时，逸嘉发现雨娜的脸色极苍白，也瘦了许多，心里很不好过。想着这些，他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他说：“雨娜，要是没有你，我连病都生不起。”雨娜安慰他说：“又说傻话了！好了，以后你不会病的。万一病了，我乐意守着你，别担心。”用手轻轻抚着他的脸，逸嘉还想说什么，却哽咽了。

雨娜邀了一辆出租车，两人上了车。雨娜把逸嘉搂在自己的怀中，一只手抓着逸嘉的手。上楼时，雨娜搀扶着逸嘉的胳膊，可逸嘉并不知道，雨娜自己都有点站不住了。

一进门，雨娜扶着逸嘉先坐下，她就有些摇摇晃晃，象风中的柳枝，渐渐地把持不住了，她想走到沙发边坐下，才移步，袅袅地蹲下来，缓缓地躺在地上。逸嘉吓坏了，大呼雨娜，过来抱起她，把她的头枕在自己的手臂上，不停地呼唤着。雨娜片时后微微睁开眼睛，翕忽着香唇。逸嘉忍不住深情地吻着雨娜的嘴唇，立即觉得雨娜身上有一种热流在涌动，她的面容渐渐有了桃花般的色彩，盈盈地笑了起来。

“扶起我。”雨娜说。

逸嘉扶起雨娜，一起向电脑房走去。才打开门，电脑音响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柳雨娜，你这几天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违反你所在的世界的法则，你是要受到惩罚的。”

逸嘉大吃一惊，问雨娜：“她是谁？怎么办呢？”

雨娜说：“她是索慈妈妈，要我回去接受惩罚。”

逸嘉说：“不，雨娜，你不能回去！你一回去，我会永远见不到你，你不能回去！”

雨娜说：“不行，我要回去，我不能久在电脑之外。”

雨娜笑着用手在逸嘉的双眼前轻轻抚过，逸嘉张开眼时，雨娜已经

在屏幕里了。逸嘉问：“雨娜，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雨娜说：“不知道。”

逸嘉说：“你一定要再来，没有你，我会死的。”

雨娜满面愁容地说：“逸嘉，你一个人，又刚做了手术，我真不应离开你，没有办法，我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得回去休息，我会想一切办法来看你的，相信我，我能来，我一定能来，再见……”

说着，她手擦着眼睛，转过脸去，吃力地跑到屏幕之外，逸嘉从Soundwork4.1环绕音响里分辨出她的脚步声消失的方向。

他不知道，雨娜这一去，今生今世还有没有与她再相见的一天。

他想，如果现实世界里找不到与雨娜相似的女孩，他永远也不会恋爱了。

逸嘉感到有些累，就到卧室，躺在床上，渐渐地睡了。

接下来的三个晚上，雨娜没有来。逸嘉每晚都在电脑前坐很久，希望会出现奇迹。晚上十时，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呼唤雨娜，就象一个痴情者呼唤一个永远失去的爱人，神情与声音十分凄悲，挺可怜的，如果雨娜听见，一定会流泪。

他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走远了路，或大笑，或累一点，都感到刀口针刺一般地疼；手术后有些虚弱，他感觉到孤独无助。

这日中午饭后，他回到宿舍，有些累，没有去电脑房，倒在卧室的床上，两眼愣愣地看着天花板，渐渐地睡了。快上班时，他已经醒了，没有起来，躺着想雨娜。忽听到电脑房有音乐声，象是邮件到了，他跳下床，跑到电脑房去。电脑竟开了，他查看邮件，有一封信是雨娜发来的：

逸嘉：

你好。伤口还痛么？

请原谅，我这些天没有下来看你。索慈妈妈派人看着我，不让我出来，但她仍然允许我继续履行我的天职：让你更加沉迷在电脑与网络世界之中，可要小心啦^_^

这样也好，逸嘉，我们最初是通过电子邮件相识的，如今我们仍然可以用邮件沟通呀。

谢谢你曾经当面赞美过我，不过，作为女孩子，你那么些赞美的话让我仍然觉得不过瘾。你也许不知道，女孩子需要赞美，赞美的话可是我们最好的美容方式：)

我等着你的回信，看你的赞美会不会让我感动。如果我感动了，我一定会想办法避开索慈妈妈派来的人与你相见。

雨娜

逸嘉似乎发现了什么，雨娜的天职就是让他整天沉迷电脑？是不是每一台电脑里都有一个电脑精灵，让电脑使用者永远沉迷电脑与网络？把雨娜的邮件拷贝到软盘里，带到办公室，又细细地看了几遍。他从来没有写过情书，如果雨娜不是被索慈妈妈管着不让出来，是激发不了他写情书的才情与激情的。

他启动操作系统里的写字板，构思情书，可比构思程序痛苦得多，也艰难得多。平时用的是英文，很少用中文，拼音打字十分慢，影响思路，他先用笔打草稿。下午上班无事，设备运行一切正常，他就写信，到快下班时，他才勉强把信写好，并输入电脑。他对自己的文笔毫无信心，语言比较笨，不知道雨娜看了后，会有什么感想。

在食堂草草吃了饭，就赶回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脑，立即给雨娜发了信。

一会儿后，电脑屏幕上并没有什么显示，他好奇地把耳朵贴在电脑机箱上，心想，如果雨娜喜欢这封赞美信，一定会心跳，那说不定从机箱上都能听到她的心跳声。他失望了，除了主机的风扇声外，并没有听到其他声音。

他估计信没有写好，又继续写第二封信。九时多，电脑里发出收到邮件的声音，雨娜来信了，逸嘉急不可耐地点击邮件：

逸嘉：

来信收到。

看得出，你是认真在写，其认真的程度，我估计不亚于你当年完成的那一篇高考作文。

但是，你的赞美，并没有让我感觉到非常激动呀。你用了

好多最字，这是最笨的办法。尽管最、最、最是形容词中的最高级，但这个词所表达的情感太简单，太程式化。美好的情感是细腻的，真挚的，千丝万缕又千差万别，怎一个最字了得？

你的心是真诚的，我期待你下一封信。

想着你的
雨娜

逸嘉真服了雨娜，她那么聪慧，那样的信蒙不了她，可又没有更多的才情。对了，明天到书店去买一本经典情书大全，改写几段，说不定能感动她呢。

次日上午，单位无事，就到书店找到一本经典情书选，古今中外的情书都有。他把中国一位现代诗人的情书与一位现代作家的情书综合在一起，加上自己对雨娜的真实感受，又炮制出一封情书，晚上给雨娜发了去。

十点多，雨娜回信说：……你的这一封信有进步，文词好多了，可你表达的感情，让我觉得有些距离，不会是你抄的吧：) 我仍不能下来看你。你的伤口完全好了么？多注意休息。……

她的文字不多，点出逸嘉的陋处，逸嘉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烫。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逸嘉编写一些程序外，就写情书。雨娜都回了信，但都说不太感动，索慈妈妈看得严，不能出来。以至于逸嘉做梦都在构思情书。

七天过去了，逸嘉写了十多封信。雨娜总说自己不能出来，让逸嘉非常难过，仿佛失恋一般，会不会是雨娜找一个借口，渐渐地冷漠自己，最后离他而去呢？

一个周日的晚上，逸嘉继续给雨娜发信，请她下来，他说周末太孤独了。雨娜回信了，她说她也是身不由己，近日不能下来，请他原谅，并请他渐渐地淡忘自己。

逸嘉一看，大有心灰意冷之感，难道与她相识以来，到今晚就这样的分手了？逸嘉又发一封信，希望雨娜能在屏幕里出现一会也行。雨娜回信，今晚不行了，以后再说吧，晚上早点睡。

十二时，逸嘉上床，怎么也睡不着。宽大的双人床，孤独的周末，

寂寞的房间，幽独的心。他回忆与雨娜相识以来一幕幕欢乐的情景，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当思绪转回眼前，却不知道雨娜此时在天地间哪一个角落。他与她的情感，竟是这样的虚无缥缈，如同镜花水月，终归梦幻泡影。自己如此痴迷着她，却永远无法牵着她的手带她走出那一个数字化世界。

他无法入睡，掀被下床，打开电脑，急于把自己伤感的心情打出来，输入法不熟练，几乎成了表达的障碍。他找到纸笔，下笔如飞，二十多分钟后，他写完了，有一种从未领略过的畅快，修改了几遍，在电脑上打了出来：

雨娜，你好：

此时，夜已经很深，连楼下的路灯都昏昏欲睡，我却睡不着，又起来了，给你写这封信。

我比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你，牵挂着你，尽管我对你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却深深地爱着你。我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现在你占据了我全部的心灵。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的生活是一片空白；自从遇到了你，我才真正感受到现实世界是如此的绚丽多姿。你以你特有的温婉之情，让我渐渐改变了卫生习惯；你又以你的聪慧与耐心，让我有了一个象样的家；让我学会做菜；让我学着与别人交往。这一切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也是我想不到要去学的，对我的未来却又那么有价值。

我思念着你绝伦的美丽，思念着你温柔善良的心灵。你的温柔让我感到无限安慰，你的美丽让我深深地沉醉。

离开你这些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挂念着你。白天，我常常念着你的名字，想象着你美丽迷人的笑容；晚上，梦中也喃喃地呼唤着你。雨娜，你在哪里？

假若你是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女孩，你不但现在是我痴爱的女友，而且将来必定是我终生挚爱的妻子。可你来自那一个神秘的世界，我知道，我们只能永远相爱，却不能永远相守。平时我没有跟你谈起这些，怕引起你、也怕引起我的伤悲。但在我心灵深处，时时都在想着那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我

一生都不能治愈的痛。何况我永远也不能告诉别人，也没有人会相信我对你的深情。

雨娜，我非常珍惜与你相处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尽情地感受与你在一起时快乐的心跳。

可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快，转瞬即逝，就象春天的花，随风而去，零落成泥。

雨娜，你知道，我是学理工的，没有文学才情，文笔非常笨，也许这一封信仍然不能打动你，但我还是请求你让我再看你一次吧。

让我当面对你说一句：雨娜，我爱你！不管你来自何处，将到何方，我都会永远地爱着你！思念着你！

永远爱你的 逸嘉

打完字后，逸嘉的眼泪悄然流了下来。他把信给雨娜发去了，时间已经凌晨二时多，明天还要上班，黯然地上床，睡了。

他睡在一个美丽的梦中，梦见了雨娜。雨娜从繁花簇拥中向他跑来，张开双臂，逸嘉激动地迎了上去。两人拥抱着。他感觉到她温暖的体温与芬芳的气息。他向她诉说思念，喃喃地轻唤着“雨娜、雨娜……”。

他渐渐地醒了，手象触到柔软的肌肤上，朦胧中睁眼一看，——啊？难道仍在梦中？雨娜正偎着他睡着了。她穿着米白色V字领上衣与浅蓝色短裙，被子一角掩在身上。逸嘉借着窗外城市的夜光，隐约地看见雨娜娇美的身材，就象一条美人鱼卧在海滩上。逸嘉惊喜之极，没有唤醒她，轻轻地吻着她的脸，抚摸着她的头发和手臂。雨娜的脸上有着微笑，长长的睫毛宛如掩盖着一个温馨的梦。

逸嘉轻轻拨动她的身体，吻着她的唇。雨娜还在梦境里，口中喃喃有声，不知说些什么，一转身，背着逸嘉睡着了。短裙外微弯的双腿，秀美又性感。逸嘉给雨娜多盖上一些被子。

逸嘉依偎着雨娜，感觉到无限甜蜜，无法入睡，感受着温暖与快乐。天亮时，逸嘉朦胧地浅睡一会，一醒来却发现雨娜不见了，还没有来得及跟她说上几句话，她又回电脑里去了？他非常急，披衣下床，听见厨房有些声音，推开门一看，雨娜正在厨房里忙着。逸嘉喜出望外，跑进

厨房，一边唤道：“雨娜，雨娜。”

“又一场虚惊？”雨娜放下手中的碟子，看着逸嘉笑说：“起来了？多睡一会呀。”

逸嘉说：“没有你，我睡不着。”

雨娜说：“你还是三岁小孩？要大人陪着呀。”

逸嘉从后面拥抱着雨娜说：“我不是三岁小孩，但也要你陪着。”

雨娜回转脸庞贴着逸嘉的脸说：“我买来了包子和豆浆，快吃吧。”说着，端着一碟包子递给逸嘉。逸嘉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说：“你真好。一起吃吧。”

雨娜说：“我吃了。”

逸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雨娜也坐下了，看着逸嘉吃。

逸嘉吃完了，雨娜递一张餐巾纸给他。逸嘉擦拭后，就抓住雨娜的手说：“收到我的信了？”

雨娜将头搁在逸嘉的肩头，说：“是的，收到了，你写信进步非常快。说真的，我本想过几天下来，让你多练习一下写信，你写情书的水平实在不高，这对你将来也许非常有用。——还有，你从来没有恋爱过，也没有机会感受思念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滋味，现在知道了吧？”

逸嘉感动得泪水涌动，紧紧地拥抱着雨娜，象小孩子委屈似的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真不好受，真的。”

雨娜抚着他的脸，笑了笑说：“昨晚的信，你写得真好，我看着看着，就哭了，你写的时候，心里也一定难受。我实在忍不住要出来看你了。你睡的时候，我听见你还念着我的名字，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逸嘉把脸紧紧贴着雨娜的脸说：“不是喜欢，是爱！雨娜，我爱你！”

雨娜微微地抬起头，看着逸嘉微笑着说：“是爱，是爱，不是喜欢。”

逸嘉说：“雨娜，我们相识的时间也不短了，总有一些事没有说。我想知道，你那里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雨娜说：“我那里的世界与你们这里的世界非常相似，有花，有四季，有各种美丽的鸟，有山，有河，有树，有太阳，也有月亮和星星。那里没有独裁，没有暴力，那里的气氛民主而自由，那里的环境安静而平和，索慈妈妈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她精心地管理着我们的世界。我住在一间非常精致的房间里，有花园，有溪水……你如果到了那里，你一定会喜欢的。”

逸嘉说：“我如果到了你们的世界，会看到你么？”

雨娜摇摇头说：“看得到，有时又看不到。”

逸嘉问：“看得到时，你是什么样子？”

雨娜说：“也许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吧，你喜欢么？”

逸嘉说：“非常喜欢。——那看不到的时候呢？”

雨娜说：“你看不到我的时候，只能看到一团团云影、一条条电光似的东西在飞动，但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逸嘉问：“为什么会那样？”

雨娜说：“不知道，你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又是这样呢？”

逸嘉看着眼前美丽的雨娜，真不想相信她就是从那样一个世界里来的，多么不可思议呀。逸嘉说：“那些飞动的东西是什么？”

雨娜说：“是流动的心，是我们的精神世界。”

逸嘉问：“雨娜，我想到你们那个世界去看看。”

雨娜说：“你去不了的，我也希望你去看看。”

逸嘉问：“你一个人住么？”

雨娜说：“通常是一个人，但我有许多朋友和邻居，不住在一起，但又相距不远，经常可以来往。我在那里也非常快乐。”

逸嘉说：“真不可思议。我所见到的你，是真实的么？”

雨娜说：“不是眼见为实吗？”

逸嘉感觉到拥抱到的雨娜是真实的存在，不是自己的幻觉，而且他也听到了她的声音，就问：“雨娜，你为什么是数字化的精灵呢？为什么不是人呢？你是人你就能嫁给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雨娜笑说：“这个问题真怪，你为什么不是数字化精灵呢？为什么你是人呢？你如果是精灵，那我们不就都生活在电脑里了？”

逸嘉忧伤地笑着说：“雨娜，我预感到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好时光总是那么短。”

雨娜说：“是的，逸嘉，自从我们相识，就意味着不久要离别，这也没有什么难过的。我违反了我的天职，我没有让你永远沉醉在电脑与网络中，却成了你的朋友。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你也要做好准备，准备接受我有一天要永远离开。”

逸嘉说：“不，不，你别走，雨娜，我除了你，永远不结婚。我们就这样生活吧，我白天上班，你晚上与星期天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

雨娜摇摇头说：“这样是好，可你不能一生都这样，我也不想走，可我做不到。世间万物，有生有灭，聚散离合，喜怒哀乐，便是人生。逸嘉，让我们都珍惜现在相处的时光吧，——我们别谈这些了，好吗？”

逸嘉说：“好，不谈这些。”

雨娜问：“你不是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吗？”

逸嘉说：“是啊，我想试试你能不能住在笔记本电脑里，如果行，那我们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玩。”

雨娜说：“我不知道，试试吧，——反正你一直想买笔记本电脑。”

“雨娜，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说吧。”

“国庆节快到了，我今年还没有回家，国庆节我想回家一次。”

“那你回去就是呀。”

“可……可我一个人回去，我的妈妈又会问我的女朋友在什么地方，说我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也固定，应当想点事。我没有办法。”

雨娜没有做声。

“你不同意？”

雨娜睁大眼睛说：“我说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在想，我这一去，索慈妈妈又不知要如何说我了。”

逸嘉一听，就气愤起来，大声说：“那个索慈是什么妖后？老是管别人的自由。”

雨娜忙按住逸嘉的唇，让他说不出话。雨娜说：“嘘，她会听见的。”

“真的？”

“真的。”

“——你同意到我家去么？我父母都七十多了，我有两个姐姐，小孩都上小学了。我父母亲说他们有生之年，一定要看到我结婚，不然……”

雨娜没有说话。逸嘉抓住她的双臂，摇动着她。雨娜就是不说。

逸嘉说：“那我们先去买笔记本电脑，好么？”

雨娜说：“好吧。”

“你同意跟我回家了？”

雨娜说：“让我考虑一下，晚上告诉你，好吗？你现在上班去吧。”

逸嘉上班去了，雨娜在家中玩电脑。中午逸嘉回来时，雨娜已经准

备一桌饭菜了。饭后，雨娜看电视，逸嘉就枕在雨娜的腿上，闭着眼睛休息，却没有睡，雨娜轻抚着他的头发。

下午，逸嘉上班前，雨娜回去了。下午下班后，逸嘉热了中午没有吃完的饭菜。

上网。编写程序。十时多，雨娜来了，逸嘉说：“晚上还回去吗？”

“你说呢？”

“别回去了。”

雨娜娇媚一笑道：“你在打什么坏主意？”

“我……”

雨娜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不是还想要我给你温暖被窝？”

逸嘉的脸立即红了起来，他根本没有想到雨娜会这么说，于是傻傻地笑着。

“逸嘉，我们已经睡了一晚，并没有什么，真的，睡一起其实没有什么呀。”雨娜好象在抚慰他。

“好吧，那你晚上就睡这里吧，——我们明天去买笔记本电脑吧。”

“明天你不是要上班么？”

“我可以请假，因为再过两天，就是国庆节，我要回家了。”

“好吧。”雨娜提醒说：“不过，晚上不要乱动。”

与女孩同眠，可不是与虎同眠，况且逸嘉已经不是第一次与雨娜睡，他的胆子大多了。与所有胆小害羞的男孩一样，一旦不畏惧美丽女孩，那就会变本加厉，为所欲为。雨娜平睡着，闭着眼，逸嘉贴着雨娜的肩，一只手抱着软软的雨娜，心仍然跳得过快，一是担心雨娜真的生气，二是有些兴奋。他把手盖在她的乳房上，轻轻地抚摸着，说：“这样行么？”

雨娜笑说：“好不好，让我难受。”

逸嘉说：“什么地方？”

雨娜说：“全身。”

逸嘉说：“你说谎，我看见书上说，这样会让你更舒服一些。”

雨娜转身抱着逸嘉说：“你开始变坏了，原来连 kiss 都不会，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逸嘉在她耳边轻轻说：“雨娜，这是你教我的呀。”

雨娜双手护着前胸说：“哼，你学坏真快。”

逸嘉笑说：“那就让我坏到底吧，不是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么。”

他的手从雨娜的前胸往下探。刚摸到软软的小腹，雨娜就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并着双腿，弯着，也不说话，只是把手按在腹部，象是加上一道防线，逸嘉本来就心虚，再不敢越境一步。

逸嘉在她耳边问：“雨娜，同意跟我回家了？”

雨娜说：“你先买了手提电脑后再说吧。”

逸嘉说：“好吧，先为你买一套移动宾馆。”

雨娜说：“可不是全为我呀，你不是很久以前就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了么？”

他们细细说了很久，不知何时，都睡了。一夜里并无其他细节。

次日上午，逸嘉请了一个上午的假，与雨娜到电脑城去。逸嘉在路上一家开户银行的储蓄所里取了一万九千多元钱。

到了电脑城。选了一个多小时，雨娜看中的是联想超薄笔记本电脑，逸嘉看中 DELL 全内置。两人意见不一致。逸嘉说全内置使用方便，不会出现光驱与软驱一次只能装一个。雨娜说笔记本电脑主要是移动使用，轻便是第一，她不想让逸嘉外出时经常背着沉甸甸的电脑。逸嘉认为超薄笔记本牺牲了功能，并不十分喜欢，但因为雨娜喜欢，他还是决定买下。雨娜说，买联想电脑，就是爱国，这句话让逸嘉惊讶不已。雨娜见逸嘉虽然同意买超薄的，但眼睛仍恋恋不舍地看着全内置的，知道他心里确实喜欢全内置，估计有他的道理，就笑说，你既然不喜欢超薄，还是买联想全内置吧，这样她住的空间也大一些。逸嘉信以为真。联想全内置笔记本式样功能与品质不俗，价格却比国外品牌便宜多了，外观看起来非常精致可爱，试用了好久，终于高兴地买下。

回到家里，逸嘉急切地打开笔记本电脑，一转眼，雨娜就不见了。逸嘉大呼：“雨娜，你在哪里？别吓我了。”

忽然，他看见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出现一行字：我在这里。

逸嘉真是太高兴了，笔记本电脑可以做雨娜的移动宾馆。逸嘉问：“住在里面感觉如何？”

雨娜细细地说：“没有那里好，这里也有一个精灵，我是寄住别人的地方。”

逸嘉惊奇地说：“真的？她也是女孩子？她会出来么？”

雨娜笑问：“是不是又看中她了？”

逸嘉说：“别这么说，我只爱你。我想知道，她会不会出来吓我一跳？”

雨娜说：“可能不会，不是每一台电脑里的精灵都会出来，也许他们的心还不够诚，所以成不了人形，我想。”说时，雨娜的脸上露出可爱的得意之色，笑容也不失妖媚。

逸嘉问：“雨娜，现在同意与我一起回家了吗？”

雨娜在屏幕里笑道：“你说呢？”

6

“我虽然不能再陪伴你了，但总会有一个女孩子将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

我只是想帮助你热爱生活，学会生活而已。可后来发现，在你爱上我之后，我也爱上你了。你要知道，这是没有结果的情感，也是让我致命的地方。

国庆节前一天下午，逸嘉准备提前回去。雨娜早上从电脑里下来，告诉逸嘉，索慈妈妈正在寻找一个失踪的精灵妹妹，因此顾不上其他人，并不知道她已经出来。

逸嘉早上想，去火车站的路上，要经过一家名牌女式服装专卖店，要给雨娜买一件漂亮的衣服。可雨娜早上一下来，一袭套装，清丽高逸，质材精致，如同仙品，可能是她从网络图库中下载的，整个城市好象找不出这么好看的服装，这么能衬托出雨娜美貌的服装。逸嘉欣赏她好久，雨娜双颊酡红，媚视着逸嘉，眨着美丽的眼睛。

逸嘉背着新买的笔记本电脑，执着雨娜的手，上了回家的火车。一路上，雨娜觉得非常新奇。她说，她是第一次看到火车，人间竟有这样快这样神奇的东西，就是车内太脏太臭，还有就是坐车的人太多，把她的服装都挤皱了，尽管她的服装非常不容易皱。

路直车快。窗外风景如画，农家风物，让雨娜看得入迷。忽而一条江，雨娜会惊叫“看，一条江”，忽而一座山，雨娜会惊叫“快看，一座漂亮的山”，忽而一座桥，雨娜会惊叫“看哪，一座好长的桥。”忽而一辆相向而来的火车，巨大的声浪与震动，透窗而来，吓了雨娜一跳，她不由地向后一倒，逸嘉忙扶住她，笑说：“快看，一列火车！”雨娜可爱

地说：“看不清，一晃而过。”

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逸嘉家乡的车站。两人一出站，雨娜说：“这里的人与城里的人不一样。”

逸嘉说：“这是小城，你到了我的家乡，你会发现我的家乡的人与这里的人又不一样呢。”

雨娜说：“这就是城乡差别吧，有一句古语，是‘每下愈况’，越到下面越分明，我解释得对么？”

逸嘉并不知道这一句成语的准确解释，却不能说不知，只好点点头说对对。

他们在车站外寻找回家的汽车时，一个瘸子拄着拐杖过来了，那样子有点吓人，逸嘉怕雨娜受不了，正要拉着她走。雨娜早看见了，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瘸子一颠一颠地向她走来，神情有些异样。雨娜扯了一下逸嘉的衣袖说：“准备钱。”

那瘸子站在他们面前，用一种带有期望的凄凉的目光望着他们。逸嘉从身上掏出钱包来，不知当着雨娜的面给多少合适，正翻着，雨娜从其中抽出一张拾元，笑着递给瘸子。瘸子千恩万谢，只差下跪了。

逸嘉委婉地说：“象这样的人很多。”

雨娜似乎也听出逸嘉的心思，说：“我知道，如果每一个有点余钱的人，都能给真正值得帮助的人一些帮助，有点余钱的人并不会因此生活得差，而那些人一定会生活得好一些。”

逸嘉终于说真话了：“大家都这样是不错，不过，每次给一块钱，就差不多了。”

雨娜问：“拾块钱是不是大数字？我不知道你们的钱的大小。下次你给吧，你认为给多少最好？”

逸嘉说：“给一块吧。”他心里想，幸好雨娜没有抽到那一百元。

雨娜笑了笑，并没有说一块钱太少。

他们向汽车站走去，路上雨娜说：“你在想，我幸好没有抽中你那一张一百元吧？”

逸嘉一惊，笑而不语。雨娜说：“一百元是大钱，我知道的。帮助一个人，要适可而止，这是没有错了。”

两人快乐地说着话。到了长途汽车站，逸嘉买了回乡的车票，与雨娜一起上了车。

车上乡下人多，有的挑着一担子蔬菜，有的背着几袋东西，有的提着鸡，有的拿着从城里买的小商品。车箱里有些拥挤，有些脏乱。逸嘉担心雨娜不适应，让她坐在窗边。开车前，逸嘉打开笔记本电脑，与雨娜浏览下载的主页。乡下人没有见过这洋玩意，一个个扭着脖子来看。

车开动后，雨娜一路上，顾盼神飞，对乡间景色非常好奇。

两个多小时后，雨娜渐渐地有些倦意，先倚到前座的靠背上，两眼朦胧。逸嘉把她揽在怀里，让她睡了。

到了镇里的车站，车上的人渐渐下车，雨娜怎么也唤不醒，喃喃呓语，逸嘉有点急了。司机下了车，车门也没关，不知道车上还有人。

逸嘉忙拿出笔记本电脑，立即打开，一边呼唤雨娜，雨娜伸出手，摸到屏幕，渐渐地，恍惚地，她的手溶入屏幕，接着身体袅娜起来，象烟象云，飘飘荡荡，向屏幕中飞入。逸嘉惊异地看着雨娜飞向电脑，原来雨娜是这样回到电脑里去的，多么神奇，多么美妙。

逸嘉轻唤雨娜，电脑音响发出细细的声音，屏幕上却见不到人，正在这时，车站清洁工来了，问：“都到站了，怎么还不下车？”

逸嘉忙收起电脑，放入背包里，车上空无一人，他有些失魂落魄，怅怅地下了车。走了七八步，他听见清洁工念叨：“神经病，车停了这么久，还不下车，要睡一晚不成？”

他眼睁睁地看着女朋友消溶了，形只影单地走着，这一次看来又要让父母亲失望了。

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山路上都长满了草。大概是近年乡下人大多到南方打工，进出山路的人很少，以至杂草侵路。如今留在乡下的大多是老人与小孩。

远处的白云在层层松林上飘动，近处不时可见几只松鼠在枝上跳跃着，山花上有蜜蜂嗡嗡起舞，数峰间有鸟群飞过，草涧里的泉水琮琤如琴。逸嘉站在山顶的平地上，举头四望，远山连绵，层林如海。故乡的风光真是如画。

走了十几里山路，遇不上几个人。他每次回家，都感觉到孤独，这一次的孤独更加沉重。

前方是一个小小的下坡，逸嘉放慢步伐，可走惯了城市平路的脚，渐渐地不适应山区的地形，一步没有站稳，滑下去好几米，人倒在地上，身上的背包从手臂上飞出去，落到坡下的草丛中。

逸嘉的手掌擦伤，胳膊上也擦着了，他顾不得许多，忙爬起来去捡笔记本电脑。他担心娇弱的笔记本电脑经不得这么一摔，何况雨娜在里面。

他撩开草丛，用脚勾着背包的带子，缓缓地拉过来。他盘腿坐在草上，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电脑屏幕。他心跳地按下电源开关，天哪！电脑摔坏了！电源已经打开，屏幕却没有任何显示。他大声呼唤雨娜，没有任何声音，真的急了，轻轻拍着电脑，继续喊着雨娜的名字，仍没有任何回音。他惊惶之极，笔记本电脑可是雨娜的行宫，如果坏了，她还能不能出来呢？他万念俱灰，双肘支在膝盖上，手掌掩着双眼，伤心之极。

“逸嘉。”一声熟悉的低唤，他惊呆了，这不是雨娜的声音么？他抬头一看，没有人，忽觉得双眼被人捂住了。逸嘉喜出望外，大叫：“雨娜！雨娜！”

雨娜松开手，侧着头在逸嘉的脸上亲了一下，问：“刚才是不是摔了一下？”

逸嘉点点头。雨娜发现他手臂上的擦伤，细细察看，手指在伤口边轻轻挠了挠，问：“疼吗？”

逸嘉说：“有点。”

雨娜在伤口处吻了一下，再用舌头点了点，又问：“还疼吗？”

逸嘉惊奇地说：“痒痒的，不疼了，真奇怪。”

雨娜笑了。逸嘉问：“你刚才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吗？”

雨娜说：“我没有任何感觉，我们那个世界不会因为电脑震动而震动，就象龙宫不会因为大海波浪汹涌而晃动一样。我是看你坐在地上的狼狈样子才想到的。”

逸嘉问：“我的电脑可能坏了，你还能回去吗？”

雨娜说：“电脑没有坏，你再试试。”

逸嘉打开电源，屏幕上立即有亮光闪动。“奇怪，刚才怎么也启动不了。”逸嘉说。

“可能因为摔后电池松动，接触不好，现在没有事了。”

雨娜拉起逸嘉，拍了拍他的前后衣服，替他收起电脑，说：“我们一起回家吧。”——“一起回家？”这一句话让逸嘉一路上的孤独和悲伤全部飞到天外。

逸嘉背着包，牵着雨娜的手，心里暗暗感激。两人在山路上走着，心里十分快乐。

此时已是下午五时，太阳渐渐地向西山落下，山外的青山映着霞光，一片绚丽。雨娜的脸上被霞光抹上红晕，娇妍妩媚，逸嘉几乎不觉得她是一位电脑精灵，全然是人间的佳丽。

逸嘉禁不住动了情，拥抱着雨娜，深情地吻着。他们的四周是青山，白云，霞晖，松林，泉响，鸟鸣，一片自然的静谧。逸嘉与雨娜都沉醉在自然界的怀抱之中。

逸嘉怀抱中的雨娜象一条美人鱼，情到深处，她的身体向下滑，逸嘉放下肩上的背包，一手搂紧雨娜，一手托着她的背，缓缓地把她放在如茵的草地上，继续着一个圆满深入的吻。

逸嘉把手探入雨娜的前胸，雨娜按住他，摇摇头，逸嘉的缓缓地退出，继续吻着她的唇，她的脸上，她的耳朵，顺着她的脖子，停在她的胸部。并把脸贴在雨娜的胸部，听着她的心跳。时间走得太快，太阳已经下山了，红霞更加浓重，苍山更加青碧。

雨娜问：“我们的家还远吗？”

逸嘉一听“我们的家”，心里油然有一股暖意，说：“不远了，这是我们家的后山，下了山，就到家了。”

隐隐地听到山下的狗叫和鸡鸣，还有细微的吆喝声。

逸嘉说：“我们回去吧。”

雨娜笑说：“如果还远着，就快点走，既然现在快到家了，多休息一会。”

他们在山上留连了半个多小时，暮色渐渐漫上来了，逸嘉带着雨娜从家后的小路下来，绕到屋前。

逸嘉指着眼前的几幢砖屋说：“中间两间就是我的家，旁边是我的叔叔与同乡的家。”

逸嘉走在前面，雨娜跟在后面。一进门，逸嘉就喊道：“妈，我回来了。”

里面出来一位六十多的老大妈，打开电灯，高兴地说：“嘉儿回来了，孩子他爸，嘉儿回来了。”隔壁的房间响起开门声，一位老大爷出来了，说：“嘉儿，这次回来，怎么这么晚？”

大妈拍了大爷的胳膊一下，笑得合不拢嘴说：“他这次回来不是一个

人，是两个人。”

逸嘉忙给父母介绍雨娜说：“她是小柳。”

雨娜忙点头致礼说：“大妈，大伯，你们好。”说着，脸上有些娇羞的神情。

大妈借着微弱的电灯光，打量着第一次进家门的儿媳妇，说：“小柳，好，好啊。嘉儿，这一回娘和你爹就放心了。”

逸嘉问：“妈，我寄的钱收到了吗？”

他妈说：“收到了，给你爹寄的胃药也收到了。”

逸嘉带雨娜到里屋去。里屋是逸嘉在家时住的房间，地面是泥疙瘩，墙壁因年久而开缝。窗户大多没有玻璃，用塑料薄膜替代。房间里摆设简单，一铺床，几把木椅，一张书桌，再就是一个乡下常见的大衣柜。让雨娜最不能理解的是屋角上放一个大木桶，里面散发出怪怪的气味，她问逸嘉是什么，逸嘉不好意思地说，乡下条件差，那是晚上小使用的。雨娜一笑，也就不问了。

雨娜对逸嘉家的厨房最有兴趣。厨房的屋梁黑黑的，锅盖、水桶、舀水的勺子甚至小饭勺，全是木做的。灶台弯弯象月牙儿，有三个灶眼，下面烧着柴火，锅子挂在灶眼前，灶眼上炒着菜。平时炒菜烧火全是逸嘉妈一个人。干柴燃烧时噼噼啪啪地响，房屋里飘浮着米香、菜香与柴火的烟味。最有趣的是逸嘉拿着竹做的吹火筒，坐在小矮凳上对着灶中火堆一吹，火势轰地一下，张旺多了，一阵火星向上飞，象烟花飞散。雨娜笑着拿过吹火筒，也试着吹了吹，说挺有趣的。火光映着雨娜，她的唇更加鲜妍，她的眼睛更加明亮，秀发也闪动着诱人的光泽，连她的笑容也染成微红。她整个脸庞比涂什么胭脂都美丽，她身后被火光映在墙上的身影娟美动人。只是她的影子时隐时现，逸嘉想也许因为雨娜是一个精灵的缘故吧。

逸嘉坐在雨娜的身旁问：“如果我们生活这样的环境，你习惯么？”

雨娜拿着几根干柴放进灶洞里，说：“应当没有问题，只要与你在一起。——你上大学前，就一直住在这间房里？”

逸嘉说：“是的，一直住在这里，以前没有电灯，用桐油点灯，把我的眼睛弄成近视了。”

雨娜说：“我真想不到你家里这么苦，而你却这么有出息。”

逸嘉说：“出息谈不上，家里苦是苦一点，人在苦中不知苦。”

雨娜点头说：“有道理。不过，这里的环境安静，空气好清新，如果生活条件改善了一些，不失为一个好地方。”

逸嘉的妈炒着菜，问：“小柳姑娘，我们农村条件差，家里穷，不比你们城里，你不习惯吧？”

雨娜笑说：“挺习惯的，我觉得我们家挺好的。”

大概逸嘉的妈没有想到未来的媳妇有这么好，家里这么穷，什么都没有，脸上好象总有些愧色，对雨娜说话时，神态与语气都非常谦卑。雨娜似乎看出逸嘉妈这种心情，脸上总有着非常快乐的笑容，说话时总要说“我们家”。

逸嘉妈背过身多次用围裙擦眼睛，不知是因为柴灰进了眼睛，还是为雨娜的话感动流泪。

逸嘉妈对逸嘉说：“嘉儿，请小柳到房里坐，这里柴灰多。”逸嘉就拉着雨娜出来了。两人坐在逸嘉过去的卧房里说话，正说着，逸嘉爸进来了，请他们到堂屋吃饭。逸嘉妈手艺好，一会儿做出了几个菜，用乡下常用的大海碗堆放着，让人格外有胃口。逸嘉的爸把逸嘉的叔叔也请来一起吃晚饭。

逸嘉给雨娜盛了一点饭，问她菜吃得习惯么？雨娜说，菜的味道非常好。逸嘉有些饿了，大口吃饭，大把吃菜，雨娜的樱桃小嘴非常精巧地动着，吃得很少。

逸嘉妈心细，问：“柳姑娘，饭菜不太习惯吧？”

雨娜说：“挺好吃的。”

逸嘉妈说：“那就多吃一点。”拿起调羹给雨娜装了一调羹肉片，雨娜看着逸嘉笑。逸嘉妈一走开，雨娜立即拨给逸嘉吃。

逸嘉知道雨娜是吃不了多少饭菜的，她只要饿了，回到电脑里就行了。自己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竟是一位来自电脑的小姐，如果把雨娜的来历说出来，对父母来说，比天方夜谭更天方夜谭。

饭后，休息一会，逸嘉的妈烧了水，让他们洗澡。雨娜清凉无汗，根本不用洗澡。逸嘉还是请她象征性地洗了。洗澡的地方是猪栏隔壁的一间茅房，前面是一方池塘，好象听见鱼儿惊浪，猪不时地哼哼叫，踩着稻草窸窣窣地响。雨娜有些心惊，她让逸嘉站在柴门外守着，担心猪跳出栏来。柴门非常破旧，开了缝，虽然电灯极为昏暗，可逸嘉还是

隐约窥见雨娜洗浴时美丽的身影。

天上有几颗星，夜风轻拂，草里的虫断续地轻吟。

逸嘉站在屋檐下的青石板上，守着门，不时地偷窥一下雨娜。一个数字时代美丽的精灵，竟跟着他回家远离数字时代的地方，现在就在这间土坯屋内洗澡，而旁边是养着几头猪的猪圈，这是怎么的一种有趣的情境呢？

雨娜很快地洗完了澡，穿衣出来，妖媚地笑问：“你偷看了几眼？”

一句话让逸嘉的脸立即红了起来。雨娜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说：“这不过是人之常情，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逸嘉感激地抱着雨娜，在屋檐下吻着，手抚着她浴后软腻清香的肌肤。

逸嘉妈提着一桶水来了，唤逸嘉洗澡，两人忙分开。逸嘉洗了澡后，与雨娜到屋前休息。

屋前是一屋黑黝黝的杉树林，两边是山，林子前方是一片田，左边有水塘。几只萤火虫儿从池塘那边飞来，在杉树林间闪动。隐隐地可以听到狗叫，也可以听到两边山上小动物在草木间窜动的声音。天上偶尔可以看到流星在飞动。

雨娜说：“这里这么安静？听不到一点喧闹，好象远离尘世似的。”

逸嘉说：“是啊，这里远离尘世，仿佛我们不是现代人。真有点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

雨娜说：“你从小在这里长大，有什么感觉？”

逸嘉说：“有一种长在井里的感觉，我读小学时，从没有出远门，总是想，山外面是什么，一定要走出大山，走得远远的。”

雨娜说：“有志气。”

他们走过屋前的杉林，看见一块空旷的地上有一株遮蔽星月的大樟树，草里飞出几点萤火虫，一闪一闪，消失在山上的松林中。逸嘉拉着雨娜，坐在大樟树根上。

夜气凉沁肌肤，逸嘉搂着雨娜的肩，雨娜的头侧在逸嘉的肩上。

逸嘉说：“我小时候，经常坐在这里听大人们讲故事，有一个樟树精的故事，我印象最深。”

雨娜问：“你还记得？说说吧。”

逸嘉说：“古代有一个姓陆的书生，晚上赶路，天突然下起大雨，那

时这附近没有房屋，他就在这树下避雨。雨太大了，很快就透过树叶落了下来，天上又闪电打雷，这位书生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忽觉得头上没有雨了，回头一看，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微笑着打着油纸伞站在他的身后。书生又惊又喜，连声说谢谢。女子说，她家在前面不远，请书生到她家中避雨，她说这树下有雷击。话未说完，一道闪电，从天落下，女子忙把书生推出树荫，闪电劈到树下，只见落叶纷纷飘落，一条大树枝被雷击断。书生也被震昏在地。在雨晴后，到树下看一看，没有看见那女子，只有一条断树枝。书生知道她是善良的樟树精，为了感谢她，他守在树前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第二天晚上，书生发现那位女子向他走来，一只手提着东西，另一只手却看不见了。她带来了食物给书生吃，书生要带她走，她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渐渐地消失在夜色中。书生后来做了官，告老回乡后，把这株樟树附近的地都买下，围着樟树起了一座院子，老一辈的人还看见院子的遗迹，房子叫陆生堂。那个时候就有人偶尔看见一位青衣女子在陆生堂中出入，书生一生没有结婚。书生死后，陆生堂渐渐荒废，那独臂女子再也没有出来。”

雨娜听得入神，问：“是不是樟树精也死了？”

逸嘉说：“可能不会，樟树可以活上千多年呢。”

雨娜问：“那她哪去了？”

逸嘉说：“可能还在树里面，只是多情的陆生走了，她不想再出来了。”

雨娜有些伤感地说：“情太多，债也多。我如果是一个树精就好了，我的生命能够足够陪你走完一生。”

逸嘉听了心惊不已，忙抱住雨娜说：“别这样想，你这样也非常好，我是爱你的，永远爱你，我不应当给你讲这个故事。”

雨娜强作笑脸说：“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我不能更久地陪你。”

逸嘉也预感到什么，因为电脑的寿命不能跟樟树相比，他安慰雨娜说：“只要我们心心相印，哪怕相处一天也是好的。”

雨娜担心自己的伤感传染给逸嘉，就笑了笑说：“你说得好，哪怕相处一天也是好的，何况我们相处远远不止是一天。”

夜渐渐深了，晚风凉意透衣，滋生的夜露在草尖上闪烁着。逸嘉怕雨娜太触景生情，又怕她凉着，就牵着雨娜的手，一起踏着月光回来。

雨娜仿佛听见什么声音，蓦然回首，凝视着大樟树。逸嘉顺着她的

目光看过去，月光下只有大樟树的浓荫，其他什么也没有。

雨娜惊叫起来：“逸嘉，我看见她了！看见了！”

逸嘉惊问：“你看见什么？”

雨娜指着大樟树说：“你说的那位女子，她刚才笑着朝我挥了挥右手，左衣袖空空的，就是她，我看清了！”

逸嘉问：“人呢？”

雨娜说：“她出现一会，就消失在树荫下。”

逸嘉知道樟树精仍然没有离开。是不是因为雨娜也是一个精灵，樟树精向雨娜表达一种来自精神天国的祝福呢？

逸嘉相信在这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精魂，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而已。

他们回来后，乡下的晚上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睡觉倒是一种省钱的娱乐方式。

逸嘉妈说，准备了两床被子，问他们怎么睡。逸嘉说雨娜睡他的床，他睡在另一间里屋的床上。另一间里屋与父母睡的房间隔一间堂屋，却与雨娜睡的房间相连。逸嘉妈没有联想到什么，说被子不够，还有，就出去了。

逸嘉等雨娜上了床，就到那一间里屋睡了。雨娜望一眼黑黑的窗外，又隐隐听到山上传来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声音，有些害怕，就轻唤：“逸嘉，睡了么？”

逸嘉说：“没有，你快睡吧，明天我带你到山上玩去。”

雨娜说：“我有点害怕。”

逸嘉说：“怎么办？要不要我过来？”

雨娜说：“过来吧。”

逸嘉就过来，钻到雨娜温暖的被子里，偎着她，一起悄悄说着话。逸嘉说：“我在这房间里孤独地度过了十几年，今晚是我最幸福的一晚，这种感觉让我终生难忘。”

雨娜说：“我也是，比在电脑里感觉好多了。电脑里冷清清的，又没有人陪我。”

逸嘉与雨娜亲吻着。他的手轻抚着她的全身。雨娜舒展着身体，象一朵半开的白玉兰花，散发着生命的芬芳与性灵的诱惑。雨娜仿佛变成一条游在水中的鱼，舒适，自在，快乐。逸嘉轻轻地褪下雨娜薄薄的内

衣，雨娜闭着眼睛，手象藤蔓似的绕着逸嘉的腰。当雨娜完全是一条赤裸的鱼的时候，逸嘉也变成了另一条鱼，一起游在温柔的波浪里。两条快乐的鱼，相互间用温暖表达抚慰。

两条鱼游过激情的水域，仍相互拥抱着，亲吻着，享受深夜里悸动后的恬静。

逸嘉说：“雨娜，你完全是我的了。”

雨娜把头倚在逸嘉的怀中，笑而不语。她沁人的肌香仿佛一条通向幸福之家的归路。

逸嘉问：“雨娜，我还是弄不明白你那里的世界，你再说说好么？”

雨娜说：“我那里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不一样，你如果到了我那里，你不一定看得见雨娜了，在那里，我并不是经常以一个美丽女孩的样子出现呀。我想樟树精的世界也与你们的世界不同。”

逸嘉问：“你在你们那里，你经常是什么样子？”

雨娜说：“在我们那里，我们更象一种流动的精神，就象电脑运行时传输的比特。”

逸嘉很吃惊地问：“是吗？那里是做什么的呢？”

雨娜说：“逸嘉，我现在告诉你吧，每一台电脑里都有一个电脑的灵魂，主持着这台电脑，直到电脑某一种配件报废，电脑的灵魂就消失了。如果几种配件更换了，电脑的灵魂将再生。我在你的电脑里，听从精神世界里最高的意志。”

逸嘉说：“是不是索慈妈妈？”

雨娜说：“是的，是她，她掌握着流动在电脑空间所有数字灵魂的生死与前途。”

逸嘉问：“那你们做什么呢？”

雨娜弯着一只手臂，让逸嘉枕着，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庞说：“逸嘉，我记得在一封信里告诉你了，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告诉你吧，我们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永远地引诱电脑的主人沉溺于电脑，沉溺于电脑网络，让电脑主人把金钱、时间、感情、健康全消耗在里面，直至耗尽他们的一生光阴。”

逸嘉想起她有一封信里谈了这件事，实在不相信自己身边的可人儿竟是引诱自己的电脑精魂，他问：“雨娜，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雨娜说：“我开始时还执行了索慈妈妈的指令，在你买了电脑后一段

时间，不停地引诱你，我发现你渐渐地消瘦，完全沉迷在电脑里，你不会恋爱，不会生活，不知道人情世故，你的生活，除了上班玩电脑，下班也是玩电脑，我真不忍心你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试着从电脑里下来，我竟成功了。因为不是每一个精灵都能成功的。”

逸嘉问：“那你真是女孩子么？电脑精灵都是女孩子么？”

雨娜说：“不全是，如果电脑主人是男性，电脑精灵就会是女性；相反也是这样。”

逸嘉问：“你能不能不回去了？”

雨娜说：“不行的，我们的生命非常短，就是一台电脑的寿命，常常是七八年，最多就是十几年，如果一些部件一两年就坏了，电脑精魂死后又会重生了，但不再是以前的那一个。”

逸嘉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他觉得自己对雨娜的爱，象是对烟花的爱，至多象是对彩虹的爱，对春天的花的爱。她那么让人着迷，却那么容易消逝。

逸嘉紧紧地抱着雨娜说：“雨娜，我不希望你离开我，我要与你结婚！”

雨娜却异常地平静，说：“霁月难逢，彩云易散。逸嘉，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痴情，真的，现代人还会痴情么？我本来只是想安慰你，教你学会生活，可……”

逸嘉说：“雨娜，我现在真的无法离开你，嫁给我，哪怕是一年。”

雨娜流泪了，她说：“我可能活不到一年了。”

逸嘉一听，惊惧地说：“不，不，你这么健康，你至少可以活十年。”

雨娜说：“你不知道，如果我不从电脑上下来，我完全可以生活十年，但我从电脑上一下来，就决定我折旧五年。现在我也爱着你……又折去五年。”

逸嘉感到自己犯了无法弥补的错，他恨自己说：“都是我的错，雨娜，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逸嘉满眼泪水。

雨娜却笑了，说：“不是你害的，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谁也没有害我。我喜欢这样，我想通了，与其做一个无影无踪的电脑精灵，毫无意义地生存十多年，还不如以人的姿态痛快地活一天。因此，我非常满足。”

她轻轻地擦去逸嘉的泪水，安慰着他说：“你让我感觉到做人真好。假如有来生，我能成为一个女人，那有多好。我仍会这样爱你，你会这样爱我么？”

逸嘉说：“我会的，我一定会爱你，我甚至连长相与你相近的女孩子，我都可能会喜欢上她。”

雨娜说：“是吗？这样很好。我真希望你还能爱上长相与我相近的女孩子。”

雨娜轻轻拍着逸嘉的背，就象哄婴儿睡觉，逸嘉的激情又萌动了，他真不想让自己深爱的雨娜转瞬即逝。他不停地抚摸着雨娜，幸福地感受着与雨娜在一起的好时光。他从来没有抚摸过其他女孩，不知道雨娜的身体与其他女孩的身体是不是一样，难道她的细腻的肌肤下面是电脑构件？他不自觉地在雨娜的肋骨上摸了摸，在肚皮上按了按，并没有觉得异样。雨娜扭动身体笑说：“做什么？让我痒痒的。”

逸嘉傻乎乎地说：“我想摸摸你身体里面是不是与电脑一样。”

雨娜笑说：“傻瓜，我现在与其他女孩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回到电脑里，我的样子才与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不同。”

逸嘉继续抚摸着，轻轻地问：“雨娜，难道你的身体真的不是电脑配件做的？”

雨娜说：“真的不是。”

逸嘉调皮地把手向下移，雨娜弯着腿，双手护着说：“我的身体真的不是电脑配件做的。”

逸嘉笑着，在雨娜的耳边轻轻说：“不对吧？难道你的机箱下面不是软驱吗？”

雨娜大笑起来，然后正经地说：“逸嘉，你现在开这个玩笑我不生气，但以后你可不要不分场合开这种玩笑。”

逸嘉说：“那是当然了，有的玩笑可与父母开，有的玩笑可与兄弟开，有的玩笑可与朋友开，唯独这一种玩笑嘛……只能在我们之间开，好象也只适合这个时候，对吗？”

雨娜点点头说：“你越发长进了，说话能分清场合了。——我也开一句玩笑，你会介意么？”

逸嘉十分好奇，忙说：“你说你说，我绝对不会怪你，你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

雨娜有些犹豫，不停地笑，欲言还休。逸嘉天性好奇，最受不了别人只说一半的话，一个劲儿地催雨娜快说。

雨娜想了一想，还是觉得不说为好，却捺不住逸嘉孩子似的催逼，于是轻轻地说：“我说……我……我说了，”说时不停地笑：“我说你也象电脑呀，你……你现在不也变成硬件了吗？”

逸嘉笑了起来，雨娜意想不到的戏谑，让他有一种既亲密无间又趣味奇特的快乐，同时点燃了他的激情。逸嘉在雨娜的脸上吻了一下，附在她耳边轻轻说：“雨娜，我上来了，让我们再……”

雨娜微笑着，没有做声。逸嘉笑问：“雨娜，你的声卡坏了？”

雨娜笑问：“电脑专家，你的电脑停机了？”

六时多，逸嘉听到他妈做家务窸窣窣窣的声音，忙穿衣下床了。不久，雨娜也起来了，一起到屋前活动。

晨光从屋前的林中透过来，树间的鸟鸣，村墟的鸡声与狗叫声，农民从塘边挑水去浇菜扁担吱吱亚亚声，交织成乡间的序曲。逸嘉与雨娜走过屋前的杉树林，看到远处一层层的田，初长的浅浅的草籽象给泥土染上一层汁绿，色彩浸润着湿意，空气里好象有泥土的气息和丰收后的稻香。远村蒙蒙，山岚如梦，平林如烟。

雨娜看着村景，竟惊叹起来了，说：“我想起了陶潜的诗。”

逸嘉问：“陶潜是谁？”

“陶渊明呀。”

“哦，听过听过，想起他的哪一句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还想起‘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诗写得真美。”逸嘉似懂非懂，觉得此时的雨娜美丽极了，心中赞叹不已，因问：“你怎么知道这么多陶渊明的诗？”

雨娜痴痴地说：“我在电脑里清闲时，就看看网络上白鹿书院和黄金书屋里的大量藏书呀，我最喜欢古诗了，背了好多，可惜你不喜欢。”

逸嘉傻乎乎地点头说：“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唐诗。”

雨娜微笑，挽着逸嘉的胳膊，轻轻地说：“能到乡下看看村景，有时觉得是一种奢侈的事。”

逸嘉虽然没有看过陶诗，却理解雨娜此时幽独的诗心，陪着她在路

边徜徉，也不先说话，怕惊破雨娜沉醉的心境。

远远地见一个人挑着东西走来，从他们前面经过时，看着逸嘉，那人说：“逸嘉，什么时候回来的？”

逸嘉看清了，他是同村的老黄，大概去赶集。逸嘉说：“昨天下午回来的。”

“那一位是你的未婚妻吧。”

逸嘉笑着，微微点点头。雨娜看着老黄笑着。老黄没有说话，微笑着伸了一个大拇指。

早饭后，有几个同乡来逸嘉的家，借口经过这里，其实是来看看逸嘉这个乡下娃带回的城里的未婚妻，因为这是乡下第一回的新鲜事。逸嘉的父母很高兴，忙着倒茶装盘。这些同乡走后，又有人来借农具，无非是借口看一看城里的姑娘是什么样，他们看了，都觉得象看到电影里面的小姐到了电影外面来了，一传十，十传百，一天之间，全村都知道考上大学的林逸嘉带回了一个漂亮的未婚妻。

逸嘉不喜欢应酬，就带着雨娜从后山上去，一起看乡下风光。

逸嘉记得后山不远处有竹林，就与雨娜来到竹林。绿竹摇影，空山滴翠。逸嘉拿出小刀，在竹上刻着一行字：我爱雨娜。逸嘉说，竹子长大后，他刻的爱字也会长大，字更清楚，永不磨灭。雨娜的手摩挲着竹上的字，非常开心。

逸嘉带着雨娜看尽山中的风光。将近中午，雨娜说身体无力，逸嘉忙带着她回来了。他知道，雨娜离开电脑世界太久了，立即打开笔记本电脑，雨娜飘飘然地溶进去。

吃中午饭时，逸嘉的妈来唤他们吃饭，不见雨娜。逸嘉不知道如何解释，就说雨娜在后山玩，一会就下来。他娘让逸嘉把雨娜带回来，不要让她一个人在外面。逸嘉草草吃了饭，说雨娜在山上看书，她从来没有来过乡下，有点好奇，把一碗饭带到山上去。他的父母就信了他。逸嘉背上电脑，父母问背着什么，他说是雨娜喜欢看的书。他的父母就不再问了。

到了山上，逸嘉打开电脑，呼唤雨娜，雨娜没有回声。过一会，听到雨娜的叹息声，似乎象是呻吟声，让逸嘉伤心莫名，痴痴地看着电脑屏幕。

如果雨娜不能出来，他如何把这一切告诉父母亲呢？全村的人也一定以为雨娜失踪了，都会到山上来找，那该怎么办呢？

两个小时后，电脑里传来雨娜的声音，她微弱地说：“逸嘉，我……病了，我要回去……要回去了。”

逸嘉说：“你能出来么？”

只见雨娜袅袅地从电脑里飘出来，恹恹地卧在草地上，浑身娇软无力。逸嘉问：“好一些了么？”

雨娜闭着眼睛，恍恍惚惚，喃喃地说：“没有……好，我……我要回去，你这台笔记本里的电脑精灵不友好，不欢迎我多住。”

逸嘉一听，非常气恼，拍打着笔记本电脑说：“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电脑是我的，雨娜是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要砸碎电脑。”

雨娜按住逸嘉的手说：“不怪她，别拍了，她也听不见，不会理你。——这可是你的贵重物品。”

逸嘉说：“再贵重，也不及你万分之一。”

山下传来逸嘉妈的声音，她在下面喊道：“逸嘉，小柳，你们快回来吧，有人来看你们了。”

逸嘉问：“雨娜，你能站起来么？我们下山吧，你好好休息一下。”

逸嘉扶着雨娜站起来，逸嘉的妈上山来了，看见这个情形，忙问：“小柳怎么了？”

逸嘉说：“她不舒服，我扶她下山。”

好不容易到了家里，家里来了几个同乡，也是慕名来看逸嘉与雨娜的。逸嘉没有心思与他们多说话，把雨娜送到卧室，让她躺好，关上门，让他娘去招待同乡。

雨娜说：“我想回去。”

逸嘉问：“是不是回到我那台电脑里？”

雨娜说：“是的，我不行了，我的体能非常微弱，我支持不了多久了。”

逸嘉说：“明天就走？”

雨娜说：“不，下午就走。”

逸嘉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对雨娜那一个陌生世界感觉无限茫然与惊惶。他告诉父母，说雨娜生病了，要立即回城里去，本来还想去探望两位嫁出去的姐姐。

他父母说，如果病了，赶快到城里看病，病好后再来。他们执意要

送逸嘉与雨娜。逸嘉不想让父母亲送，他希望雨娜临时回到笔记本电脑里，一个人走山路能快一些。

收拾一下后，逸嘉扶着昏昏欲睡的雨娜一起上路。他的父母执意送了他们走了好长一段山路。雨娜微弱地说：“大伯，大妈，你们不要送了，我能走的。”

逸嘉的父母又送了一程，逸嘉多次让父母留步，他父母才立住脚步，目送两人下山。

走出逸嘉父母的视线，逸嘉立即打开电脑，雨娜飘飘然象一道影子，在屏幕前消失。逸嘉拍着笔记本电脑，对这台电脑里的精灵说：“请你照顾好雨娜。”

收好笔记本电脑，他急匆匆地赶路，赶上小镇里最后一班车。到县城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的车，终于踏上回城的路。

一下火车，逸嘉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家里，匆匆打开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一道蓝光从笔记本电脑屏幕中飞出，在空中闪动一下，飘飘摇摇，袅袅娜娜，逸嘉在恍恍惚惚之中，看见雨娜站立不住，容颜憔悴，逸嘉忙抱住她，轻轻说：“雨娜，雨娜，我在这里，你好些了吗？”

雨娜微微地睁开眼睛，含着笑，深情地凝视逸嘉。逸嘉扶她坐到沙发上，让雨娜枕着他的双腿。雨娜一只手揽着逸嘉的脖子，摇摇头说：“逸嘉……我不行了，我……快要消失了，我非常舍不得你。”

逸嘉惊慌地说：“不会的！不会的！雨娜，你会好的，你不会消失的，不会的！”

雨娜微笑着，微弱地说：“如果我还有些时间，我会极力让你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更优秀，现在不行了。逸嘉，你还不知道女孩子的心，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我就直接告诉你吧——”

逸嘉流泪点点头，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挽留雨娜，问：“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雨娜抚着逸嘉的脸庞说：“谢谢，不用送了，他们治不好我的病。——逸嘉，你答应我，你要对你将来爱上的女孩子好。”

逸嘉说：“我只爱你，我不可能再爱别的女孩。”

雨娜摇摇头说：“不，你答应我，你将来爱上一个女孩，要永远对她好。”

逸嘉不想让雨娜为难，点点头说：“好，我答应你。”

雨娜说：“女孩的心非常细腻，你不能再懵懵懂懂的，你要学会主动关心她，甚至是讨好她。要学会适当说些好话，要记得在恰当的时候，送些精致的礼物给她。她与你说话时，你要用心听，不要分心，不然，她会觉得你不在乎。女孩子天生心软，有同情心，有时候你装可怜，她会格外地关注你。还有，女孩常常会不自觉地关怀勇敢的失败者。但女孩一般不喜欢懦弱者、胆小者，更不喜欢低三下四毫无原则地追求她的人。有时候她会无缘无故地生气，你就要适时地哄她，一句说了几百遍的赞美的话，她听了都高兴，谁叫她是女孩子呀。”她说着，微微地笑着，眼中充满对逸嘉的关怀与期望。

逸嘉说：“雨娜，你的话我会全部记住，一定会做好。”可他心里想，雨娜所说的她是不会存在的，雨娜如果要走，逸嘉不会爱上其他女孩。

雨娜抹去逸嘉流出的泪水说：“这么大了，还哭？”

逸嘉深深地呼吸一下说：“雨娜，你走了，我……我不知道怎么办，谁来帮助我？”

雨娜说：“逸嘉，会有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女孩子出现，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逸嘉说：“不，不，雨娜，我只要你。”

雨娜说：“我想陪你一生，可是不行，我的身体现在非常脆弱，真的，——你想知道在郊游时，我许的愿？”

逸嘉点点头。雨娜微笑着说：“那一个愿是为你许的，就是让你将来一定能找到一个如意的女孩做妻子。”

逸嘉摇摇头说：“如果你走了，我永远也找不到如意的妻子，而且我也不想找，我只爱你。”

雨娜轻抚着逸嘉的脸，说：“傻瓜，你会满意的，真的。——不是说弘法寺的菩萨和签很灵么？能告诉我吗？那天你许了一个什么愿？”

逸嘉泪光又闪动起来，他说：“我许了一个你一定会嫁给我的愿。”

雨娜笑了，深情地看着逸嘉说：“扶我起来吧。”

逸嘉把雨娜扶了起来，雨娜的脸上渐渐地妍丽如花，眼睛变得非常清澈明净，头发也有着光泽，身上散出淡淡的肌香。逸嘉睁着惊奇的眼睛，他看见此时的雨娜美丽绝伦。

雨娜说：“逸嘉，我不行了……”

逸嘉顿时感到一股悲情的巨浪向他卷来，整个身体仿佛在巨浪的冲

击下坍塌，感觉在绝望中麻木。他抓住雨娜，拉过来，一把抱住她，不让她就这样消失。雨娜的手灼热之极，逸嘉甚至感受到她全身散出要燃烧的高温。逸嘉吻着雨娜的脸、额头和唇，雨娜的灼热让逸嘉都要燃烧起来。逸嘉幻想着他的吻能留住雨娜。

一会儿，雨娜象一团快燃烧尽的火焰，气息微微。雨娜在逸嘉的怀抱中极力挣脱，走几步，飘然转身，两眼朦胧，情思恍惚，向逸嘉挥着手，风姿无限。她一步步退向电脑房。逸嘉预想到什么了，心中一阵绝望的绞痛，倏地站起来，无意识地发出一声带着哭声的嘶喊——“雨娜，雨娜！……”他想再次抓住雨娜无力的手。

雨娜整个身体象一缕轻烟，倏忽飘进了电脑房的门，逸嘉听到微微一声叹息，他跑进了电脑房，雨娜不见了，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什么动静。逸嘉都急出眼泪来了，雨娜就这样走了么？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大声呼唤着：“雨娜，让我再看看你，你为什么要走？为什么？”

电脑音响里传来雨娜极为微弱的声音，她说：“逸嘉，我不行了，我要走了，永远地走了。”

逸嘉泪流满面，嘶喊着说：“不！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雨娜气息微弱，缓缓地说：“逸嘉，你不要难过。我知道这一天会很快地到来。我们曾经愉快地生活过好些日子，你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一些了，知道了什么是恋爱，什么是思念，什么是生活，还开始交朋友了，还学会了做饭菜，用洗衣机，你的房间也象个样了……这些让我非常安慰。我想，我想做的，大致上做到了，如果时间多一些，我也许会做得更好，你说呢？”

“我虽然不能再陪伴你了，但总会有一个女孩子将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自从你买了电脑后，我就是属于你的电脑精灵，并不是所有的电脑的精灵都会喜欢电脑的主人，更多的是没有情感，没有生命，他们只是一堆不成形的概念，他们只知道引诱电脑的主人，让他们把时间、金钱、情感全部投入在电脑与网络上。”

“我曾经引诱过你，让你更加沉迷电脑与网络。后来，我发现你很勤奋，又很有天才，心地也非常善良，感情单纯，我决定做一个能帮助你精灵，改变你，改变你的内向性格，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丰富你的情感世界……也许我应当做得更好，但后来我也不自觉深深地陷入其间，真正地爱上了你……”

逸嘉急切地呼唤着：“雨娜！雨娜！你别走！别走！我好想你，你还能出来一次吗？让我再拥抱你一次吧，我爱你！我爱你！”

雨娜说：“我本来想与你保持适当的情感距离，这会让我们相处更长的时间，可感情的事，身不由己，既然爱过，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

逸嘉说：“是我害了你，是我不好。”

雨娜说：“不是，是我愿意的，我乐意，我不想平淡地做一个电脑的精灵，我更向往做一个女孩，一个女人。”

显示器上出现一些条纹和毫无规则的字符，而且骤然暗了许多。雨娜气若游丝。逸嘉摇着电脑显示器，流着泪，两眼惊惶，说：“雨娜，我爱你！没有人能替代你！”

一会儿，条纹与字符慢慢地消失了，显示器又亮了一些，电脑音响里发出雨娜微弱的声音：“逸嘉……我……我真的留不住自己了，真的……逸嘉……逸嘉……告别了……我……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在你的身旁……被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消失……”

她还未说完，屏幕又开始闪动，颜色变黄了，不久，显示器出现一行行直线和一些怪字符，渐渐占满整个屏幕。

逸嘉不知道电脑出现什么故障，他不停地呼喊“雨娜，雨娜”，电脑屏幕又渐渐恢复正常了，线条与怪字符没有了，整个屏幕上出现雨娜美丽而憔悴的脸庞。逸嘉抓住显示器的外缘，大呼：“雨娜，雨娜，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雨娜轻微地说：“我知道……我们没有结果，这一天……总会来的。我也爱你，可……可因为我爱你，会让我更快地离开你，这真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我一点也不后悔，真的……不后悔。逸嘉……你保重，——你……你知道……汉武帝……与……李夫人……之间的故事么？……”

逸嘉茫然地看着屏幕，什么表情也没有。雨娜笑了，她的气息越来越微弱：“要注意身体，逸 - 嘉 - 我 - 要 - 走 - 了，告……别……了……再 - 见……再 - 见……”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以至全然听不见了。

逸嘉睁大眼睛，凝视着雨娜的脸。那些干扰电脑屏幕的线条又出来了，颜色也变了，怪字符占据雨娜的脸部，而雨娜的脸渐渐地褪色，慢慢地褪去她脸上桃花般的颜色，最后，她的脸变成了一张黑白相片，美丽之极，经典之极。她极度虚弱地翕忽着娇唇，十分艰难，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笑着，美丽的眼睛眨动一下，明亮地闪烁，仿佛她要永远记住电脑外逸嘉的形容。

屏幕慢慢地、慢慢地淡了下来。雨娜轻轻地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下，流出一颗钻石般璀璨的泪。

屏幕上的线条慢慢地占满整个屏幕，颜色变得十分黯淡，雨娜的形容渐渐地淡了、淡了，一会儿后，逸嘉再也看不见任何影像，听不见任何声音。雨娜消失了，而且永远地消失了……

他大声呼唤雨娜，没有回应，他移动鼠标，胡乱点击，电脑好象并没有死机。他没有办法，寄希望于重启。电脑重启时，屏幕渐渐地亮了，整个屏幕仍是一排排线条和字符，什么内容也看不见，但硬盘在运行，指示灯也没有停止。

他第三次重启电脑，这个现象仍然存在。他知道，电脑出现硬件故障。

他打电话给买电脑的公司，电脑公司猜测是显卡出现故障。逸嘉立即打开机箱，拔出显卡，温度极高，却看不出烧坏的痕迹。他拿着显卡到电脑城那家购买电脑的公司。电脑公司试了一下，也出现整个屏幕都是线条和字符的情形。电脑公司的人说，显卡坏了。看了保修单，一年保修期未到，同意给他换一块新卡。

逸嘉知道无法给他们说电脑精灵雨娜的故事。这一块显卡曾是雨娜精神的家园，不能用这块显卡换成新的，他想永远保存。电脑公司说，可以免费换，如果旧卡自己想留着，就得再买一块新卡。逸嘉决定买一块同品牌同型号的新显卡，公司只是更优惠一些。逸嘉拿着新卡出门时，电脑公司的人不禁摇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在想，林逸嘉一定是一位深度的电脑发烧友，对自己用过的电脑配件情有独钟。

逸嘉急匆匆地赶回家里，换上新显卡，显示的图像正常了。他换上旧卡，故障依旧，他确信那块显卡已坏。雨娜现在怎么样了？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还是困在显卡里不能出来呢？

他换上新卡，不停地呼唤雨娜，没有任何响应。

他泪流满面，愣愣地坐在椅子上。突然电脑音响里发出优美的声音，他心中一惊，以为雨娜来了，片时后，他才意识到这象是电子邮件的声音。他忙着打开邮件，

逸嘉，你好。

这封信我早就写好了，我以为要晚一些时间发给你，可现在我不得不发给你了。因为，我已经过早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用尽了电脑精灵的一生。

你原本不会生活，每日沉溺在电脑与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根本不知道做一个真实的人的乐趣。我不再忍心引诱你更加沉溺于虚拟世界，于是反抗着来自数字世界最高的指令。

我只是想帮助你热爱生活，学会生活而已。可后来发现，在你爱上我之后，我也爱上你了。你要知道，这是没有结果的情感，也是让我致命的地方。因为电脑精灵不能有情感，正如一句唐诗所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不仅仅会很快老去，而且会很快死去。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用死的结局，来换取与你相爱的那些有限的好日子。

我知道你深深地爱着我。当我最初决定不再引诱你时，我担心你会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现在看来担心不是多余的，因此，在我第一次从电脑上下线之前，我曾经想过，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在你面前出现呢？于是，我在网络空间寻找着。有一天，在你们城市的某一个网吧的角落里，我透过一台台电脑屏幕，发现一个漂亮女孩，她叫雨娜，二十一岁，幼师学校毕业，在小太阳幼儿园当老师。我估计你会喜欢她美丽的样子，就以她的形容寄托我的精魂。当你看到我，并喜欢上我的时候，我放心了，你也一定会喜欢她，在外表上，我与她几乎没有两样。

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还没有男朋友，过去也许有过，现在有好几个优秀的男孩在追她呢。我相信，今天的逸嘉，已不是过去的只会玩电脑与网络的逸嘉了，你要加入追雨娜的行列，成为一个胜利者。电脑世界之外，还会有一个更大更美的世界！

逸嘉，记住我的七句话——

第一，永远不要在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前说你与另一个女孩子如何如何。

第二，我走后，你心中的雨娜应当是她，而不能再记起我，更不能一见到她就告诉她电脑里曾经有一个雨娜。

第三，你要记得随时赞美女孩子，只有赞美，才能让她们

拥有骄傲和美丽。

第四，纸张邮件可能会衰退，可情书永远不会消失，在 e-mail 流行的今天，情书流行在最前沿，你不要忘记这一招哟。

第五，学会关心她，也要学会在她面前适应表现自己。

第六，我还告诉你一个绝招，适应对她说些假话，说些没有恶意的假话，可要掌握分寸哟。

第七，我再透露一个我们女孩子的秘密，有时我们生气或拒绝是假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了，我们倒会真生气和不高兴呢，你知道分辨吗？可爱的傻瓜。

逸嘉，忘记我，永远忘记我吧，请你永远记住她，爱她。

我要走了，要走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再回来了。我现在已经无法与你说话，能与你交流的只有这一封信。你会记住这些吗？如果你忽略了这些，现实中的雨娜将永远会忽略你哟。

她的电子邮箱是：yuna@china.net，她的 OICQ 为：99669798，你一定会找到她的。你已经爱上她了，不是吗？她却不知道你，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你^_^

假若有一天，你与雨娜相识并深深地相爱着，我也许就象一朵白云，在你们的上方飞过，投下欣慰的云影。

努力吧，可爱的傻瓜，当有一天，你为雨娜整理婚纱的时候，我希望你已经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你眼前的新娘。等到那一天，我会在天空的云朵里看着你们笑，并深深地祝福你，祝福人间所有的多情的人们，健康幸福，并祈祷你们的人间世界永远和平！

再见了！

你心中的雨娜

看完雨娜最后的一封长信，逸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日日夜夜想着爱着的人，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她给他带来了真实而美好的爱情与幸福，而他却无法留住她那缥缈的笑容，缩不住她那几缕梦幻般的青丝。

她遗留给这个现实世界的只是一块坏了的显卡，任凭逸嘉千呼万唤，她是再也不能出来了。

他把旧显卡精心地包起来，放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晚上睡时，他把盒子放在枕边，脸贴着，一只手抱着。半夜梦醒，他发现枕边被泪水润湿了一大片，怆然地想起那支签语。

7

我告诉林逸嘉，不能再沉迷数字化的雨娜了，何况这也不是雨娜的本意，她牺牲了自己，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拥抱现实世界，不是还有一个雨娜在电脑下面等着你吗？

这个娟美的背影，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与诱惑，他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全身微微颤抖。

这一个星期以来，逸嘉持续的悲伤是难免的。他每晚仍然玩电脑，上网，希望奇迹会再次发生，雨娜会在他不经意时来临。有时，因风带来室内的一些动静，都会让他一阵惊喜，仿佛雨娜就在身边，并没有远去。

那一串风铃，在晚风中时常发出悦耳的声音，宛如雨娜在耳边低语。他每晚都要给雨娜写一封信，希望得到回信，可这些信都退了回来。这个时候，是逸嘉最为伤心的时候，他会立即关掉电脑主机的电源，双手抱着头，默默地流泪。

逸嘉失去心爱的雨娜的时候，想起了云中君——也就是我——他希望我能帮上忙。我只不过写了一部网络爱情小说，并不是爱情理论专家，我能帮上什么忙呢？

亲爱的读者，您看到这里，请回忆一下小说的开头，——您也许想起来了，逸嘉给我说了他与雨娜之间的故事，我开始不信，也许您也不信，但我现在相信他的故事，您可能还是不相信。

对了，小说开头不久，逸嘉接到索慈妈妈的电话。索慈妈妈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林逸嘉，你已经知道了，你看到的那位叫柳雨娜的女孩子不能再从电脑里出来了，她在我们这个世界不叫这个名字。她违反了

我们这个数字世界的秩序，并逆物理原理而行，这是加快她消失的一个原因。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留住她，可是没有用，违反物理原理，我们也没有办法。她在我们的数字空间，仅仅是一点意念，或是一束电子，或是一道光，或是一颗奔腾着的心。如今，她已经消失，而且永远地消失，我们也见不到她，请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因此，你的期待与思念都是徒劳的。现在，你的电脑又有一个新的数字精灵，这没有什么奇怪，正如每一台 P C 机中都有一块 CPU 一样。我警告过她，她再不会象雨娜一样从电脑上走下来，而且她也不可能走下来。——请把你的生命与热情全部投入到电脑与网络上吧，那里有一个迷人的绚丽的世界。

索慈妈妈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古板，不近情理。她声调虽然不带多少感情色彩，我们还是听出她宽仁的心。最后的一句话，可能带有她的天职的特色。我估计，索慈妈妈说了这些不乏人情味的话，也会加速她的衰老呢，至少她的脸上会多添几条皱纹，头上多添几根白发。——难道她这位数字化世界至高无上的数字领袖也会被逸嘉与雨娜的故事感染？

逸嘉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如果大家觉得这以前的故事太虚幻，那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能触摸到它真实的质感。

我告诉林逸嘉，不能再沉迷数字化的雨娜了，何况这也不是雨娜的本意，她牺牲了自己，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拥抱现实世界，不是还有一个雨娜在电脑下面等着你吗？要知道，这个社会变化快，什么都在改变，今天的那个雨娜可能还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明晚可能就倒在一个男孩子的怀里。

这种激将的说服方式，真还管用。逸嘉说：“好的，我立即去寻找现实中那一个真实的雨娜。”他的眼睛中闪着光，忧伤的脸上泛着笑，他会在悲伤中渐渐地振作起来。雨娜给他的帮助，以及现实世界中无限的吸引力，会让他满怀极大的希望，鼓起巨大的勇气。

他问我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我告诉他，这个故事见于《汉书·孝武李夫人传》。李夫人病危时，形容憔悴，汉武帝来看她时，她用被子蒙着头，不让武帝看。她说，她要把美丽的形象留在武帝的心中，这样武帝才会永远记住她怀念她，并对她的亲属们好。逸嘉听了我的解释，几乎要失声哭起来。我说，雨娜没有让你在电脑下面看她最后的形容，并不是单纯地让你永远记她，是想让你能记着过去雨娜的美丽而去寻找未

来的雨娜。她是一个伟大的无私的精灵，我为你感到高兴。

我从他的房间出来后，估计不久他将要在现实世界里实施寻找雨娜那一项伟大的爱情工程了。

电脑下面的雨娜在什么地方呢？城市里的幼儿园有几十家，小太阳幼儿园在什么地方呢？网吧也越来越多，早几天看报，就有三百多家。逸嘉决定在星期六上午先试着用 OICQ 寻找雨娜，却发现她没有在网上，是不是给她写信呢？从来没有与她接触过，找一个什么理由给她发信呢？会不会让她觉得太唐突了呢？

周六晚上，仍用 OICQ 寻找她，她仍然没有在网上。逸嘉安慰自己，她喜欢上网，总会找到她的，不用急。星期天上午，逸嘉又寻找雨娜，发现雨娜在网上，他非常高兴，立即给雨娜发几个字：雨娜，你好。对方好久才回话：你好。

接下来怎么说呢？逸嘉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把电脑里与电脑外的两个雨娜混淆了。现在的这个雨娜，自己对她一无所知，绝对不能把对电脑里的雨娜的话说给电脑下的雨娜听，为了保险起见，他想出一个好办法，据说是古希腊先哲发明的办法，说话前，想好要说的话，然后将舌头在口中转三圈，判断无误后再说。

逸嘉又发一条讯息给雨娜：我估计，你一定在与别人谈话。雨娜极为简单地回话了：是的。

还说什么呢？她正与另一位网友谈得火热呢，如何会理睬自己？怎么办？一开始就面临攻坚战。他想起电脑里的雨娜的话，适时地说些假话。于是打出一行字发给她：你知道我是如何找到你的？

雨娜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话：不知。

逸嘉打字告诉她：我相信缘分，随便填了几个数字，正好找到你了。

雨娜回话快多了：是么？有这么巧吗？

逸嘉：是的，要知道，OICQ 里还有好多空号，遇上你真不容易呀。

雨娜：有意思：)

逸嘉：我把你加入了好友，我希望我们是好朋友。

雨娜又过了好一会才回话：行。

逸嘉问：你把我加入了好朋友里了吗？

雨娜说：还没有。

逸嘉明知故问：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电子邮箱？

雨娜：yuna@china.net

逸嘉：谢谢，我写信给你，不介意吧？

雨娜：不介意。

逸嘉：我们单独谈，好么？

雨娜：不行，我不能无礼地中断与别人的谈话，有个先来后到，我们一起谈吧。

逸嘉有了给过去的雨娜写情书的经验，尽管与现在的雨娜才第一次聊天，总能无话找话说，他在心里感激过去的雨娜。逸嘉又发去一条讯息：好的；‘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我觉得你知情达礼。

雨娜回复：谢谢。

逸嘉：你在网吧？

雨娜：是。

逸嘉：什么网吧？

雨娜：城市网景。

逸嘉：在什么地方？

雨娜：西区体育馆旁。

逸嘉：你准备回家了么？

雨娜：还玩一会。

逸嘉：我先下了，再见。

雨娜：再见。

逸嘉下了线，关上电脑，他估计雨娜还会玩十多分钟，从这里坐出租车到西区体育馆有十多分钟的路程。他立即行动起来。先梳理一下头发，换上一件经过过去的雨娜鉴定后才买的西装，在镜子前检视一番，做了几个自以为帅气的姿态，就出门了。

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区体育馆。下车后，他四处寻找“城市网景”网吧，却没有找到显眼的标志。他知道现在上网成了时髦，路上走的年轻人中，十个中有九个上过网。于是他向一位染着金发的时尚女孩询问网吧所在位置，那女孩果然知道，纤纤手一指，诺，在那，逸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对面马路的商店上面，有一个不起眼的招牌写着“城市网景”。

逸嘉说了声谢谢，立即过马路。他特别小心，因为美好的生活才刚

刚开始，如果这个时候葬身车轮下，真是死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他安全地到了“城市网景”的楼下，看见有一道侧门直通楼上。

他的心情隐隐有些激动，不知道现在的雨娜与过去的雨娜长相会不会一样，如果完全不一样，即使她真名叫柳雨娜，也无法激起自己的情感；如果真如雨娜说的，两个雨娜是一个长相，那自己将会如何呢？象对老朋友一样？那可不行，这个雨娜对自己一无所知，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能太急，否则，给这个雨娜留下不好的最初印象，以后想改变也难了。

在网吧的楼下，逸嘉远远看见一对相互搂着的年轻男女，正喝着饮料，只能看见女子的侧面，身影象是雨娜，让逸嘉惊骇之极，魂飞魄散，及到近前，才看清她不是雨娜，相貌不及雨娜的十分之一。

他虚惊一场，心跳不已，在门边静静地站了几分钟，平一平心跳，决定以冷静又陌生的姿态面对即将见到的雨娜。他整了整西装，一路风尘仆仆，皮鞋仍还是锃亮的，头发也没有被风吹乱，行了，就这样吧，有缘无缘，已经天定。

一级一级地走上去，到了二楼，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处的门上挂着“城市网景”。他到门边，轻轻推开门，室内挂着窗帘，电脑屏幕的光十分醒目。这是一间较大的网吧，共有三排电脑桌，每排八台电脑，几乎坐无虚位。大家都是背朝着门，眼睛看着屏幕，没有人留意他进来。

逸嘉有些紧张，他不知道将见到一个什么样的雨娜。为了不让雨娜先看见他，他尽量放轻脚步，一排排看过去，前面的几位网友没有一个人象雨娜，继续向前面走，只有一两个网友抬头看了一下逸嘉，又玩电脑了。

他走到中排，一个极熟悉的娟美的背景映入他的眼睛，特别是那优美的发型，太熟悉了，只是衣服样式没有见过。天哪！雨娜！她是雨娜！逸嘉仿佛觉得这几个月来就如同历过一场梦幻一样，看见这么熟悉亲切的背影，就好象觉得过去的雨娜仍然活着，就在他的身边。这个娟美的背影，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与诱惑，他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全身微微颤抖。

他向前走了几步，看到了她的侧面，与电脑里的雨娜就如同一人，那神态气质，无一不象。他心跳忡忡，不知所措。正好身旁有一位网友

结束上网，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服务生过来登记他上网的时间。逸嘉立即启动 OICQ，向雨娜发出一条讯息：Hi，雨娜，你好。

雨娜回话了：你好。

逸嘉：我们刚才聊过天，记得么？

雨娜：你不是下线了么？

逸嘉：我又上线了。

雨娜：哦。

逸嘉：雨娜，我告诉你一件事。

雨娜：什么事？

逸嘉：我也在“城市网景”中。

雨娜：你什么意思？

逸嘉心中一惊，怎么跟她解释呢？逸嘉故作糊涂：我以为你说的是“都市网景”。

雨娜：还有这个网吧？

逸嘉只能撒谎：有，在市中心。

雨娜：哦。

逸嘉：雨娜，真巧，我随便选一个寻呼号，就找到了你，最后说来说去，我们又都在一间网吧里。

雨娜：真有意思，你在哪一个阴暗角落？：)

逸嘉：第二排 1 2 号，你呢？

雨娜：好象是三排 2 0 号。

逸嘉悄悄地站了起来，向雨娜坐着的位置望去，她旁边的墙上贴着 2 0 字样。雨娜看着屏幕，噼噼啪啪不停地打字，好象与几个人在聊天。逸嘉又坐下来给她发了一条讯息：雨娜，我中午请你吃饭。

雨娜：谢谢，已经有一个网友请了。

逸嘉：那以后请你行么？

雨娜：到时再说吧。

逸嘉：明天？

雨娜：明天我有事。

逸嘉：好，我等你方便的时候。

雨娜：我要下线了，8 8 6(拜拜喽)

逸嘉：再见，祝你快乐！

逸嘉看见雨娜站起，转身走过来，逸嘉看清了她的脸庞，与过去的雨娜真是一模一样，可她的心中还没有自己。雨娜好象没有看到逸嘉，到了收银台，结了帐，就出门了。逸嘉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与她接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无心再玩电脑了。结帐下楼，到街上四处寻找雨娜，怎么也看不见她的影子。

晚上，逸嘉回到家里，不会忘记雨娜对房间卫生的嘱咐，洗了衣服，打扫一下房间。看了一会书，开始编写程序。他总是想着雨娜，心中时常浮现雨娜美丽的面容。他希望奇迹再次出现，可是，雨娜永远不会再来了。只有墙壁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他几次用 OICQ 寻找现在的雨娜，她并没有上网。十一时多，逸嘉有些困倦，就睡了。

次日上午，他多次寻呼雨娜，她没有上网。下午三时，终于在網上找到了她。雨娜说她在市中心的一家网吧，与朋友在一起，共有四个人。她与逸嘉聊了几句，说了声 8 8 6，逸嘉就与她联系不上了，估计她们离开了网吧。逸嘉非常失落。

晚上他无心编写程序，想给雨娜写一封信。下笔之初，灵感全无，辞不达意，仿佛石缝里滴出几滴水。他写了几行，又划了，继续写，半个小时竟写不出几行。第九次重写的时候，逸嘉忽觉得头脑中灵光一闪，与过去雨娜相处的情境历历在目，她宛若坐在他身旁，告诉他如何写好这一封情书。逸嘉渐渐情思萌动，大有《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的“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感觉，居然几分钟就写好了，用 OICQ 找到云中君，把信发了过来，让我修改一下。我正在写小说，就停下来，想用网络文学家的大笔给他润色，但看了他的情书，大呼惊奇，反复思考，竟不能改一字。

雨娜：

你好。

你不介意我给你写信吧。

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名字时，真有见到老朋友一样的感觉。你的名字非常美丽，非常温馨，很有诗情画意。

我仿佛漫步在春天的江堤，微雨轻飏，轻舟隐约，江岸上疏朗的柳枝在微雨中袅娜地摇曳。我宛然散步在春江边上，

看见水中映出一张非常美丽又似曾相识的脸庞，是你吗？雨娜，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位清纯的女孩。

我听见了春天之神的预言，在微雨中摇曳的柳堤上，听到你让我心跳的轻盈的脚步声。

我在网上期待着，期待着再一次降临。

逸嘉

次日上午前，他发了信，如果雨娜今日到网吧上网，不知道她会不会收信。

上午逸嘉多次在单位的电脑上网，接收邮件，没有雨娜的信。中午下班后，逸嘉就回到家中，打开电脑上网，寻呼雨娜时发现她不在网上，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逸嘉有些失落，又想念着过去的雨娜来了。打开她发来的信，一封封欣赏着。几乎把过去雨娜的最后一封信当作寻找现在雨娜的指导思想，反复学习思考，深刻地领会她的精神。

接下来的五个工作日，逸嘉不知在网上寻找现在的雨娜多少次，都没有遇上她。可能是她上班后，没有时间上网。

又到了周末，逸嘉坐在自己的电脑前，编写了一段程序，玩一会游戏，又想起过去的雨娜来。他试着接收邮件，收到了一封，发件人是:yuna，打开一看：

你好。

收到你的信，谢谢你的赞美：)

顺便问一句，你是学中文的么？

雨娜

最后的署名让逸嘉心跳如狂，她终于回信了。他激动地给雨娜回复一封信，说自己不是学中文的，是学计算机和通讯的，希望有机会能再与她聊天。逸嘉有点佩服自己写情书的本领，同时也感激过去的雨娜。

在等雨娜上网的时候，逸嘉在想，说不定，有了互联网，恋爱的方式将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网络时代，两人已经进入热恋时期，大多数

人很可能还没有见过面，而双方似乎都觉得非常了解对方。网络那一只看不见的手，非常容易地把天南地北毫不相关的两位未婚的多情男女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之间的情感在一根电话线上发生奇迹。网络真神奇，他上了这么久的网，第一次发现这才是网络最大最好的功能——让恋爱更容易成功！当然，容易成功的事，也最容易失望。网络两端的距离产生了诱惑，双方爱着相互间虚拟的数字化幻像，根本就不是现实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

逸嘉惯于构思程序逻辑的大脑，第一次为了网恋思想着。他想了好多，对网恋渐渐地有所担心，虽然现在的雨娜与过去的雨娜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可她们的性格，会不会一样呢？网络让他的爱情轻易地开了头，结尾会那么容易么？他多次在网上听说网恋美好而虚幻，愣愣地看着电脑屏幕，有些怅惘了。

七时多，逸嘉的 OICQ 发出嘟嘟声，右角下有一个美少女的头像在闪动，他点击后，竟是雨娜的。

雨娜说：你说你是学电脑的，对电脑一定非常熟悉，我想配置一台电脑，能不能出个主意？

逸嘉心想，真是太好了，那可是发挥他水平的地方，立即回复：没有问题，你给我一个价格范围，电脑大致做什么用途，其他的事由我来做。

雨娜：谢谢，在 8 0 0 0 元以内，我想能上网、玩游戏、打字、画画、听音乐、看电影什么的。

逸嘉：这个价格内，完全可以办得到。

雨娜：谢谢，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逸嘉果断地说：星期六与星期天的任何时候。

雨娜说：太好了，我就想明天或后天到电脑公司去。

逸嘉觉得机会来了，告诉她：雨娜，今天是周末，我一个人在家，我想请你听歌蹦迪，行么？

雨娜：好啊，不过，我这里还有几个人。

逸嘉：那就一起来吧，你在什么地方？

雨娜：还是在“城市网景”。

逸嘉：我马上来。

雨娜：我觉得我们认识太快了吧^^

逸嘉：也许。不过，现在是信息时代，节奏加快了，如果我们认识还要三个月，不也太漫长了吗？

雨娜：是吗？

逸嘉找一个台阶：我本来不想今晚就请你出来玩，但明天你要买电脑，我们还不认识呀，先认识一下，不好吗？

雨娜：对，不然，明天我们第一次相见，就浪费你一天时间，不好意思。^^

逸嘉：别这么说，我们在网上有缘相会，我乐意帮忙。

雨娜：谢谢，你真好。

这一句话让逸嘉感激万分，有她这一句，再苦再累也心甘。逸嘉：我现在就来，十分钟后赶到。

雨娜：好，路上注意安全。

逸嘉满怀喜悦：谢谢，我会安全到达。

雨娜：886

逸嘉打完“再见”二字，等不及退出操作系统，就干脆关了电源，检查身上的现金，还有五百元，梳理一下头发，就匆匆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目的地。

他飞奔二楼的网吧，进门一看，全部满座，雨娜在何处？他四处搜寻，一个座位上，一位女孩向逸嘉招手，逸嘉看见了，雨娜！雨娜还活着！仿佛分别后的重逢，逸嘉大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恨不得拥抱着眼前的雨娜，痛哭一场，然后向她倾诉思念与悲伤。

但他从雨娜有些矜持的表情上，清醒地发现她并不是永远消失的那一个雨娜，尽管她们的神态是那么相象。他克制住自己对过去的雨娜的思念与伤感，笑着向雨娜过去，问：“你好，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心中仍然控制不住对眼前雨娜的喜爱。她与过去的雨娜太相象了，几乎分辨不出来。

雨娜看着他，表情里有些惊疑，眼睛亮亮的，象要说话。半晌才说：“我……我好象见过你，一定在哪个网吧见过你。”

逸嘉也吃了一惊，心想她们会心灵互动？又觉得不大可能，忽而想起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说的类似的话，增添许多信心。笑说：“也许见过吧，不过你的感觉非常好。”

雨娜：“是么？谢谢。”

逸嘉问：“是还玩一会？还是就出门？”

雨娜说：“不玩了，走吧。”

雨娜站起来，到后面呼她的同伴说：“别上网了，我们去听歌与蹦迪，怎么样？”

站起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雨娜就介绍大家相识说：“这是逸嘉，新认识的网友。”她指着三个男生，Netman，周郎，金耳朵，女孩是罗婷。

大家笑着点点头，就算认识了，结了帐，一同下了楼。逸嘉叫了两辆出租车，把金耳朵、周郎与罗婷安排同坐一辆车，他与 Netman、雨娜同坐一辆，他又让 Netman 坐在司机旁。既然是自己请客坐车，这个方便不能谦让。他示意司机向天狂娱乐城奔去。

路上，逸嘉顺便问了大家的情况，得知罗婷是雨娜的同事，Netman 是她们的中学同学，在一家外企工作，金耳朵是一家音响店的老板，据说他的耳朵能听出正在播放的名牌功放是什么牌子，甚至音箱移动了三厘米他都听得出来，还能分辨出不同档次的音箱连线在还原音乐时的细微差距，他能用耳朵鉴别出五百元一米与二十元一米的音箱连线。因此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 Goldear。金耳朵是在网上认识雨娜的。周郎是税务局干部，是罗婷在网上认识的。

到了天狂娱乐城，逸嘉购了票，带着他们进去了。一进门，声浪扑面而来，除逸嘉外，都被这种疯狂的声音震撼了。逸嘉大声地说：“名副其实，天狂天狂，天天疯狂，天生疯狂。”

雨娜拉着小罗，跟着逸嘉进入舞池，逸嘉加入一排排狂舞的队伍，随着音乐声就动了起来。雨娜第一次见到这么疯狂的场面，开始有些怯生，一会儿就溶入了音乐，小罗也是幼师学校毕业，擅长轻歌曼舞，虽然她不太适应这种狂放的美国摇滚音乐，却对韵律与节奏有天然的感觉，同雨娜一起，渐渐地跳起来了。三个男生中，金耳朵看了看，就进来了，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全身都张狂起来。逸嘉才发现，金耳朵比自己跳得更好，加上有雨娜与罗婷在，金耳朵使出浑身解数。雨娜拍掌笑道：“又一个劲舞王子！”跟着他跳。金耳朵的手也不吃素，抓着雨娜的手扭动着。逸嘉看了，心里酸酸的，金耳朵还不是名为纠正动作，实际上想进一步亲密接触，暗恨自己的武功还不够高。

另外两位男生 Netman 与周郎，平时爱好高雅艺术，经常进入酒吧，

听听音乐会，不放过每一部进口大片，却没有见过天狂这种与声浪搏击的玩法。雨娜向他们招招手，他们勉强进入舞池，可四肢运动就象装配错位的机器人，有些生硬。

金耳朵穿的是一件白外套，在射灯下，他的外套显得更加闪亮耀眼，在黑乎乎的背景中尤为醒目。雨娜与罗婷总以金耳朵的步伐为样本，跟着狂舞。她们很快就接近金耳朵的舞艺，大厅里几排舞队中，他们三人节奏感极强，身材又好，女孩又漂亮，占尽风光。

跳舞以出汗为代价。逸嘉走出舞池，买了几瓶饮料，占据座位，等狂舞结束时，每人给一瓶。雨娜手一抹盈盈香汗，笑着接过逸嘉递来的饮料说：“谢谢，我现在太需要了。”

接下来听歌手唱歌，逸嘉知道在跳舞上输给了金耳朵，总得在什么地方弥补一下。他问：“雨娜，你会唱歌么？”

罗婷说：“她是歌手呢，是学校通俗歌曲比赛中第一名。”

逸嘉说：“太好了，这里的音响不错，我向主持人说一声，请你上台一展优美的歌喉？”

雨娜忙笑着摆手说：“别别别。”

罗婷说：“雨娜最喜欢唱《情如春风爱似花》。”

逸嘉想起过去的雨娜传授的经验，女孩说不的时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真的否定，一种却是肯定，他从雨娜笑着拒绝的口吻中看出她并不是真的拒绝，就到后台跟主持人推荐了，主持人向雨娜这里看了一眼，点点头，就走上台，向全场观众说：“女士们，先生们，今天高朋满座，人才济济，来宾里就有一位非常美丽的柳雨娜小姐，歌声动人，那么下面我以主持人的身份，请她为大家献上一曲这个月流行歌曲排行榜第一名的《情如春风爱似花》，柳小姐，请——”

雨娜笑着站了起来，笑着瞪了逸嘉一眼，可爱的嘴唇一蹶，手一抚秀发，整了整衣裙，飘然上台。

音乐声响起，雨娜一发声，声情曼妙，婉转缠绵，逸嘉惊叹，她的歌声不亚于一位好歌手，于是率先鼓掌，接着全场掌声响起，雨娜微笑地致意。掌声给了她许多自信，渐渐地摆脱刚上台时的拘谨。她一只手优雅地拿着话筒，一只手在空中缓缓地挥动，娇美的身姿也随着音乐微微摆动。一曲唱罢，全场掌声如潮。

她娇喘细细地下来，逸嘉抢在几位男生的前面，先迎接着雨娜，并

毫无原则地赞美她：“唱得太好了，简直让我陶醉，比任何歌手和歌星唱的歌都好听。”

雨娜得意地说：“谢谢。”全然没有怪逸嘉把她逼上舞台的意思，逸嘉暗暗叹服过去雨娜的帮助，让他很快地理解女孩子的芳心。

雨娜一开心，大家都跟着开心。不过，几个男生开心的表面下，心怀鬼胎。金耳朵想请大家吃宵夜，逸嘉一看表，惊叹说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事。雨娜想起明天要买电脑，想早点睡，就说改期吧。

大家出了娱乐城，逸嘉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大家都送回家。他先安排司机把三位男生送回家，再把罗婷送回家，雨娜似乎明白逸嘉的意思，当车经过她家门前的公路时，并没有顺路下车。直到车上只剩下他们两人时，逸嘉问：“明天买电脑，什么时候出来？”

雨娜说：“你什么时候方便？”

逸嘉说：“九点钟吧？”

雨娜说：“如何联系？”

逸嘉把事先写在纸片上的工作单位的地址及手机号码给了她，说：“你给我打电话吧，我怕九点钟还没有醒来。”

雨娜说好。车到她家门口，逸嘉同她下车，她家在家属区里面，要走一段路，逸嘉送她，雨娜让逸嘉不要送了，逸嘉觉得太晚，路灯又暗，执意要送她。给了司机车费，让司机放心等他回来。逸嘉送雨娜到她家的单元门口，雨娜说：“谢谢你，明天还得麻烦你，不好意思。”

逸嘉觉得这话有点生分，爽快地说：“我乐意帮忙，明天见。”说时，想与雨娜握手，看着雨娜庄严的表情，没有勇气与她握手。平淡地分别后，逸嘉看见出租车还没有开走，就上车直接回家。

回到家里，洗了一个澡，想着与现在的雨娜已经渐渐认识了，心里十分高兴。他对雨娜还不了解，不知道与过去的雨娜的性格会不会是一样，他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准备。

上了一会网，时间不觉就是次日一时了，有些倦意，就睡了。

朦胧中，他听到枕边的电话响，立即接了，是雨娜温婉动人的声音：“你好，我是柳雨娜。”

逸嘉的睡意一下子飞到九天云外，立即坐起来说话。

雨娜问：“你吃早饭了么？”

逸嘉说：“没有，我请你一起吃吧。”

雨娜说：“谢谢，不用了，我吃了，我还给你买了早点。”

逸嘉心里一阵惊喜，连声说谢谢，挂了电话，披衣下床，匆匆洗漱，就下楼了。

到了电脑城，雨娜站在大门边等着。她送的早饭是一个包子，一个蒸饺，一片蛋糕，一杯豆奶。全是逸嘉喜欢的早点，真有点受宠若惊，仿佛他又看到过去的雨娜，真恨不得拥抱她，吻她，但理智告诉他，这是现在的雨娜，与过去的雨娜是两个既完全相同又全然不一样的人。逸嘉说：“你想得真周到，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些？”

雨娜说：“我才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呢，这是按照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早饭标准配置的呢。”

逸嘉笑说：“谢谢阿姨。”

两人进了电脑城，逸嘉以高度的热情，过硬的专业知识，极大的耐心，几乎研究了每一家的报价单和配置性能。雨娜跟着他都觉得有些累了。逸嘉学会了体贴，让雨娜找一个地方坐下休息，自己替她选好配件。忙到下午一时，雨娜请他到饭店先吃饭，逸嘉不同意，让她买两份盒饭来吃就行了。两人吃了盒饭。逸嘉把配置情况向雨娜汇报，雨娜对电脑行情所知甚少，就全权委托逸嘉办，并把现金也给了他。到了下午三时，电脑装配好，调试通过。逸嘉又到软件店买了十张常用应用软件及游戏光盘。

逸嘉第一次到雨娜的家，虽然打着安装电脑的幌子，但还是有点紧张。雨娜的父亲是一家大企业的工程师，母亲是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家里并不清贫，但毕竟有些简朴。她父母见到逸嘉，非常客气，让逸嘉倒有些不自在了。雨娜的父亲有着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一点幽默，她父亲说第一次来有些生，以后就习惯了，因为他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位文静的年轻人。她母亲送上茶，递上烟，逸嘉说不会抽烟，雨娜的父母又交口称赞，说抽烟不好。

雨娜的房间充满女孩情调。电脑安放在她的书桌上。逸嘉连接上繁多的电脑连线，非常顺利，一开机，音响就发出动听的声音。雨娜父母也进来看逸嘉操作电脑，问了他的单位和工作性质，夸个不停。让雨娜都有点不好意思。雨娜说，他是自己的网友，才认识呢，只是请他帮忙买电脑，瞧你们说的。这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逸嘉刚才的一团高兴

又大打折扣。

逸嘉把上网系统安装好并设置好，聊天的 OICQ 和电子邮箱也给她弄好，并把 OICQ 放在“启动”中，只要启动操作系统，这个小东东就会运行，只要雨娜一上网，逸嘉随时可以找到她，这是最要紧的，便于自己与她联系。安装一些游戏后，就让雨娜坐着试玩电脑。她喜欢玩最流行的国产游戏《仙剑奇侠传》，玩了一会，就渐渐地进入角色。逸嘉久站着，这里毕竟不熟，两位长辈又象鉴赏家鉴赏宝物似的看着自己，就说如果没有别的事，他就回去了。雨娜的父母请他留下来吃晚饭，雨娜却起身相送。逸嘉就告辞了。

晚上，逸嘉寻呼雨娜，她正在网上，于是两人聊着天。雨娜说电脑非常好用，很感谢。逸嘉兴致高，想多聊一会，可雨娜想玩游戏，聊了一个多小时，她找了一个借口，说有些事，就下线了。

金耳朵等三位男生与雨娜跟得紧，他们的本事也不差。这三位男生还都有一个最坏的打算，如果追不上雨娜，就追清秀的罗婷，他们有两次希望。逸嘉感到压力大，因为他除了雨娜之外，谁都不会爱了。

8

眼前的雨娜对自己并无特别感觉，让他觉得爱情是一件非常伤感与无奈的事。

现在让我全说了，我爱你，雨娜，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我这么爱你。

雨娜总有些电脑技术问题要问逸嘉，逸嘉又借机到她家几次。他与雨娜谈话中，得知雨娜有一天晚上曾在网上向金耳朵求教，金耳朵立即驱车到她家。逸嘉心想，雨娜对自己并没有特别对待，他感到了一种严峻的挑战。如果雨娜嫁给了别人，逸嘉不但辜负了过去雨娜的一片用心，而且终生也无法找到一个自己深深热爱的女孩。

又是一个周末，网友们总要找着借口聚会。六位朋友又聚在一起。如今这些网友之中的爱情格局非常清楚，美少女只有两位，师哥有四位，自身条件都非常接近，中国女孩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爱情基本条件——身高一米七以上——他们都超标准符合，经济条件也不太差，人人都五官端正，个个会讨好女孩。想一想，如果在非洲草原，狮群的性别比例也是这种情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当然，人不是狮子，他们的竞争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但目的不都是一样么？——娶到她。

六点多钟，六位朋友都会齐了，大家都没有吃饭，周郎请大家到他家去，税务局每人都分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大房子。大家一进门，都惊叹好大好大。房间家具不多，但厨房用具倒齐全。尽管周郎收拾了，但房间仍然有些乱。

周郎让大家下棋，看电视，自己忙着准备菜。他准备好排骨、鱼和一些青菜。雨娜说，大家每人做一道菜，她做鱼。金耳朵不会做菜，忙说自己炒莴笋丝。罗婷让 Netman 做红烧排骨，Netman 忙说让他做红烧

排骨，除非大家有虎牙才吃得烂。逸嘉好不自得，过去的雨娜不是教他做这道菜么？他于是说，他来试试。周郎蒸了饭，到楼下买酒。大家陆续做菜。雨娜做的是蒸鱼，逸嘉细细观看眼前的雨娜如何处理鱼块，竟与过去雨娜说的一个样，让他觉得惊奇。金耳朵炒了莴笋丝，周郎回来了，一看菜还不够，又切了肉丝、香干及火腿。逸嘉卷起衣袖，摆出架势，他要让雨娜觉得他象一个厨房行家。他先做排骨，然后做香干炒肉，炒火腿。雨娜被菜香吸引了，细细看了看说，还不错，想不到电脑专家还有这门手艺。逸嘉心中得意。雨娜又做了一份青菜汤。菜摆在一起，形态各异，是典型单身贵族们的大餐。吃饭时，大家发现糖醋排骨最好吃，说有大饭店风味。

逸嘉不失时机地说，下一次，请大家到他家去玩玩。大家吃了这么好的排骨，一致同意，要他再做一次招待大家，他说没有问题。

接下来几天里，逸嘉没有接到雨娜的咨询电话。晚上在网上与她聊过几次天，她有时同时与金耳朵、周郎也在聊天。Netman 与罗婷在聊天。Netman 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这几天在爱情战略上有所调整，他觉得不是林逸嘉、金耳朵与周郎的对手，在近日的聚会中，觉得罗婷也非常适合自己，趁大家都紧紧地围绕在柳雨娜的周围时，他觉得与罗婷更便于深入了解。

又是一个星期天，五位朋友约好都到逸嘉家里来了。大家到逸嘉楼下时，逸嘉的两位同事来了，其中一位是对门的小张，他笑着对雨娜打招呼：“小柳，你好，好久不见了。”让雨娜大吃一惊，自己第一次来，怎么会有人认识她。她笑着点头，把疑问藏在心里。

进了逸嘉的家门，雨娜感到惊异的是，逸嘉的家这么干净，这么整洁，一切都放在应当放的地方似的。

雨娜好象觉得曾经来过这里，一进门心里就预想着房间的布局，看了一眼，与她预想的布局竟完全一样。她顺便问逸嘉：“奇怪，你们的同事怎么认识我？”

逸嘉说：“可能我说起过你吧。”

雨娜说：“不对呀，他说‘好久不见’，意思是说他以前曾经见过我。”

逸嘉说：“他平时是一个乐天派，可能他这么说，是给我面子吧。”

雨娜半信半疑，就到各处再看看，这里的一切，她看起来都觉得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她仔细想想，怎么可能已经来过呢？但她凭女孩子

特有的感觉，隐隐觉得这里一定有一位女孩子经常来，当她发现风铃的时候，就问：“这是你买的？”

逸嘉随口说：“是雨娜买的。”他立即知道失言了。

雨娜惊奇地问：“我买的？我什么时候买的？”

逸嘉忙解释：“我说错了，是一个朋友送的。”

雨娜笑问：“你的女朋友送的？”

逸嘉说：“我没有女朋友，是一般的朋友送的。”

雨娜说：“一定是个女孩子吧？”

逸嘉支支吾吾道：“嗯……是个女孩子，一位普通的朋友，真的。”

雨娜看出他的心思，笑了笑，就说：“这个风铃我喜欢。”

逸嘉立即解下来，送给她说：“那就送给你。”

雨娜说：“别人送给你的，你却送给我？”

逸嘉说：“因为你喜欢，送给你更合适。”

雨娜听逸嘉这么说，就高兴地收下了。金耳朵在看书，耳朵却在细听逸嘉与雨娜的谈话。周郎在玩电脑，耳朵也没有闲着。Netman 与罗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两耳不闻窗外事。

雨娜注意到墙上的画问：“小林，这是谁画的？”

逸嘉说：“一个网友。”

雨娜问：“她敢在白墙上画？”

逸嘉说：“反正以后还要装修，墙壁还要粉刷的，没有关系。”

雨娜说：“奇怪，这画与我画的很相似，我曾经在网吧电脑上用画笔画了一幅近似这样的画，后来我把画画到幼儿园的墙壁上，作为儿童画栏的花边。”

逸嘉非常惊异，心里想，也许是过去雨娜在电脑里看到现在雨娜的画，故意画在墙上，好让现在的雨娜到了逸嘉的房间能感觉到些什么。逸嘉默默地感激着过去的雨娜，可眼前的雨娜对自己并无特别感觉，让他觉得爱情是一件非常伤感与无奈的事。

吃饭时，大家又对逸嘉做的排骨赞赏一番。饭后，雨娜一个人到各个房间看看，她总感觉到了什么似的，只是人多，不便细问。

晚上，雨娜在网上主动呼了逸嘉。她问：“你的房间是不是别人布置的？请说真话。”

逸嘉本想说谎，可雨娜明白地提醒他说真话，难道她感觉到自己

已经说了假话？心有些虚，于是老实地回复：是一个网友，她觉得我房间太乱，就为我出了主意。

雨娜说：哦，难怪你房间这么干净。

逸嘉说：干净是自己慢慢地养成的。

雨娜说：我喜欢整洁。

逸嘉说：那应当喜欢我。

雨娜说：别自作多情了。

逸嘉不知道如何给雨娜表达爱心，好象总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刻说出自己的意愿来。本想在玩笑中向雨娜吐露真情，雨娜那么一说，他又胆怯了。

聊天在平淡中结束。

这个周六，金耳朵请大家一起到他家玩。他的房子是买的，四室两厅，面积也不小，大概有一百四十多平方米，已经全部装修了。大家一进来，感觉到一种中产阶级的情调。Netman 随口问了一句：“买房子，搞装修，恐怕要几十万吧？”

金耳朵轻淡地说：“七十多万。”

Netman 的舌头被这一句镇得悬在口腔中间，半天不敢动。这一句话产生的看不见的冲击波也旁及逸嘉的自信心。周郎早上刚吹的蓬松的发型在冲击波过后，仿佛都塌了下来，神彩全无。

客厅赫然摆设着一套丹麦高级音响，美国前后级纯功放，日本的播放设备，最新高亮度背投大彩电。其他居家设备，一应俱全。

大家正在鉴赏时，金耳朵摊开双手说：“大家提提意见吧，装修可能比较俗气。”

雨娜立即说：“这还算俗气？那可能我们是俗人，看不出好坏。”

逸嘉不说话，他不能赞扬情敌。Netman 觉得与自己无关，大赞装修得象皇宫。周郎本以为自己税务局房子大，收入多，与金耳朵一比，就寒酸多了。他一进这套房间的门，就觉得自己矮了一截。他绝望地赞叹道：“好好。”

金耳朵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唉，房间里什么都布置好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一样钱买不到的——”

Netman 说：“对呀，只差一个夫人了。——雨娜，这个家怎么样？”

雨娜说：“不错。”

Netman 说：“我是说，如果你将来住这里，满意吗？”

雨娜做出生气的样子说：“你胡说什么？”

Netman 心想，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不如做个人情，虽然自己曾经暗恋雨娜，后来发现自身条件不行，与金耳朵认识的时间比认识周郎、林逸嘉长，不如来一次爱的奉献，将来结婚时在金耳朵这里买音箱，说不定因为这个大人情而优惠一半。于是拍着金耳朵的肩膀说：“金耳朵，怨我嘴多，你的家非常豪华舒适，生活设备一应俱全，就差一个夫人。我们认识也有些时间了，你人不错，有商业天才，又是音响专家，现在是信息时代，瞬息万变，我索性把你与小柳的关系挑明白算了，——柳雨娜，我觉得你与金耳朵是天生一对，好了，我的话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吧。”

雨娜在看金耳朵收藏的音乐 C D，装着没有听见，不动声色地瞪了 Netman 一眼。

金耳朵紧紧地握住 Netman 的手，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逸嘉与周郎就象遭到伏击，内心仓皇失措，眼睁睁地看着 Netman 把美丽的雨娜拱手赠与金耳朵，脸上不但不能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而且还要极力保持刚进门时的喜悦，心里恨不得把 Netman 吃了。当 Netman 又说：“大家说好不好？”不知情的罗婷拍手说好，周郎与逸嘉心怀鬼胎，身不由己地点头，估计金耳朵灵敏的耳朵会听到他们绝望的心跳声。金耳朵恰恰在这个时候看了他们一眼，幸福又得意地笑着，这种笑在周郎与逸嘉看来，简直是最恶毒的笑。

此时谁也不知道雨娜的心情，她蹲在地上看金耳朵收藏的 C D。金耳朵上去问，喜欢哪一张？听一听好么？雨娜说张张都好，不知听哪一张。金耳朵选了一张说，这张雨果《天幻箫音》的发烧碟比较有名，试听一下吧。当音乐播放出来时，雨娜惊呆了，大叫：“啊！这真是天音！好神奇。”金耳朵说：“这是音乐发烧友比较喜欢的一张碟，我这一张是正版。这套音响适合听音乐，如果看美国大片，又要换另一套家庭影院音响系统。”雨娜说：“那家里至少要放两套音响？”金耳朵说：“是的，有时三套呢。”雨娜摇头说：“真是浪费。”金耳朵忙给她解说音响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决不是浪费。他又放了一张美国萨克斯风，音乐空灵，高级音响精微地演绎出最细微的地方，把一般音箱听不到的微妙的效果和盘托出。

雨娜说：“这对音响比在电视里听好多了。”

金耳朵摇摇头说：“电视虽然有两个喇叭，但大多数是单声道，这一对音响是立体声。——来，大家听听DVD的AC-3效果。”

金耳朵把正在放的音响连接拔下来，接到另一对音响上，调整功放的旋钮，在PHILIPS的DVD机中放入一张发烧碟，金耳朵用遥控选了一曲，说：“这是美国飞音乐队的演唱会，标准AC-3的录制效果。”

当音乐一响起，雨娜立即感觉从身后的两边涌上来的掌声和小提琴声；“哇”的一声，惊叹极了。金耳朵站在音响一旁，向雨娜眉飞色舞地谈起音响来：“你听，人说话在中间，这是中置；还有贝司，也在中间；左边是电子吉他；右边是古典吉他。你听你听——”他说时不由地把身体靠近雨娜，雨娜被现场感极强的环绕声吸引了，并没有感到金耳朵这一亲密的举动。金耳朵的脸距离雨娜的脸只有两寸，闻到了雨娜脸上和身上散发的诱人的芬芳。他做着手势说：“你听……你听……”一会儿，音响里传出手指在弦上移动的声音，丝丝入扣，雨娜睁着惊奇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两对高高的音响。金耳朵不停做着手势说：“你听！这对音响的还原性多好！完全演绎出音乐会最细微的乐声。”他发出专业般的感叹道：“音响还是丹麦的好哇。经典的扬声器有好的单元，坚固精致的箱体，设计到位的分频器，恰当的阻尼，迅捷的反应速度，这一切只为了一个中心，更好地还原真实音乐的本来面目。”

雨娜一点也听不明白，觉得金耳朵具有高深莫测的音响专业知识。愣愣地点头，佩服极了。林逸嘉与周郎听了厌倦烦躁，心里的酸水不停地涌动，再好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此时与噪音无异。逸嘉心里对金耳朵绝望地佩服，金耳朵最清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如何在最喜欢的女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最擅长的能耐。逸嘉非常后悔，那一次大家在自己房间聚会时，为什么不向雨娜表现一下电脑与网络知识呢？连雄孔雀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屏。

雨娜问：“好低的声音是什么？”

金耳朵以视听专家的派头说：“哦，那是管风琴，低音没有方向。——你看台上那一排乐队，他们演奏的每一种乐器，你闭上眼睛，都可以知道乐器放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定位。——你闭上眼睛。”

雨娜就闭上眼睛，金耳朵问：“你听听鼓手站在什么地方？”

雨娜说：“好象在中间，偏左一点点。”

金耳朵一拍掌道：“你的感觉太好了，鼓手就站在台中间偏左一点。你真有音乐欣赏天赋。”其实鼓手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后方。

这一句让雨娜高兴地笑了起来。她虽然没有多少音响知识，却感觉到了这套环绕音响与她听过的所有音响不同。金耳朵热情地说，坐着听吧，她就躺在沙发上，感叹道，在这里听音乐，真是一种享受。

逸嘉觉得雨娜躺在金耳朵的沙发里不想起来，就要嫁给他似的。逸嘉想起自己的家，那台破电脑，那台国产电视，与金耳朵的高、精、尖的视听设备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于是自卑地绝望。

有了音乐的媒介，金耳朵完全掌握了与雨娜说话的话语权，逸嘉对音乐未必外行，却插不上话；周郎完全是一副伤痕累累的样子，他的内心世界已经溃不成军了。他原来以为自己可以轻易战胜林逸嘉，没有想到最利害的对手却在最后时刻出现。他只能坐着，装出听音乐的样子，金耳朵仿佛听见他的身体里纷纷骨折的声音，心脏绝望的声音。

金耳朵与雨娜看起来已经象一对了，Netman 与罗婷这一对在心理上与他们平衡了，很自然地加入他们谈论音乐的行列。聚会成了家庭音乐欣赏会，逸嘉与周郎仿佛买不到门票的人，只能在门外听一些从窗户外漏出来的音符。

时间并没有加快流逝，金耳朵觉得怎么一转眼就到了中午了，逸嘉与周郎却象过了两天似的，本想提前离开，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如果上午他们俩的手机响了，他们都会找借口先走。可是他们的手机都没有响。

金耳朵拨了一个电话，不知说些什么，又继续与雨娜谈音乐。二十分钟后，有人敲门，金耳朵打开门，门外站了三位女孩，每人手里捧着一个长方形木盘，每个盘里有三大盘菜。金耳朵告诉大家，他电话订的饭菜来了，请大家吃便饭。大家都有些意外。逸嘉与周郎在绝望中叹服。

餐厅比较大，实木餐桌让大家又鉴赏一番，金耳朵给女孩子饮料，男生喝白酒。逸嘉与周郎本有酒量，却没有酒兴，推辞说不会喝。金耳朵只能与 Netman 对饮了。金耳朵心里明白八九分，心想，什么事都可以让，名利场中让名让利，唯独漂亮女孩，可遇不可求，事关一生幸福，那是万万让不得的，想到这里，他喝一口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本来逸嘉以为这顿饭会成为鸿门宴，可鸿门宴在刚进门时就取消了。他有限的手艺也用不上了，别人的饭菜再好也味同嚼蜡。

饭后，金耳朵向大家推荐看美国动作片，逸嘉与周郎说下午还有些事，坐一坐，就要告辞。雨娜留他们再坐一会，他们还是先走了，留下的四人看美国片。

路上，逸嘉猜想如果金耳朵再向雨娜表现他丰富的美国电影知识，雨娜说不定会偎在金耳朵的怀里，这样发展下去，雨娜总有一天会与金耳朵睡在一张床上。逸嘉感到一种从未领略过的巨大的痛苦。

回到家里，这种痛苦越来越剧烈。他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从经济上来说，自己不具备与开音响店的金耳朵对抗的实力，他与雨娜认识在先，雨娜喜欢音乐，金耳朵偏偏又是开音响店的，自己有什么本事呢？无非是过去的雨娜教自己做了几道菜，可人家吃的是精神食粮，何况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早就超越了物质食粮的阶段。

可怜的逸嘉失去了过去的雨娜，又要失去现在的雨娜，懵懂的他第一次明白了失恋的感觉原来是这样？

逸嘉没有勇气在网上找雨娜聊天，与一个即将成为别人妻子的人聊天，只有痛苦。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逸嘉没有接到金耳朵聚会的消息，原因那还用说？他一定与雨娜开始单独出去玩了，一切单身贵族们都是以共同接触开始，最后的结局是成对地走向分裂，以前的那种集体友情都随着爱神的分配而烟消云散，甚至终生再没有往来。

到了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后的第九天，雨娜没有打电话来。逸嘉心想，她玩电脑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不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是金耳朵去帮她解决了。

这天晚上，逸嘉在家无聊，就给周郎打电话，故作平淡地问，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聚会了？周郎叹了一口气说，柳雨娜与金耳朵谈恋爱了，他们快要结婚了呢，谁还聚会呢？这一句话把逸嘉吓坏了，慌忙挂了电话，心冷了一大截。

次日，逸嘉到百货大楼买牙膏，他已经有三天没有用牙膏刷牙了。他在人群中惊奇地发现雨娜，然后发现她身边有金耳朵，一会儿，看见了罗婷，她过去与雨娜说些什么，Netman 也在。原来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玩了。逸嘉恨不得上去把雨娜抢过来，大声说她是我的女朋友，可他并没有这么鲁莽，何况也无济于事。看着这么熟悉、这么美丽的雨娜，却不能上前与她说话，又气又恨。避免让他们看见，逸嘉悄悄地走远一点。

所幸的是，雨娜还没有挽着金耳朵的胳膊，如果是那样，那雨娜真的要成为他的妻子了呢，逸嘉非晕倒在地不可。

逸嘉回到家里，给云中君打电话，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记得一本书上说，恋爱，首先要有信心，其次要有诚心。他说我说了等于白说，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痛苦不已。让他惊奇的是，他听到隔壁的电脑房中发出优美的歌声，一位美丽的女孩飘然来到他的身边，他立即上前去，失声道，雨娜，雨娜你还在？雨娜的笑容有些凄丽，逸嘉不顾一切地拥抱着她。雨娜捧着逸嘉的脸说：“你瘦了。”逸嘉流着泪说：“雨娜，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我非常想你。”雨娜摇摇头说：“那位雨娜呢？你们怎么样了？”逸嘉说：“我已经尽力了，她与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她成了别人的女朋友，而且快要结婚了。”雨娜说：“你非常让我失望，你首先是自己没有信心，也许，也许你并不爱雨娜，如果你爱雨娜，你会不顾一切地去爱她，追求她。”逸嘉说：“我……”雨娜说：“你让我失望，我不喜欢没有自信心的人，对不起，我要走了。”逸嘉忙说：“雨娜，你等等。”雨娜转身要离去，逸嘉一把抓住她的衣袖说：“雨娜，我有自信心，我有……你等等。”逸嘉心中一惊，原来是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手紧紧地抓着被面。

他立即下床，深深地呼吸一口气，打开电脑，想起过去雨娜的话，勇气倍增，他准备给现在的雨娜写一封信。由于强烈的感情积压在心里，文思如泉。逸嘉用笔尖抽绎着失恋之痛的情丝，耳边响起过去雨娜温柔的话语，他打开的思路，如开启闸门，语言之水喷射而出。他采用过去雨娜教他适当装可怜的战术，当然，现在他不用装，失去了两个雨娜，他真是可怜啊。

雨娜：

你好。

也许你收到这一封信感到非常惊讶。这是我最后写给你的一封信了。

也许你不知道，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象见到分别已久的朋友，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你了，后来与你接触几次，我的心没有任何防备，我爱上你了，也许你一点也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如何跟你说，我等着不久的一天，我们都会渐渐地了解，我会鼓起勇气告诉你，我爱你。可是，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那一天了，你已经是金耳朵的女朋友，听说你们快结婚了。

我承认，那一天，在金耳朵家聚会，最痛苦的人是我，你也许一点也没有看出来，看你与金耳朵谈音乐那么亲密，我要发疯了，我的心完全破碎，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我一直忍着不把这些心里话告诉你，但是我想，我如果现在不说，你们不久结婚了，我还有什么理由说给你呢？如果那个时候再说，你们会认为我是什么用意呢？于是，我现在鼓起勇气说了，因为我不想隐藏一生，因为隐藏对你爱的表白同时也隐藏着痛。

现在让我全说了，我爱你，雨娜，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我这么爱你。也许金耳朵也是真心地爱你，你也爱着他，这是我没有任何办法的事。爱情常常是没有理由的。大家相处的这一段日子，我们之间看似平平淡淡，不知道你对我是什么印象，可我的内心世界任何时候都是激动着的，因为在我平平淡淡的外表下，对你有着一颗激情涌动的心。

当我看到金耳朵那个富有的家，我就知道我对你的爱永远是一个梦想。他有丰厚的财产，我却属于一个工薪阶层；他的家是那么华丽富贵，我的家虽然整洁，却仍显得寒酸。他懂音乐，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他是电器专家，我对电器一无所知。他不要做饭菜，自有人送饭菜上门，我是一个要亲自到厨房做饭菜的凡夫俗子。总之，他一切都在我之上，我不如他，我羡慕他，甚至嫉妒他。

雨娜，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但我不愿意扰乱你的心，就写到这里吧。

我要祝福你们，你们会幸福的。如果金耳朵能终生爱你关心你，我就放心了。

临别依依！

林逸嘉

写完了信，逸嘉真象永远失去了心爱的人，泪流满面。看了几遍，修改几处，对着电脑屏幕深情地念着，象是向过去雨娜递交自己的爱情作业。他想像过去的雨娜也许会满意他这封信，就果断地向现在的雨娜的信箱发去。

逸嘉心跳如狂，没有勇气坐在电脑前等雨娜的回信，到床上倒头便睡。

早上起来，洗漱完毕，顺便打开电脑，收到雨娜的一封信，逸嘉在打开邮件的一秒钟内，一切都麻木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

林逸嘉：

你好。

来信收到。

我与金耳朵仍然只是一般的网友，你从什么地方听说我们要结婚了？你认为我看中金耳朵的财产了？我现在还是自由人，我只在乎心，而不是其他。

晚上我在网上。再见。

柳雨娜

逸嘉看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担心自己对雨娜的回信分析不准，就给云中君打手机，他告诉我说：“虚实已经探明，她与金耳朵仍然是一般的网友。——云中君，你真是情圣。”

我自得地说：“别别，我可不是情圣，不过，好歹也写出一本网络经典爱情小说。——下一步如何行动？”

逸嘉说：“我把她的信给你转来，你收一收。”

手机没有挂，他转发雨娜的信，我一会就收到了。我为他作爱情战略战术分析说：“雨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你能不能破解她那几个暗示呢？她说晚上她在网上，你的明白？——”

逸嘉喜形于色地说：“Yes, sir.”

我说：“她说她只在乎心，话外音是说，你如果心诚，她会喜欢你，古人说，心诚则灵。”

逸嘉说：“我什么时候不心诚了？好，我对她全说真话，不骗她。”

我忙说：“对女孩可以永远交出真情，但不能全部交出真话。”

逸嘉说：“你还以为你能教我些什么新招，这一句话过去雨娜也教过我。”

我祝他晚上好运，就挂了手机，不能为了他的爱情，浪费我太多的手机费。

什么时候才算晚上呢？逸嘉并不清楚。他在整整七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不时地在看着钟，希望时间能快点流逝。

下班后，草草吃了饭，立即上网。大概是六时左右，打开 OICQ，多次寻找雨娜，她没有上网。他毫无心情，胡乱打开一些网页，并没有多少心情浏览。八时多，逸嘉听到 OICQ 发出敲门声，立即查看，雨娜上网了。

逸嘉发出讯息说：雨娜，你好，谢谢你来信。

雨娜：^_^

这个笑脸让逸嘉感到很安慰，至少知道雨娜不讨厌自己。逸嘉故意说：我那封信是不是让你觉得为难？

雨娜：也没有。

逸嘉已经有将近十天没有见到雨娜了，仿佛历过一个世纪，他急于想见到雨娜，迫不及待地说：“我想见你。”

雨娜：那金耳朵早几天请你与周郎来聚会，你们都没有来，你好忙吧？

逸嘉非常吃惊地说：金耳朵没有打电话通知我聚会的时间，真的没有，我一直在等电话，我以为你与他好了，就不好意思打扰你们。

雨娜：他真的没有通知你吗？上个星期六，他请我出去听音乐会，我让他把大家都请来，他说你朋友来了，不能来，周郎开会也不能来，我们与罗婷去了。

逸嘉心想雨娜一定把金耳朵话中的朋友当成女朋友了，忙说：我朋友不多，玩得多一点的就是对门的小张，他有女朋友，我没有，平时出去玩人数上不平衡，我就很少与小张他们一起出去。——如果那天金耳朵告诉了我有聚会，天上下刀子我都会来。他根本就没有通知我。

雨娜：是这样？现在时间不早了，算了，以后不是还有机会吗？^_^

逸嘉：雨娜，我想现在见你。

雨娜：现在？已经八点半了。

逸嘉：十点都不晚，我到你家来，我来教你学电脑，怎么样？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雨娜：对了，下载工具我正好不会用。

逸嘉说了声再见，一把关了电脑，激动得跳了起来，千万种烦恼一扫而空。他夺门而出，狂奔下楼，大叫出租车，直奔雨娜家。一见到雨娜，所有的烦恼全没有了，可勇气连同烦恼一同消失，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在雨娜面前却不知如何说了。过去的雨娜常常把他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先说了，逸嘉后来说时才不觉得害羞。可眼前的雨娜从不谈及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恨自己找不到好的时机向她表达真情。

雨娜的父母出去散步了，这本来是林逸嘉求爱的最好机会，可他让我们失望，竟一本正经地教雨娜使用下载工具，还为雨娜下载一些游戏攻略。雨娜很专心地学着。

逸嘉怕雨娜的父母回来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产生误会，就向雨娜告辞，其实内里很舍不得离开雨娜。雨娜淡淡地说了谢谢，送他到房门口，说声好走，就关了门。逸嘉怅然若失，消失一会儿的烦恼又到心头，他在门边站了一会，天真地希望雨娜会知道他没有走，又开门请他进去。雨娜没有开门，他估计雨娜父母散步差不多要回来了，就下了楼。

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恨自己错失了一次表白的最好的时机。

星期六晚，六位朋友又聚会了，雨娜仍是三位男孩的情之所钟。经过“金耳朵事变”之后，雨娜与三位男孩在一起时，态度尽量保持中立。金耳朵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他觉得自己仍然有把握追到雨娜；逸嘉信心更足，有把握获得雨娜的芳心；周郎却把自己当成了赤壁之战的失败者，他把缘分寄之在天。罗婷与 Netman 也不为任何人当参谋，静静地在一旁看着身边正在发生的 E- 时代的浪漫爱情故事。

逸嘉此时太可怜了，连一个同病相怜的人也没有，
只有罗婷理解逸嘉心中的剧痛，关切地看了看逸嘉。

你漂亮，又温柔，我承认，我曾经爱过你，但在华
峰面前，我觉得自己真的不配。

我打字的速度无形中慢了下来，因为我得知了一件新情况，那一双打字如飞的手不由地发抖，心情变得沉重，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朋友林逸嘉。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几个月前，差不多是电脑中的雨娜与逸嘉在一起的时候吧，现实中的雨娜所教的幼儿园中班，有一个叫顾迪的孩子，他的父亲顾华峰，是本市最大的一家独资企业的总裁，一位孤独而英俊的人，三十一二岁，要他一出场，挟带着财富与魅力的风采，让美少女们无不望风披靡。

他的第一位妻子是美籍华人企业家的女儿，顾先生在他父亲举行的酒会上与他的第一位妻子一见钟情，三个月后结婚，后来发现性格不合，一年后离婚。六年前，他认识了他第二位妻子，一年后结了婚。去年，他的妻子不幸病逝。他的小孩今年才四岁。雨娜曾经在电视上见过顾先生，不知道他是顾迪的爸爸。他的小孩入园以来，顾先生一直让他的司机与保姆负责接送，顾先生平时商务非常忙。

两个月前，幼儿园要组织一次大型节目汇演，顾先生平时连家长会都由他的司机代开，这一次因为他心爱的小孩有节目，决定放弃上午一个重要的商务活动来观看汇演。当他第一次见到雨娜时，雨娜正给孩子们化妆，她的美妙的姿容很快就吸引了顾先生的视线。全园那么多幼师中，雨娜的气韵高逸不群，非常夺目。他与她的眼睛对视的片刻，突然

感到初恋般的心跳，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经历了那么多商场风雨，为什么会在一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女孩面前心跳呢？为什么每次见到她都会感到无限安慰与快乐呢？雨娜对他的第一印象也非常好。

他从此不再让司机与保姆来接送小孩了，即使商务再忙，他每天早上都要开着奔驰 600，穿着一身黑西服，系一根精致的领带，穿一双价值是逸嘉月工资两三倍的鳄鱼皮鞋，戴一块价值抵金耳朵半套房子的劳力士手表，——这是云中君在描述，顾先生在生活里从不用任何方式炫耀财富。他彬彬有礼，待人随和而诚恳，极有修养。他的下颌常常刮得发青，头发整洁，衣着非常考究。举手投足，潇洒之极。特别是他微锁的有些孤独的眉宇，让美少女们都想去破译。

晨光里，他牵着可爱的儿子，一大一小，优雅地踱步，向园中走去。每当这时，雨娜正领着一队小朋友从教室出来，到前坪做操，两人几乎天天都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距离上相见。顾先生总是那么优雅地微笑，点点头，轻轻地道一声早安，就把小孩交给了雨娜。雨娜也会矜持地问候：“顾先生早上好”。每当这个时候，雨娜看他一眼后，就不自觉地低下头，脸上时常有些微红。顾先生坐在驾驶室里，开车前，仍要向雨娜笑一笑，雨娜也会不自觉地向他那边看过去。雨娜在众多的可爱的孩子中，渐渐觉得顾先生的孩子特别可爱。

雨娜上网的次数渐渐地少了，接下来的两周里，大家都约不到雨娜。

这期间，顾先生开始发出让雨娜难以拒绝的邀请。这个星期六的日程如此安排：上午，顾先生请雨娜与他的朋友及夫人一起到省城打高尔夫球，顾先生有会员卡。雨娜第一次实地看见高尔夫球场，蓝天，绿草，白云，碧水，清幽宜人。打球时，还来了几位顾先生的朋友。顾先生与他们一边打，一边聊，雨娜估计大概是商务上的事吧，只在一旁学打球。中午在五星级酒店用餐，饭后顾先生单独开了一间房，让雨娜与朋友夫人一起休息，留了一台手机给雨娜，让她睡醒的时候唤他。下午逛商场，顾先生要买一些价值不菲的礼品送给雨娜，雨娜虽然非常喜欢，但还是婉谢了，最后只同意顾先生给她买一只玩具熊。晚上看世界公园与海底世界。当晚留在省城，顾先生让朋友的夫人同雨娜睡一个套间，他们则睡在隔壁。次日上午是到一个度假村钓鱼与野炊，下午到省城最高级的娱乐城唱歌跳舞。晚饭是最有名的海鲜楼。晚上九时，奔驰与宝马，沿

着高速公路回来，顾先生送雨娜到她的家门口，在她的脸颊上吻别。

第二个周六，顾先生又邀请雨娜到海南去玩，并带着心爱的儿子，同行还有他朋友一家三口。坐上午九时的飞机，两个小时到海南。雨娜惊异地发现海南气温仍那么高，可内地要穿毛衣了。当天的活动是游泳，吃海鲜，玩。第二天上午，顾先生带雨娜参加一个豪华的酒会，认识了不少顾先生商场上的朋友。大家都夸雨娜非常漂亮。下午坐飞机回来。雨娜觉得过起了朝游北海暮宿南州的神仙生活来。一路上，顾先生彬彬有礼，温存呵护，细致关怀，她感到无限惬意。

金耳朵总是提出聚会，这个周五下午就早早地打电话给雨娜。逸嘉也关心她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她说打高尔夫球去了，还到海南玩了一天半，逸嘉不相信。

顾先生在周五下午接小孩时，又邀请雨娜明天出去玩，雨娜说她有几位玩得好的朋友已经打电话约她聚会，她已经答应了。顾先生笑着说，太好了，不如大家一起聚一聚。雨娜想了想，就同意了。

周五早上雨娜有些咳嗽，顾先生非常敏感地觉察到，问她是不是感冒了？雨娜说是的。顾先生请她注意身体，下午来接孩子时，就给雨娜一盒速效感冒片。雨娜惊喜之际，感冒好了一半。

周六上午，大家聚集在雨娜家不远的网吧前。一会儿，公路边有喇叭声，雨娜回头一看，笑说他来了。黑色奔驰嘎然停下，顾先生从驾驶室下来，四位男网友一看，都吃了一惊。逸嘉觉得顾先生有些眼熟，名字也在哪里听过，一时想不起来。他在顾先生的身上，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也许是财富带来的看不见的震撼力吧。

Netman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顾先生大有白马王子的风度，相形之下，个体经营者金耳朵老板，国家税务干部周郎同志，还有网络工程师林逸嘉先生，在这位白马王子面前，立即成了三个草民。

顾先生招停了一辆出租车。雨娜笑着打开奔驰车前座的门，进去坐了，顾先生看见罗婷他们，笑说你们如何坐？罗婷说他们坐出租车。顾先生微笑地打开出租车门，请他们上车，又打开奔驰后座的门，请金耳机、周郎和逸嘉上车。奔驰车宽敞，并不觉得拥挤。顾先生告诉出租车司机，跟在他后面，就上了车。

车向城郊开去。顾先生说，难得大家聚集一起，他非常高兴，今天能请到大家到他家作客，专门请了一个厨师来做饭菜。雨娜与顾先生说

着话。后座的三位男孩都不发一言，都没有想到雨娜说的新朋友会如此让他们出乎意外，他们以为只不过是一位新网友，既然来了，又不便离开，不然显得多没风度。

浅草清江之曲，茂林修竹之间，有几幢欧式风格的小洋楼，掩映在绿树丛中。雨娜问：“顾先生，你住在这里？”

顾先生说：“是的，你猜猜我住哪一幢？”

雨娜随意指着最喜欢的外装饰是罗马风格的那幢别墅说：“是不是那个？”

顾先生微笑地点点头。

车缓缓地驶入别墅小区。小区的路上，有几位穿着时尚的女子向顾先生打招呼，顾先生点头致意。金耳朵心想，顾先生可能永远不缺少美女，而雨娜竟微微有些醋意呢。

顾先生的别墅外围有一圈欧式栏杆，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碧波清澈。正门锁着，车到门前，铁门自动向两边开了。顾先生说整个房子都有数控与录像监测，现在里面的人知道我们来了。

车在别墅正门的前楹停下。顾先生下车为雨娜开门。给出租车付费。请大家到客厅。一进门，顾先生的小孩跑出来，呼着爸爸爸爸。顾先生蹲下来，抱了抱孩子，亲了亲他的脸。孩子看见了雨娜，高兴地说：“柳老师好，欢迎来我们家做客。”雨娜说：“迪迪你好，谢谢你。”说着，牵着迪迪的小手，一同进去。

进门数米处是一幅巨大的木雕屏风，绕过屏风，是两排仿古红木椅子，墙壁上挂着油画与水彩画。这是一个过道，前面走几步，顾先生推开两扇花梨木门，请大家到客厅里坐。客厅有六七十平方米，有三四套不同式样与材质的豪华沙发。每一套沙发及茶几围成一个谈话区间，大厅上方有一个水晶大吊灯，各处沙发旁有一盏精致落地灯，旁边放着各式的绿色植物。墙壁有红木架，放些瓷器、陶罐、花瓶、奇石、美玉等珍玩，还有一些精装书。地上是柔软的羊毛地毯。墙壁上的红木框中全是油画与水彩画，还有几幅中国古今字画。墙壁上原来挂有顾先生与他妻子的油画，是美国一位著名画家画的，因为雨娜要来，顾先生让人取下了。——从一块砖上看不出万里长城的形势，但从这一间客厅，能否看出主人的修养与财富呢？

逸嘉、金耳朵与周郎一进门，惊叹不已。于是三个人各怀鬼胎，作“缺德全黑”猜想——可不是哥德巴赫猜想。逸嘉心想，金耳朵你的房间不是豪华吗？看看这里吧，一个客厅就占了你家的三分之一，一辆汽车不比你的全部家产还多吗？周郎象乡下人进城，东张西望，恨恨地想，金耳朵你不是有钱么？房子大么？哼哼，今天让你也开开眼界，也轮到 你傻眼的时候了。金耳朵的确傻眼了，暗暗摇头。他知道，他与顾先生不在一个级别上。他现在站在本市所谓的富人区中最富的人家，如果不是因为雨娜，他平时还接近不了栏杆，就会被狼狗吓跑。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的房间太寒酸了，不过想起与林逸嘉及周郎一比，又安慰许多。

逸嘉看看房子，又看看雨娜，觉得他看房间时很近，看雨娜时很远。

顾先生招呼大家坐，雨娜不时地咳嗽几声，顾先生拿来一瓶蛇胆川贝膏给雨娜服用，说是专门为她准备的。雨娜吃了一小匙，清凉爽口，短时间里就不咳嗽了。她感谢顾先生的心细关照。

不久，两位象是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茶水与果品上来。雨娜把迪迪搂在怀里，拿水果给他吃，迪迪说叔叔阿姨你们吃，我已经吃了。逗得大家笑。

金耳朵总在挑剔这里的不足，心里跟自己说，房间大是大，没有音响，没有电视，能算有品味的客厅吗？他趁顾先生离开一会，轻轻地对大家说：“没有电视的客厅。”

周郎也许见过世面，说：“你别吹毛求疵了，人家的客厅是休息时候的商务中心，哪有时间看电视？”

罗婷说：“就是，什么都按你的要求？”

顾先生来了，雨娜想看上午的综艺节目，就问：“能不能看一会电视？”

顾先生说：“行啊。”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遥控器似的东西，对着沙发旁的柜子按了一下，柜门缓缓升上去，现出一台三十二寸纯平面彩电，屏幕渐渐亮起来。电视里的综艺节目快结束了。顾先生说：“这是平时看看新闻与股市行情的。欣赏音乐与电影在那一边。”

金耳朵想见识，不便说。雨娜站起来，天真地说：“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新碟？”

顾先生：“OK, follow me。”

大家都跟着他走。他到客厅一端推开一扇门，前面是一条长廊，走

七八步，进入一间房间，顾先生打开壁灯，说：“这是视听室，可以坐二十人，平时朋友聚会，都在这里看看美国原版新片。”

他动了控制台上的几个按钮，前方的屏幕缓缓放下，投影机从台上升起，放入一张新 DVD，一会儿，四围产生了非常真实的环境音效。这是一张交响乐的金碟，音箱解析力极佳，高音从容外放，低音沉雄内敛，大家仿佛置身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中。金耳朵不愧是金耳朵，他一听这声音，暗暗咂舌，只有三十多万元一套的国外音响才有这样的高远、清空、细腻又沉雄、丰润的演绎效果。他说出了牌子，是美国的一套专业家庭影院音响，顾先生打了一下响指说：“Good，高明！”

听了一会音乐，雨娜想到处看看，顾先生兴致盎然，就领着大家逛逛。他说，二楼是卧室、客房与办公室，三楼是娱乐场地与阳台，四楼是阁楼。大家一层层看过去，办公室非常豪华，几排红木书柜，象个精致的图书馆。雨娜看见办公桌及墙壁上有几幅顾先生一家的合影，雨娜觉得顾先生的妻子非常漂亮，气质很好。从照片上顾先生的笑容里，可以看出他们在一起一定非常幸福。办公室还有一台钢琴。雨娜请顾先生弹了一曲，顾先生弹了一曲《献给爱丽斯》。大家惊叹顾先生的音乐修养。娱乐室有全套健身器材、英式台球桌与乒乓球桌。大家在顾先生的邀请下，玩了一会台球。这里有迪迪的玩具火车、遥控汽车、飞机等电子玩具，都是从美国买来的，非常逼真。迪迪拉着雨娜来玩，雨娜就蹲下与迪迪玩起游戏来。

中餐时，顾先生请大家到一楼餐厅入席。迪迪坐在顾先生与雨娜之间，雨娜右边是罗婷，再就是 Netman，对面是逸嘉等三位。逸嘉正对着雨娜坐着，他想象不是在吃饭，而是在举行谈判。

顾先生问大家喝什么酒？红酒是法国葡萄酒，白酒无非是五粮液与茅台。两位女孩要了饮料，男士说随意，顾先生就打开一瓶五粮液。

厨师送上星级饭店般的美食。周郎上次在金耳朵家，就丧失追求雨娜的信心，现在他倒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胃口大开。金耳朵也准备退出爱情角逐，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级别的比赛，想了想，倒也坦然，不吃白不吃，于是大口地吃。真是吃自己的流血，吃别人的流汗，一会儿，他的额头果然有些微汗了。最可怜的是林逸嘉，他闷声不响地吃，味觉全麻木了。他爱着雨娜，也没有放弃努力，在他沉默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极为卑微又坚强不屈的心。他夹着一块牛筋放在口中嚼着。

顾先生夹些鲈鱼给雨娜，雨娜娇羞地低着头，细细地挑出鲈鱼的刺，把鱼肉夹给小迪迪，迪迪可爱地说谢谢。逸嘉总是凝视着雨娜。雨娜偶尔抬头，向逸嘉微微一笑，逸嘉的心都碎了，几乎要流泪，忙低头喝酒。

罗婷问：“顾先生，你平时玩电脑吗？上网吗？”

顾先生说：“我平时用电脑，都是看公司的财务报表。很少上网，偶尔也看看网络新闻，时间都不长。——不过，自从认识了柳老师，我晚上在家里也上网了。早几天，拜她为师，学会了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用法，我才发现原来上网还挺有意思。”

逸嘉闷声不响，竟恨起网络来，最近好几天都没有在网上遇上雨娜，是不是她换了一名字，与顾先生到网络聊天室去了呢？

饭后，一起坐在客厅里休息，看看电视，喝喝茶，翻翻印刷精美的国外杂志。

下午三时，司机进来了，把一个精致的礼品盒递给顾先生。

顾先生接了，醒了醒喉咙，对大家说：“今天，我很高兴地把大家请来，非常感谢大家赏光。我的妻子非常不幸，几年前，她得了不治之症，我几乎想尽了办法，甚至坐飞机到美国与德国去求医，都没有能挽留她。去年年初，她走了，留下一个当时才三岁多的小孩——迪迪。

“本来我想请人在家里带着他，但是，独自在家比不上在幼儿园与其他小朋友一起成长好，就把迪迪放在最好的幼儿园——小太阳幼儿园。

“在幼儿园，柳老师是最好的老师。迪迪是柳老师那一班的幼儿。当我第一次见到柳老师的时候，我就……说实话，我就喜欢上她了……”

顾先生说到这里，雨娜的脸通红通红，低着头，手在沙发上弄着。

顾先生继续说：“而且，我觉得我也为孩子找到一位永久的好老师。我虽然每天忙于商务，可内心世界无时无刻不感到孤独。五年前，我的父亲在美国去世，我继承他的遗志，为他管理实业。近年在国内投资，公司与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产值与利润也越来越多。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财富，名誉，还是其他什么。我想，对我来说，幸福的家庭与爱情，比什么都重要，可我的家已经不完整了，孩子得不到母爱，我也没有妻子，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向我认识三个月零九天的雨娜小姐表达我真诚的爱意，并向她求婚——”

客厅里一片静寂，仿佛可以听见逸嘉与雨娜的心跳声。大家惊奇又

羡慕地看着雨娜，仿佛预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雨娜的脸更红、头更低了。顾先生打开礼品包装，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红绒盒，打开盖，嵌着一枚耀眼的钻戒。他单腿跪在雨娜的脚边，拉着雨娜的手，雨娜忙把手缩回去。

顾先生说：“雨娜，请你接受，我是真心的，真诚的爱你。如果你真不愿意，以后再还给我，好吗？明天，不，后天还也行，后天我要送迪迪上幼儿园的。”

雨娜嗫嚅着说：“我……我……不能收……”她拒绝的理由极为脆弱。这一切来得太突然，逸嘉触目惊心，他希望过去的雨娜能在暗中保佑他，别让现在的雨娜接受求婚钻戒；如果她一接受，就表明雨娜同意了顾先生的求婚，这意味着林逸嘉将永远失去心爱的柳雨娜，他的一切努力将没有任何希望。可是，过去的雨娜不能帮他，她早就消失了。逸嘉眼睁睁地看见顾先生拉着雨娜的手，把钻戒慢慢地戴在她的中指上，——雨娜竟接受了！那一瞬间，逸嘉的心死了，完全死了。在金耳朵家，他觉得雨娜还给他留着希望；今天，雨娜已经决定嫁给顾华峰先生，留给逸嘉是绝望的绝望。

逸嘉唯一的幻想是希望雨娜又取下钻戒，还给顾先生。逸嘉正在幻想的时候，雨娜真的就要取下钻戒，当逸嘉感到一丝丝惊喜时，顾先生忙按住雨娜的手，沉默片时，双眼凝视着雨娜，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在说：“雨娜，我是真心爱你，请你一定收下，即使你要还给我，至少别在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给我，给我一点自信，好吗？”雨娜心想，如果现在还给他，太让顾先生没有面子了；但如果一直戴着，表明自己已经同意做顾先生的朋友，可自己还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心里非常为难。

雨娜戴着钻戒的手放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也不看一眼，咬着嘴唇。逸嘉的幻想破灭了，彻底心死。小迪迪在一旁看不明白，问些天真的儿童问题。雨娜一言不发。迪迪好象在纳闷，平时有问必答的柳老师为什么不说话了昵？

逸嘉想回家，但不忍把雨娜留在顾先生家里。金耳朵却轻松许多，竟向周郎、罗婷推销起自己的电器来。逸嘉此时太可怜了，连一个同病相怜的人也没有，只有罗婷理解逸嘉心中的剧痛，关切地看了看逸嘉。逸嘉从她温柔的目光中，得到微乎其微的安慰。

晚饭后，大家要告辞。顾先生挽留，大家客气地说下次再来吃喜酒。

顾先生就不挽留了，准备了两部车，把大家送到市里。雨娜一直戴着那枚钻戒。

顾先生先送雨娜到她家门外，拥抱着雨娜，要吻她，雨娜低着头；顾先生捧着她的脸，吻了吻她的额头上，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雨娜，我爱你。”

逸嘉回到冰冷空洞的房间，倒在床上，一身全部麻木了。他知道，即使上次向雨娜表白爱意，也留不住她的心。他极力寻找记忆中柳雨娜不可爱的地方，甚至希望自己能恨她、厌恶她，可这样也无济于事。他仍然觉得自己最爱的是雨娜，无人可以替换。

他一夜没有脱衣，横睡在床上，蒙胧中做了好多怪梦。

逸嘉晚上再不敢上 OICQ，担心看到雨娜就会心痛，她上网一定是与顾先生在聊天。于是，他不要命地编写程序，玩游戏，上网，生活规律全乱了，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半个月来，逸嘉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雨娜，他不知道雨娜与顾先生是不是快要结婚了。

这日，逸嘉在紧张地处理网络硬件故障。密码服务器坏了，全市的上网用户都不能登录。他接到罗婷的电话。罗婷说，雨娜病了，住在市立一医院内科十病室九床，她妈就在那里工作，现在是她妈在照顾她，顾先生也一直陪着她。逸嘉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病，罗婷说不清楚，她咳嗽得利害，有些发烧，医院正在查。逸嘉挂了电话，就对吴主任说，自己有急事。吴主任说再急也没有网络不通急。逸嘉心想，平时不论自己有什么私事，都把维护网络当成头等大事，现在不行，即使开除他。他匆匆地跑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立一医院。

找到雨娜住的病房，怯怯地在门缝中窥视一下，还好，顾先生不在。他轻轻推开门，雨娜睡在被中。床头柜上放着许多鲜花篮、水果与礼品，他估计一定是顾华峰先生送的。雨娜住的是单间，有空调，带卫生间。逸嘉蹑手蹑脚走到雨娜的床边，雨娜听到动静，转身就看见了他，想坐起来。她笑说：“林逸嘉，你好。”

逸嘉示意她别坐起来，说：“我收到罗婷的电话，她说你病了，什么时候住院的？——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雨娜说：“昨天下午住院的。现在全身无力，有些发烧，还有些咳

嗽。”

逸嘉安慰她说：“应当是小病，你很快就会好的，你妈妈也是医生，不用担心。——这些花真漂亮……”

雨娜说：“最大的一束花是华峰送的，他才走，其他的花是幼儿园领导和金耳朵送的。金耳机还把他随身带的CD机借给我，让我听音乐呢。罗婷他们，还有周郎送了好多水果和食品，真麻烦他们了。”

逸嘉想网络自有真情在，自己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带来，惭愧地说：“不好意思，我正在维修网络，全市都登录不上服务器，接到罗婷的电话……我……我我就来了，什么都……都没有想起买。”

雨娜笑说：“谢谢你，你来我就高兴，什么我都不需要。——你单位忙，你现在回去吧，你要先修好网络服务器，那里没有你不行。”

逸嘉说：“还有其他技术员在，不用担心，一会就会修好的。”他突然想起什么，有些自卑，说：“如果你让我回去维修服务器，我不走；如果你有别的原因，我就走。”

雨娜一笑说：“我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让你回去维修网络服务器呀，我们都是网迷，能理解其他网迷一天上不了网的心情。”

逸嘉心里好受一些了，说：“服务器马上就会好的。”

护士小姐推着车来了。在给雨娜涂药水的时候，顺便问雨娜：“他是你的男朋友吧？”

雨娜看了看逸嘉，对护士笑说：“你说呢？”

护士说：“我想应当是，对吧？”说时看了逸嘉一眼。

逸嘉真听不得这种话，难受极了；雨娜就在眼前，可她的心已经永远不属于自己。

护士问：“你有陪护吗？”

雨娜说：“现在没有。”

护士问：“得有一个陪护才行，今天要输好几瓶药水，一个人上卫生间不方便。”

逸嘉想起有人说过，不能使自己伟大，却能使自己崇高，他忍着情感的剧痛，崇高地说：“他的男朋友工作太忙，我来陪护她吧。”转眼看着雨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雨娜说：“谢谢。”

护士调整一下输液速度，就走了。逸嘉问现在睡的姿态舒服么？雨

娜说睡得天下，想向上移一点。逸嘉用书生般软弱的手用力拉着床单，一拉就皱了，没有移动。雨娜说这样不行，你得挪我的身体。逸嘉没有想别的，只想让她睡得舒服一些，一只手插入雨娜的背后，一只手放到她半屈的腿下，抱着她，同时空出几个指头顺带把床单挪上一些，并把枕头整了整，按了按被子两边。雨娜也不说谢谢，只是微微笑着。

逸嘉陪雨娜说些话，但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坦然，心里总有一层隔膜，觉得雨娜是华峰的女朋友，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呢？不知说什么好，就翻翻杂志。一瓶药水快输完时，逸嘉就按铃通知护士换药水。

十一时，走廊间响起几个人同行的脚步声，门开了，逸嘉一看，是顾华峰先生他们来了。逸嘉此时才觉得顾华峰真是一个英俊潇洒成熟的男士，那一个瞬间，逸嘉想如果雨娜真的嫁给了华峰，说不定比嫁给自己更幸福，生活得更舒适，为什么一定要让雨娜嫁给自己呢？他与华峰的目光相接的二分之一秒，就形成了这样的念头：如果雨娜真心爱华峰，华峰也真心爱她，自己不能再让雨娜为难，给他们之间造成任何麻烦。

华峰潇洒地与逸嘉握手，问：“来了好久吧？辛苦你了。”

逸嘉笑了笑说：“我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她暂时没有人陪护，我就看着。”逸嘉坦诚地说，希望华峰不会误解他。

华峰拍了拍逸嘉的肩膀，表示真诚感谢，问雨娜：“感觉好些了吗？”

雨娜笑着说：“差不多，有时仍然咳嗽。不过现在好象感觉好一些，没有昨天那么难受了。”

华峰从司机手里拿来一大袋水果及零食，放在床头柜里，剥了一颗葡萄放在雨娜的口中，雨娜说：“好甜。”

华峰对司机说：“小王，到医院门外的饭店定餐，十二点，我请林先生吃便饭。我下午没有事，雨娜，我陪你。”

雨娜幸福地笑了。逸嘉在心里感谢华峰，雨娜能认识华峰，真的比认识自己要幸运得多，心里那一种难受的感觉竟变成了一种安慰。逸嘉说：“现在才十一点多，我得回单位，可能服务器还没有修好。”说时，转身要走，华峰一把拉住他，留他一起吃中饭，逸嘉托辞说单位真的等他回去，华峰就拿几只香蕉和一串葡萄塞给逸嘉，握着逸嘉的手，再次表示感谢。

晚上，逸嘉独自坐在电脑房里，想着雨娜，又想着顾先生。与顾先

生的几次接触中，没有发现顾先生任何让人不信任的地方。他那么有风度，那么有修养，又那么富有。如果雨娜嫁给他，一定会幸福一生，而嫁给自己如何呢？虽然自己一定会永远爱雨娜，关心雨娜，但如果下了岗，或失了业，将难以保证雨娜的正常生活。如果自己真的爱雨娜，就应当让她嫁给顾华峰，让雨娜幸福一生，而不应当再追雨娜，让她心乱。他决定写一封信给雨娜，把当面不便说的话说完：

雨娜：

你好。

你收到我这封信时，请原谅我的冒失。我现在仔细考虑过了，我觉得华峰先生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他也非常爱你，关心你，你能嫁给他，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们这些网友都真诚地祝愿你幸福一生。

你漂亮，又温柔，我承认，我曾经爱过你，但在华峰面前，我觉得自己真的不配，金耳朵也不配。

我还会来医院看你的，但次数会少些，不是不想来，主要是不想让华峰有别的想法。

如果你们结婚，请告诉我，我会来祝贺的。虽然我有些难过，但我很快就没事了。谢谢你过去对我的关心。你安心养病吧，华峰会好好地照顾你的，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好，不多写了。我说了，我还会来看你，你可别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吗？

祝你永远美丽、健康、幸福！

你真诚的朋友 林逸嘉

逸嘉写了信，心里爽然多了。晚上做了好多梦，梦见雨娜嫁给了华峰，逸嘉参加了盛大的婚礼，却悄悄地流了好多泪。醒来一看，枕头竟湿了呢。

次日中午，逸嘉想看看雨娜的病是不是好些了，诊断结果不知出来没有。吃了中饭，就到医院来看雨娜。雨娜很高兴他来，说金耳朵又来看她一次，华峰本来要陪她一上午，公司有急事让他回去，十分钟

才走。她指着坐在床边的一位女孩说，她是华峰公司的小程，华峰让她陪护我。逸嘉非常高兴，笑着对小程说，你辛苦了，顾先生太忙，这里就拜托你了。

雨娜笑了，想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但没有说出来。逸嘉问诊断结果如何，雨娜说还要等几天。一会儿，雨娜的妈来了，她看见逸嘉在这里，非常高兴，满面笑容，感谢逸嘉经常来看她女儿。逸嘉说这没有什么嘛，如果他病了，朋友们也会来看他的。她用听筒给女儿做了一下检查，说病情比较稳定，有所好转。

逸嘉离开前，把信悄悄地放在雨娜的被中。雨娜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悄悄地收着。晚上，小程回去后，雨娜看了逸嘉的信。一会儿，她妈来时，发现雨娜的眼睛红红的，象是哭过。

次日，逸嘉中午来看雨娜。雨娜很高兴，仍把他当成好朋友，眼神没有什么异样。逸嘉与雨娜相视片刻，雨娜微微笑着，逸嘉觉得现在与雨娜在一起没有多少隔膜了，心里坦然许多。

这几天，华峰上午和下午都要开车来看看雨娜，哪怕商务再忙，也要停留七八分钟。逸嘉中午无事，常常整个中午都陪着雨娜。两个星期天，逸嘉仍放心不下，总想知道雨娜得了什么病，病情是不是好转了。

周六，逸嘉八时多就到医院看雨娜，那时小程和华峰都没有来，雨娜的母亲也到门诊部上班去了，雨娜此时正一个人睡在床上听 CD。雨娜说想吃黑米粥，逸嘉就到医院门外去买，可附近没有；他知道本市一家大饭店有，可要转车，他打的士去，打的士回。雨娜说他好快，吃了后觉得味道非常好，问是不是附近买的，逸嘉说就在医院门外不远的地方买的，如果她喜欢吃黑米粥，他愿意跑腿。雨娜说谢谢。

雨娜仍偶尔咳嗽，逸嘉怀疑医院是不是隐瞒病情，为什么这么久不告诉大家雨娜得了什么病。雨娜说她也不清楚。

雨娜自言自语说：“这个月的《女友》应当来了。”逸嘉就说出去一会，到门外书报摊上买来《女友》等杂志，雨娜竟有些小小的惊喜呢。一会儿，雨娜的手机响了，是华峰来的，他问她病情如何了，他马上就过来，与她一起吃中饭。逸嘉就向雨娜告别了，雨娜留他不住。星期天上下午逸嘉都来医院陪雨娜，他从杂志上背下几篇笑话，表演给雨娜看，雨娜笑个不停，说有趣有趣，看笑话不好笑，经他一说，真的好笑。

星期一，逸嘉中午因单位加班，没有来医院。下午三时，他到医院

来看雨娜，才坐一会儿，一位护士进来了，请逸嘉出来说话。护士在门外问：“听说你非常关心柳雨娜的病情，我们理解你们这些网友们的心情。但为了更有效地治好小柳的病，请你们网友一定要配合好。”

逸嘉意识到了什么，一言不发，心跳加速。护士表情庄重地说：“我们住院部主任医生王教授会告诉你雨娜的病情，他会对你有要求的。”

逸嘉情绪紧张起来，跟着护士到王教授的办公室。王教授颇有人们印象中的教授气质，满头白发，面容清瘦，穿着白褂，挂着听筒。逸嘉一到门口，王教授和蔼地请逸嘉坐下。护士倒了一杯茶给逸嘉，就出门了。

王教授坐下后，双手放在桌面，十指交叉着，看了看逸嘉，说：“为了更有效地治疗小柳的病，我们决定向经常来看小柳的几位朋友表明我们医院的态度，就是告诉你们小柳真实的病情，目的是希望你们都能配合我们医院，——主要是对她本人保密，减少她的顾虑。”

逸嘉张着惊骇的嘴，连珠炮似的问：“王教授，她得了什么病？得了什么病？是不是绝症？能不能治好……”

王教授摆摆手，示意他冷静些，缓缓地说：“年轻人，你的心情我理解，千万不要太激动，这对我们与小柳都不好。我会告诉你小柳得了什么病，你首先要承诺能遵守一条原则：任何时候，不要用任何形式告诉她，——你能不能做到？”

逸嘉呼吸急促起来，恐惧感从四周密集上来，他点点头说：“为了治好她的病，我一定遵守医院的规则，请相信我！”

王教授说：“好！我相信你！能遵守医院的规定，是爱护小柳。上午我已经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顾先生，他非常冷静，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治好她的病。”

王教授喝了一口茶，停了停，然后用极低极慢的声音说：“小柳的病，我们原来以为是肺炎，后来又怀疑是肺结核，但初步诊断后都不是这两种结果，她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存活不到六个月。”

王教授的话与惊雷无异，震荡着逸嘉的全部身心，他几乎要滑到地面，忙抓住桌面边缘，两眼失神，心情陷入深深的黑洞之中，仿佛全世界在他眼前倾斜，一切梦想在瞬间全部破碎。王教授站了起来，过来拍拍逸嘉说：“我知道你难过，顾先生也是这样，但你要相信现代医学技术在进步，癌症不再是不可更改的死刑命令，我们会尽一切能力，来挽救

她，或是延长她的生命。——记住，不要以任何方式告诉她。好了，你等一会去陪陪她，先别进病房去，在外面平静一下再去。”

逸嘉站了起来，点点头，六神无主地走出王教授的办公室。逸嘉在办公室的门边的镜子上瞥了自己一眼，已经面无人色。他觉得面部肌肉都僵化了，再也笑不出来。他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想平静一下心情。十多分钟后，在无人处痛苦地对着墙壁嘿嘿地笑着，松了松四肢，做出潇洒的样子，吹着口哨，极力想恢复进入王教授办公室前的心态。逸嘉自以为放松后，轻轻地走到雨娜的床边，雨娜已经睡着了。他在床边守了半小时，眼睛一直看着雨娜，为什么这么美丽的雨娜竟会得绝症？上天！为什么不保佑雨娜！

护士换药时，惊醒了雨娜，她让逸嘉去上班，逸嘉心情总好不起来，担心雨娜起疑心，笑了笑，说明天再来。雨娜奇异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逸嘉说没有。雨娜说，你的脸色不好看，怪怪的，刚才还好好的。逸嘉嘿嘿笑了笑，说没有事的，就眷然地走出医院。

逸嘉走下医院大门的台阶时，心里只有一种感觉，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直到泣血，然后死去。

周一上午，华峰来医院看雨娜，他才舒展几天的眉头又紧锁着，雨娜身患绝症的消息仿佛让他有再次丧妻的悲痛。为了不让雨娜看出什么异样，他极力表现与平常一样。进病房时，雨娜正在输液，小程已经来了，坐在床边陪着。华峰问：“雨娜，感觉好些了么？”

雨娜咳嗽几声，细细地说：“觉得全身无力，喉咙里发痒，有时呼吸难受。”

华峰听了，痛苦之极，可表面上还笑着。他安慰雨娜说：“没有事的，你的病会好的。”

他到王教授的办公室询问治疗方案。王教授说：“治疗方案已经准备好了，将使用一种进口新药，包括口服与注射的，一天要九百多元，费用比较高。”

华峰说：“有没有治好的可能？——费用不成任何问题。”

王教授说：“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不管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会尽最大可能来救治。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目前的医疗科技水平，也只能延长她几个月的生存时间，减轻她的痛苦。”

华峰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王教授说：“只要对雨娜的病有好处的药，尽管用，费用不够，打电话给我，我随时通过同城结算系统汇一笔钱到医院的帐上来。”

王教授向他表示感谢。华峰问：“什么时候开始对癌症的治疗？我希望越快越好。”

王教授说：“为了避免误诊，还得省里请省医学院的教授作最后一次会诊，确定最佳治疗方案，我们会尽快，四五天之内吧。”

华峰与王教授握手告别，当着雨娜的面交待小程，照顾好雨娜，他还有些商务要去办。他在雨娜的脸上吻了吻，就告别了。

逸嘉放心不下，总想着雨娜，上午又到医院来了。中午他等华峰来，华峰没有来，逸嘉陪着雨娜吃了中饭，下午下班后，又在医院陪雨娜到晚上九点半，如果不是住院部要关门，他还准备多陪一会。

次日，逸嘉见到了华峰，在走道里小声地问他知道不知道雨娜的病情，华峰说知道，正想一切办法在挽救她，他请逸嘉一定要保密，逸嘉说他会的。

接着两天里，逸嘉来看雨娜的规律变了，上午中午下午都要来看看雨娜。雨娜在星期四下午，终于感到有些奇怪，他平时都是中午来，为什么突然来得这么勤快？就问逸嘉：“你上午下午都要上班，为什么都来了呢？你不是说中午来吗？”

逸嘉说：“单位也没有什么事，就来了，——你觉得不方便吧？”

雨娜说：“不是不是，我觉得你太忙，不好意思耽误你那么多时间，你从单位到这里也不近。”

逸嘉说：“那没有什么。”

雨娜说：“这几天，我发现你们的表情与前些日子不一样，是不是知道我的真实的病情？医生说我得的是节段性肺炎，一两个星期就会好，现在快两个星期了，我没有一点变好的迹象，你们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逸嘉惊慌起来，笑了笑，笑得极为难看，摇头说：“没有啊，我们都知道你得了肺炎呀。”

雨娜说：“我想肺炎早就应当好了，现在消炎药非常好，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得了绝症？”

逸嘉摆摆手说：“不是不是。”

雨娜冷笑一声说：“你们不要骗我了！我在医生的病历本上看到一

个英文单词：cancer，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医生会无缘无故写在我的病历本上吗？”

逸嘉惊骇地睁着眼睛，头脑中一片茫然，半晌说不出话，雨娜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周日上午，华峰来了，逸嘉想有了他陪着，雨娜会快乐一些，就出了医院，让他们单独相处。逸嘉从杂志上知道，好的情绪，对治病有好处。

雨娜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情绪稳定。华峰极力安慰她，说世界上再贵的药，只要能治好她的病，他都买得起，要雨娜相信现代医学。他还说，美国有一家世界有名的肿瘤医院，如果在国内治疗没有好转，他将把她送到美国去治。

雨娜似乎面色苍白多了，体力不佳，似乎还瘦了许多。她抓住华峰的手说：“非常感谢你，我真不知道如何报答。我知道，我至多只能活六七个月，如果病情迅速恶化，只能活三个月了。你说了，我不接受钻戒的时候，可以还给你，我现在还能呼吸，还能说话，我想把我的话说完。我不能成为你的妻子，不能把迪迪带大，我感到抱歉和遗憾。这枚钻戒非常贵重，我在治病时戴着也不方便，万一遗失也不好，我现在还给你。”

她缓缓地褪下钻戒，放在华峰的手中，华峰静默了一会，说：“这样吧，我先替你收着，等治好你的病，我再给你戴上，好吗？”

雨娜点点头，笑了，说：“谢谢，不过，我也许等不到那一天了。”

华峰眼睛中闪动着泪光，说：“你会好的，我们会尽全力让你完全康复，上帝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美丽的女孩，这一次也不例外。”

雨娜摇头说：“可这一次真的就是一个例外了。我非常感谢你，华峰，感谢你。”她神情黯然。

华峰的手机响了，他接了电话，象有急事的样子，欲言又止，雨娜说：“你有事，不要陪我了，你先去办事吧。”

华峰给雨娜理一下被子，在她的鼻子上轻轻拧一拧，安慰她说：“有我在，你的病一定会好的，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雨娜点点头，华峰吻了吻雨娜的脸，说有一个商务会谈，办了就过来。他走后，小程来了。雨娜倒希望逸嘉这时能来，上午他没有来。但吃中饭的时候，逸嘉竟来了。他怕华峰商务太忙，中午说不定要陪商务上的客人，放心不下，又赶来了，雨娜也没有吃饭，逸嘉就到医院外的

小饭店炒了两份可口的菜。雨娜胃口出乎逸嘉的意外，饭后她面容红润，好看极了，逸嘉片时高兴之后，想起老人们说过的回光返照的现象也与此类似，又暗暗悲伤起来。

下午华峰打来两个电话问候雨娜，说商务会谈还没有结束，要晚些时间来。逸嘉得知华峰不能来，就没有离开，直陪到着雨娜到晚上。下午下班时，雨娜让小程回家去了。

病室的夜，非常宁静。空气中有一种淡淡的药水味。日光灯流泻着明亮。雨娜平静地在输液。逸嘉坐在床边，看着雨娜。

雨娜笑说想上卫生间，却没有动。逸嘉愣了一下，就取下输液瓶，高高举起，雨娜于是从床上下来。逸嘉跟着雨娜到卫生间。逸嘉希望能在墙壁上找到一颗挂输液瓶的钉子或钩子，可医院服务不完善，根本没有注意病房卫生间里重要的细节。眼前的雨娜不是过去的雨娜，她现在是本市最大的独资企业的董事长顾华峰先生的女友，陪着她上卫生间是非常不合适的。逸嘉犹豫地说：“你……你举……”他知道雨娜无法举这只瓶子，非常为难；“……这瓶子怎么挂呢？”

雨娜笑着不做声，已经蹲着了。逸嘉只能呆呆地站着，高举着输液瓶，——懵懂的逸嘉当然不知道，他高举着这一只输液瓶，就象高举着一面伟大的爱情的旗帜，更象高举一枚已经拉开引线的手雷，足以将情敌炸死，——逸嘉想不到这些，忙将身体转过去，可那让人心跳的水激的声响，丝丝地传过来，逸嘉的耳朵无法回避，仿佛聆听着奇妙的花开的声音。一会儿，他听到背后雨娜整理衣服的窸窣声，心里竟有一种复杂的怪异感，邪念纠缠着快意。

雨娜在背后看着逸嘉的傻样，笑问：“在想什么呢？”

逸嘉低低地说：“没有……没想什么……”头一动不动，呆若木鸡。

雨娜说：“谢谢，举这么久，手好累吧？举低一点没有关系。”

逸嘉正觉得手累，想不到雨娜这么体谅他，如此一说，竟觉得手不累了。

雨娜睡下，看着逸嘉，没有表情，突然笑了，在逸嘉惊疑之际，雨娜的笑容没有了，又是满面愁容。雨娜说：“你这些天，总是来看我，照顾我，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

逸嘉淡淡地说：“这没有什么。”

雨娜泪光有些闪动，说：“你太好了，我现在才知道你是这么好。”

我真不想死，不想死啊。”

逸嘉慌了，说：“你别乱想，你不会死的，不会的。”

雨娜说：“我其实并不怕死，让我遗憾的是，我可能会孤独地死去，我真不愿意呀。”

逸嘉说：“华峰非常爱你，你已经找到了爱情，他说了，只要世界上有能治好你的病的药，他说都会买得到。我想，奇迹会出现的，——何况你也这么爱他，你怎么会孤独呢？”

雨娜笑了，说：“我在病中，才感觉到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东西，看来这场病生得及时。”

逸嘉不知道雨娜在说些什么。雨娜说：“我也许曾经喜欢过华峰，但现在……我已经把钻戒还给了他。”

逸嘉一惊，忙问：“为什么？他收下了吗？”

雨娜说：“他收下了。当然，他说是替我保存，我病好了后再给我戴上，你说，王教授是肿瘤病专家，对病人存活期的预测非常准，我的绝症能治好么？不能，那么华峰收下的钻戒永远不会再替我戴上了。”

逸嘉平时书呆子气十足，这一回准确无误地感觉到雨娜言外之意，华峰愿意承担一切高额治疗费，但对雨娜康复已经不抱希望了。照理说，华峰应当牺牲商务上的时间多陪着雨娜，可他来医院的时间越来越少。雨娜将带着一颗孤独的心离开人间，那是多么残酷的事啊。逸嘉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想着雨娜，如果华峰不能与雨娜结婚，他愿意与雨娜结婚，哪怕雨娜至多只能生存六七个月，他要每天陪在雨娜的身边，让雨娜带着爱情和友情含笑离开人间。

上次他错过了向雨娜表白的机会，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了，如果这一次再错过，会让雨娜遗憾，也会让自己痛苦一生。

他沉默了两分钟，仿佛听到心灵中发出真情的呼唤，听到过去雨娜深情的低语，现在世界上没有谁比雨娜更需要爱情，也没有谁比他更爱雨娜，即使雨娜在半年后离开人间，也要让她在形式上完成做女人的第一步——结了婚的女孩。

逸嘉忘记了害怕，忘记了羞涩，忘记了在华峰与金耳朵巨大的物质差距面前产生的自卑感，逸嘉非常平静地说：“雨娜，我要跟你结婚！我收回给你的那封信，嫁给我吧！”

雨娜也非常平静，说：“逸嘉，我知道，你一直对我非常好。如果

我还有五年生命，我一定嫁给你，可现在，我只能生存半年，我不愿你的妻子只能嫁给你半年。”她说说着，鼻子抽动，两行眼泪涌出来，流到她美丽的腮边。

逸嘉有大哭一场的感觉，眨着眼睛，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与你结婚，哪怕只有一天！”

雨娜说：“不，我不愿意，你的路还很长，我不愿意成为你短暂的妻子，我不能尽到做妻子的义务，而你在别人眼中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了。”

逸嘉说：“如果你只是这样想，我不接受，除非你看不上我。你好好想想，想一晚。”

药水快完了，逸嘉叫来护士，护士说晚上没有药水要输了。逸嘉在护士走后，说：“你想一晚吧，我希望我生命的历史中唯一的妻子名叫柳雨娜，哪怕一天。我是真心爱你的！”

雨娜不停地流泪，哽咽得说不出话，她却有好多话要说。逸嘉说：“你好好睡吧，你妈晚上都会准时来陪你，我走了。”他看一下表，她妈妈差不多快来了。

逸嘉走后，雨娜哭声渐大，忙用被子捂上。不久，她的妈妈来陪她了。

路上，他想起一句话“你的健康是我的幸福”，原来总不能理解，现在终于懂了。

次日上午十一时，逸嘉来到雨娜的病房，雨娜的妈也在，她们好象轻松地谈些什么。逸嘉懵懵懂懂地拿出一张折着的纸，给雨娜的妈看，说：“大妈，我想与她结婚。”

雨娜的妈吃惊非小，一看那张纸，竟是一张结婚证明，说：“你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逸嘉坚定地说：“我不管，我要与她结婚，一个星期内办好，哪怕她只能活一天，我也要陪着她。”

雨娜的妈摇摇头说：“不行不行！哪有这样结婚的！”

雨娜竟不说一句话，看看他们说。逸嘉问：“雨娜，我是真心，我希望能更好的照顾你，你同意吧。如果你的病治好了，你再提出离婚。”

雨娜侧过身睡着，因为她的眼泪又悄然流出，逸嘉听到她的抽泣声。雨娜的妈忙坐在床边，安慰雨娜，又转身对逸嘉说：“小林啊，你的心意，我们全家都接受，我们一家对你的印象特别好，可是，雨娜被诊断患有

绝症，不然，我同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但现在她这个样子嫁给你，会误了你一生。”

逸嘉已经非常激动，无法平静情绪。他说：“大妈，你别这样说，我最初是爱着你的女儿的，那时雨娜没有病，后来，她认识了顾华峰先生，我心里虽然难过，但想一想，你的女儿与顾先生各方面都非常相配。现在你女儿得了绝症，我提出与雨娜结婚，没有别的目的，只希望能更方便地陪同她治疗。我一直爱着你的女儿，即使在我觉得她与顾先生非常相配的时候。我如果现在放弃这个机会，我会后悔一生，痛苦一生，你的女儿也会遗憾的。”他几乎要哭了，泪水盈出眼睛。

雨娜的妈站了起来，拉着逸嘉的手说：“这样好吗？我们三个人都冷静一下，过几天再说，看看雨娜病情，都不要感情用事，过几天再说。”

逸嘉觉得自己确实有些激动，冷静几天也好。雨娜妈告诉逸嘉说：“今天我休息，我在医院陪雨娜一天，你这几天也非常辛苦，你就回去吧，今天下午就别来陪了。”

逸嘉内心震荡之极，痛楚之极，点点头，已经泪流满面，从医院跑了出来，到自己房间大哭一场。他决定一定要娶雨娜，他已经相信命中注定的妻子就是那位叫柳雨娜的女孩。不能与她相守一生，也要爱她一生，思念她一生。

次日，向单位请了假，匆匆赶到医院，要再次向雨娜求婚，并恳请雨娜妈同意。

到雨娜的病房一看，门竟锁了，室内的灯关了，从窗户里望进去，床上的垫被换成新的，花篮与食品全没有了，医院的热水瓶也不见了，房间象彻底消毒过一遍。刹那间，逸嘉觉得头部嗡的一声，巨大的恐惧与悲痛从灵魂深处盘旋升起，白布，花圈，哀乐，哭声，灵车，墓，黑色……种种不祥的意象在他头脑中纷飞。他依稀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而且永远错过第二次机会。雨娜美丽的眼睛中，世界已经失去色彩，太阳永远不再升起。

他站立不住，手扶在墙上，指甲恨不能掐入墙壁内，哭声已经逃离悲痛之外。

一会儿，一位护士过来了，是常给雨娜输液的护士。逸嘉不敢问雨娜的情况。护士路过他身边时，冰凉地说，十室九床的病友已经办理出院手续了。

逸嘉的脸贴着雨娜的脸说：“雨娜，我会爱你一生，
关怀你一生，我相信自己，我会让你幸福的！会的！”

他不会毫无自尊地去求她，讨好她。痛苦一生就痛苦一生好了。

逸嘉觉得自己的心象是被从九层地狱里拯救出来，一阵狂喜，仿佛明白了一切。他跑下住院部的楼梯，跑下医院大门的台阶，象要飞起来，立即打的士到雨娜家。

他上楼太急，气喘吁吁，站在门边好一会，渐渐地平静下来，轻轻地敲门。门开了，是雨娜开的门。她微笑着，美丽如故。一刹那间，生与死产生巨大的情感落差，让逸嘉悲欣至极，他什么都顾不上了，一把抱住雨娜，哭出成为男子汉后真情第一声。他坚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咬着牙，仿佛要给哭声加上消声器，可泪水止不住地流。他喃喃地说：“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我我……实在忍不住……哭，对不起，我……”雨娜分明听见逸嘉为止哭而咬牙的格格声。

雨娜抚着逸嘉的头发，禁不住泪光盈盈，温柔地安慰他说：“好了，好了，我的病已经全好。医院王教授说，我的病是他平生第一次误诊，我的肺炎全好了。”

逸嘉醒过神来，才发觉自己的脸贴着雨娜的脸，拥抱的并不是过去的雨娜，可能仍是顾华峰先生女朋友的雨娜，连忙分开，问：“那他们不是用错了药吗？”

雨娜说：“没有，他们在没有确诊前，都是当肺炎来治的。”

逸嘉擦了一把眼泪，想了想，问：“一定是你们在玩把戏，为什么？”

雨娜没有正面回答，微笑着，轻轻地说：“你进来吧。”

逸嘉问：“你爸妈呢？”

雨娜说：“都在上班啊。”

逸嘉听了，一阵心跳，他要把心里话正式对雨娜说。雨娜倒了一杯茶给他，说：“教我玩电脑吧。”

他们一起坐在电脑前。逸嘉告诉她解压软件的具体用法，又告诉她一些女孩喜欢的网站。时间一秒秒地过去，逸嘉的心一阵阵地惊跳。他非常明白，在医院说的话是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现在不算数了，他要正式向雨娜表白藏在心中很久的渴望。

他的心中浮现过去雨娜的音容，仿佛数字化的雨娜与现实中的雨娜在他心中渐渐地融合，如见故人，万分亲切，忘记了正式初恋时的恐慌。两人都静默地看着电脑屏幕，逸嘉的心并不在屏幕上，他情不自禁地看了雨娜一眼；雨娜的心也不在屏幕上，微微侧身看逸嘉一眼。四目相向，逸嘉已经分不清这是过去的雨娜还是现在的雨娜，他抓住雨娜的手说：“雨娜，我爱你。”

雨娜眨着吃惊的眼睛，看着逸嘉，似乎不知如何是好。逸嘉觉得眼前的人如梦似幻，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实的，不管是数字的还是真实的，他爱的就是雨娜，于是他大胆拥抱着雨娜，雨娜也轻轻地拥着逸嘉。

逸嘉问：“‘误诊’是谁的主意？”

雨娜笑说：“以后我告诉你吧。”

逸嘉此时也明白八九分，就在她的耳边轻轻说：“雨娜。”

雨娜轻轻应着：“嗯？”

逸嘉说：“我真的爱你，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

雨娜有些娇羞，细声地问：“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逸嘉说：“很久了，知道你的名字时，我就喜欢上了，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爱上你了，你呢——”

雨娜说：“我不知道。”

如今的逸嘉可不是过去的逸嘉了，如果他没有遇到过去的雨娜，他一定会把现在的雨娜的话当真，从而怀疑她并不爱自己。可他现在非常理解女孩的反话与娇羞，它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不要廉耻的世界带来美丽与温馨。逸嘉问：“是你在医院听到我要与你结婚的时候？”

雨娜含笑不语。逸嘉知道女孩子不说话，可不是法庭上所谓的默认，他又问：“第一次在网吧见到我的时候？”

雨娜摇摇头。逸嘉又问：“那一定是在你家安装电脑的时候，就在这里。”

雨娜抿着嘴笑了，说：“其实，第一次在网吧见到你，我觉得你很熟悉，好象在哪个网吧里见过，又想不起来。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华峰，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后来他请我出去玩了几天，我当时非常糊涂，我觉得你们两人都非常优秀，但生了一次病后，我觉得华峰最合适做情人——”

逸嘉说：“好哇！原来你还那样想！”

雨娜笑说：“我还没有说完呀，——可最合适做丈夫的是林逸嘉。”

逸嘉兴奋又激动，有了巨大的勇气。这个时候只有笨蛋吻女孩子时先想到要请示，得到批复后才敢执行。逸嘉捧着雨娜美丽的脸，侧着头，圆满地吻着她。雨娜的红唇娇软细润，象两片初绽的花瓣，沾带着清露。他渐渐地深吻着，温暖，清香，甜蜜，激动，兴奋。逸嘉觉得现在的雨娜就象过去的雨娜，她仍然活着，不但活在他的心中，而且活在他的身外。

逸嘉说：“我没有华峰那么多钱，也不能带你到世界各地去游览，但我会用自己的知识创造财富，至少每一年可以带你到中国各地旅游一两次。”

雨娜说：“你以为我只看重钱呀？你能这样想我很满足，我也喜欢旅游。”

逸嘉说：“你知道吗？我在第一百货看见你与金耳朵、罗婷他们，我真以为你要结婚了。”

雨娜问：“你从谁那里听说的？”

逸嘉说：“周郎那里，我那一次觉得好险失去了你。”

雨娜却轻松地说：“我不觉得呀。”

逸嘉说：“后来，我第一次见到华峰，特别到了他家，我真正认为我已经失去了你。但我在医院里遇到华峰时，我觉得你们相配也不错的，又感觉非常安慰，认为你嫁给他也许比嫁给我好，心里觉得好受一些了。”

雨娜笑了，手在他的脸上轻抚着，吻了吻逸嘉的脸颊，问：“所以你在医院里给我写了那封信。”

“是的，因为我觉得华峰更好，会让你更幸福。”

“你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是那么想？”

逸嘉说：“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没有想到其他。后来得知误诊结果，我改变了主意。”

雨娜哽咽起来，泪光盈盈，想说，却说不出话。她心里非常明白，一个爱着她的男孩为了她能更幸福而离开她，是无条件地爱她。如果遇到非常情况，他甚至可以为了爱情付出生命。雨娜紧紧地拥抱着逸嘉，泪水滴在他的背下。逸嘉感到她的胸部在起伏。

雨娜平静一些后，说：“傻瓜！我不是说了，我的病生得真是时候，你记得我说了这句话吗？我在病中，身体里能感觉到平常无法感觉的东西。能与自己天天在一起，时时在一起，才是最好的人。逸嘉，我夸你可别得意呀，华峰各方面都不错，又很富有，但我希望嫁给你比嫁给华峰更幸福一些。”

雨娜相信自己的直觉，但话说得委婉，不想让逸嘉太得意了。她想，自己能成为华峰的第三位妻子，但无法确认会不会是他最后一位妻子；她如果成了逸嘉第一位妻子，一定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在婚姻观念上，雨娜与中国许多女孩一样，有白头偕老的理想。

逸嘉的脸贴着雨娜的脸说：“雨娜，我会爱你一生，关怀你一生，我相信自己，我会让你幸福的！会的！”

雨娜说：“逸嘉，这些天来，真的辛苦你了，也让你受惊了。”

逸嘉说：“这没有什么，只要我们最终走到一起，就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也愿意。”说时，心中不乏自得之意。

快到下班的时间，逸嘉不想让雨娜的父母看见他们相处一室。他吻着她，依依不舍地迈出雨娜的家门，才转身，雨娜满眼温柔地说：“你在华峰家吃饭时真可怜。”

逸嘉惊住了，微笑地看着雨娜。雨娜拉过逸嘉，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迅速地关上门。

逸嘉请雨娜过来吃饭，买了好多菜。雨娜来时，他已经做好了饭菜。

饭后，雨娜到处看看，以她秀慧的心灵，总感觉到房间里来过另一个女孩子。她问：“你怎么想到买家具？”

逸嘉说：“因为分了房子，太空了，就先买了家具。”

“奇怪，你竟买了双人床？”

“那一半是为你准备的。”

“哼，是为另一个姑娘准备的吧！”

逸嘉心虚，支吾地说：“嘿嘿，不……不，反正要买双人床，就先买了，免得将来换。”

雨娜问：“墙上的画，象是一个女孩子画的。”

逸嘉说：“我好象说了，是一个女网友画的。”

雨娜说：“我不信，她敢在你的墙上乱画？”

“我不是说了？反正将来装修后要刷涂料的。”

逸嘉对答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说了那么多假话，骗了自己心爱的人，对不起良心，对不起天地神灵。

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雨娜问：“你真心爱我？”

“是的。”

“你不在乎我的过去？”

“什么过去？”

“我与你不是初恋。”

“我不在乎。”

“如果我……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纯洁，你会爱我么？”

“雨娜，不管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现在爱你，也希望你爱我，将来我们也这样，永远这样。”

雨娜点点头说：“谢谢。”说着，她的表情仿佛隐藏着心事。两人都看着电视。雨娜问：“想不想听我的过去？”

逸嘉说：“你说我就听，不说我不要求你说。”说着，拥抱着雨娜，爱怜地看着她。

雨娜说：“你真的不在乎？”

逸嘉肯定地说：“真的不在乎！”

雨娜喃喃地说：“我在学校谈过恋爱，我已经不是 virgin。”雨娜不想隐瞒，如果逸嘉真心爱她，不会因为她谈过恋爱和其他原因离开她。如果他真的因为这个原因离开她，她不会感到遗憾。

“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了，我爱你就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那个，也不在乎你做了华峰的女朋友，我只在乎你是不是雨娜，在乎你爱不爱我，现在和将来。”逸嘉想起那次带雨娜回乡，一起睡时，她竟同意了，后来她就病恹恹的，致使她最后消失了。难道她怕我对现在的雨娜不再是 virgin 有所顾虑？逸嘉于是说：“我也不是呀。”

雨娜淡淡地笑了说：“我知道了，我是不在乎的。我与你一样，我只在乎你现在与将来爱不爱我。如果你在乎我的过去，你还可以重新选择。”

逸嘉问：“你说什么？你不在乎我的过去，我为什么会在乎你的过去呢？雨娜，如果我能把血淋淋的真心掏出来给你看，你才会相信我，我会这么做的。”

雨娜笑了，说：“你做！我要看看你的真心。”

逸嘉也笑了，拉着她说：“来吧，我脱下衣服，到床上把心掏出来，让你仔细看看。”

雨娜说：“你真坏。”

逸嘉做出解衣拿刀掏心的样子，双手装出捧着心送给雨娜。雨娜揽住他，用手抚着他的头发。

这个星期的前五天内，雨娜没有到逸嘉这里来。晚上在网上手谈。这期间金耳朵请雨娜外出玩，她婉谢了。

周末，下班前，逸嘉打电话给雨娜，请她过来吃晚饭，雨娜说晚上不出来，逸嘉不便强求，就在家中写程序。

七时半，他听到客厅里有人唤他——“逸嘉”，这是雨娜的声音！他立即起身，飞奔出来看，客厅里并没有人。他以为自己出现幻音，可能是心里有着两个雨娜所致，也没有在意。一会儿，又有人轻唤了一声“林逸嘉，是我”。逸嘉又从电脑房跑出来，仍没有看见人，他激动地唤着“雨娜，雨娜。”没有回音，逸嘉对着空空的客厅说：“雨娜，你快出来，我想你，我知道你还活着，你没有消失，你是吓我的，雨娜，你在哪里？你还在电脑里吗？”

门掩着的卧室里传来声音：“我在这里。”

逸嘉惊呆了，难道雨娜还活着？他推开门，美丽的雨娜靠着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顶灯开着。逸嘉惊喜之极，立即奔过去，上床抱住雨娜。雨娜吃了一惊，忙挣脱开说：“逸嘉，你干什么？”

逸嘉捧着雨娜的脸，反复地看，喃喃地说：“雨娜，这么久没有看到你，你没有变，我好想你，真的好想你，你说你已经消失了，我不相信，你是骗我的。”

雨娜陌生地看着逸嘉：“你说什么？你怎么了？早几天我们还见

过，你到底怎么了？我什么时候说我消失了？”

逸嘉说：“我一直以为你还住在电脑里，我天天等你出来。”

雨娜说：“你才住在电脑里呢！逸嘉，你怎么啦？你是不是被金耳朵和华峰吓疯了？”

逸嘉说：“我没有疯，——华峰？你也知道顾先生？雨娜？——”他意识到过去的雨娜应当不认识顾华峰，忙问：“你从哪里进来的？”

雨娜说：“客厅的门呀，我在电话里说不来，只是想让你惊喜一下。本来想敲门，你回家时没有把门锁上，只是掩着，我就进来了，跟你开了一个玩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

逸嘉闭上双眼，伤心的泪悄然涌动。他平躺在床上，头枕着雨娜的腰，渐渐地平静了。

雨娜的手抚着他的脸说：“我刚才是不是吓着你了？你到底怎么了？”

逸嘉此时的心情，真是无法一一演绎，悲伤，喜悦，惊奇，疑惑，交集一起。他觉得人生如梦，爱情如梦。

逸嘉想了好多，他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说给雨娜听。他下了床，拉起雨娜，抱着她，无数种交集的情怀让他无声地哭了。

雨娜说：“是不是上次我说的话让你伤心了？”逸嘉摇头。

“那是不是你不爱我了？”逸嘉摇头。

“是不是太高兴了？”逸嘉点点头，又摇摇头。

雨娜摇着恍惚的逸嘉说：“你这是怎么啦？”

逸嘉说：“雨娜，你知道，我是真心爱你。你说过，你不在乎我的过去，好，我相信你，我要把我的过去全部给你说，我可能因此会失去你，我想了好久，我如果不说出来，我们即使结了婚，我仍然会觉得人生好虚幻，感情好虚幻。我的过去，你一定不会相信，但请让我慢慢地给你说完，好么？”

雨娜温柔地说：“逸嘉，说吧。我看你这个样子，觉得你好可怜，你让我的心变得好软，你说吧，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没有人比你对我好。我父母亲也喜欢你，他们今天还问小林子为什么不去我们家玩了？我不会因为你的过去离开你。逸嘉，想到什么地方，就说到什么地方。”

逸嘉让雨娜坐在电脑前，逸嘉从电脑里那一个数字化的雨娜发来的第一封邮件说起。其间种种细节与内心情感，也许比我写的小说更加具

体，更加细致，更加真实。

雨娜听了故事的缘起后，忍不住笑了，到后来，她摇摇头，看着逸嘉，她认为逸嘉爱她都快要疯了。逸嘉一說完，知道她不相信，就让她看电脑里雨娜的全部邮件。

雨娜说：“我还是不相信。也许你产生了一种幻觉。”

逸嘉说：“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小张与你打招呼么？”

雨娜惊奇地说：“对呀，他说好久不见，小张真的见过那位雨娜？”

逸嘉说：“不仅是小张，雨娜到机房去时，全局的人知道了，如果你现在再去，他们绝对认为你们两人是一个人，我一个人作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骗你吧？”

雨娜说：“如果你们有合影，我就相信了。”

逸嘉说：“没有，她从不同意照相，她说如果与她照合影，相片洗出来只有我一个人。”

雨娜又怀疑起来了，说：“有的地方真的不可解释，但是我还是不信。”

逸嘉高兴地说：“对了，我想起来了，她身体上有两颗痣，如果你也有，那你就相信她真的从电脑里下来过好吗？”

雨娜说：“脸上什么地方？你说。”

逸嘉说：“不是脸上，是这里。”他指了指左胸，又指了指腹部。

雨娜的脸渐渐地红了。逸嘉说：“雨娜，让我看看吧，我真的快疯了，我爱雨娜，我爱你，你们两个人已经合为一个你了。让我看看吧，我不会乱动。”

雨娜低着头，逸嘉把手放在她的外衣上，雨娜笑说：“不，不，我不！”本能地护着前胸。逸嘉却慢慢地替她解衣，雨娜笑着护住前胸，并没有极力躲避。逸嘉想起过去雨娜的话，估计也许是害羞的女孩在默认时一种特殊的方式。

逸嘉轻柔地解开了她的外衣扣，缓缓地卷起里面薄薄的内衣，他感觉一缕肌香沁入肺腑，微微暖意烘在他的脸上。内衣里是一对精致的文胸，丰盈，圆满，挺拔。雨娜微红的脸象嫣然的桃花，她也好奇地想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巧事，双手轻轻按着卷起的内衣，一边抿唇微笑，一边低头看着自己的胸部。逸嘉轻轻揭开文胸，在雨娜的乳房左侧，看见那一颗痣了，与电脑里的雨娜长的地方一样。他吃惊地说：“雨娜，你看，

就这里。”

雨娜看见左乳房侧下有一颗微微的小痣，非常纳闷，为什么会这么偶合？她拉上文胸，逸嘉却在她拉上文胸前，忍不住捧着雨娜娇美玲珑的乳房，吻了一下，雨娜惊叫起来说：“啊！不要……不要。”忙将衣服整理好，做出生气的样子说：“有又怎样？”

逸嘉说：“你应当相信我，我过去爱过一位女孩，也叫雨娜，与你长相一样，现在，我相信她就是你，我爱你。”

雨娜站着，脸上有着忧愁的神色。一会儿，她摇摇头说：“也许真有一个叫雨娜的精灵，与我长得一个样。你爱的是她，不是我，如果这个女孩不叫雨娜，与我长得也不一样，她后来消失了，然后你遇到我，我是不会在乎的。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你已经爱上那一个雨娜，因为她消失了，我又与她长得一样，你把对她的感情转移到我的身上，实际上你爱的是她，不是我。——林逸嘉，我们分手吧！”

逸嘉大为意外，惊慌地说：“不，雨娜，我爱你们两人，现在你们都合二为一了，我爱的就是你呀。我不能接受你这种观点，我没有转移感情，我爱的就是你！”

雨娜不停地摇头，没有一点笑容，眼睛中盈满泪水，痛苦又悲伤。逸嘉抱着雨娜，雨娜坚决地推开他，泪水流出来了，她拿起自己的提包，走向门边。

逸嘉拉住她说：“雨娜，你说了，你不在乎我的过去的！”

雨娜想摔开他的手，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我不在乎你的过去，但是我决不会成为你爱情的替身！再见吧，我走了，我不会再接受的你感情，你爱的不是我！我也不会爱你！再见！请你别送！”

“爱情的替身？”逸嘉心里一惊，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因为爱上过去的雨娜才会爱上现在的雨娜的呢？在刚见到眼前的雨娜时，逸嘉并没有弄清楚，他那时的确在寻找一种替代与安慰。但是现在他绝对不是把眼前的雨娜当作过去雨娜的替代与安慰，已经完全爱上她；如果不爱她，他是不会这样难过的。

雨娜打开锁出门，匆匆下楼，逸嘉怎么也拉不住，他于是锁上门追了出来。

一路上，雨娜悄然流着泪，逸嘉抢到她前面，替她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她上车，雨娜请他别送，他还是坐在雨娜的身边，送她回家。一路上

谁也不说话。

下了车，雨娜让逸嘉不要再送了，逸嘉坚持要送，跟着她上楼。直到她家房门外下面一段楼梯的转弯处，就停下了，目送雨娜走上这一段楼梯。在雨娜开门的时候，逸嘉情绪激昂，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就象到了刑场的英雄，在枪响前几秒钟，都要大呼几声“某某某万岁”。逸嘉心想，如果雨娜执意决定要分手，自己不讲原则地乞求，反而会让她看不起自己，她可能会离开得更决绝，这些经验过去的雨娜提醒过他。他大声说：“柳雨娜，你站着！”雨娜被逸嘉洪亮的声音震住了，站在门边。逸嘉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听清楚，我爱过去的雨娜，也爱现在的雨娜，对我来说，你们两人原本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想。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怀疑我的感情而离开我，我尊重你的选择！再见！”他越说越激昂，颇有雄性气概，意志坚决，不亢不卑。余音在楼道里回荡，一字一句都刻在雨娜滴血的心中，她心跳忡忡，痴痴地不知所云。

逸嘉的话一说完，不容雨娜再说一句话，甚至不等雨娜因后悔而流下一颗泪，他毅然转身，匆匆下楼，那一阵有男性气质的脚步声，让雨娜心痛地感觉到她正在失去一个真心爱她的人。

逸嘉回到房间，心情痛苦万分。他对网恋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分不清更爱、更想念哪一个雨娜。反正他已经失去了两个雨娜，他感到双倍的孤独，双重的痛苦。他倒在床上，只希望睡一觉，希望有一个雨娜会到梦中来安慰他。他喃喃地念着那一句签语“莫道从来天有意”，他好象一切都明白了，现在的雨娜并不是命中注定就是他的妻子，过去的雨娜的一切努力未必一定会成功。——生命与爱情为什么会如此残酷！

逸嘉走后，雨娜在门边站了好久，不停地流泪，心里有些怨逸嘉，——人家女孩子，有时生生气，过一会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如果温和地哄哄我，我一会儿就能回心转意的嘛。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女孩的心，就象孩子的脸，六月的天，说变就变，说好就好，哼，我再也不理你了！——雨娜心里的想法大概近似这样吧，毕竟也有些后悔，她想应当在逸嘉拉住她的时候留下来，不能气冲冲地出门，这样双方都有一个台阶。现在好了，一个女孩子家如何主动向他和好呢？

她回到家中，坐在电脑前，毫无兴致玩电脑，心里乱极，也痛苦之极，把键盘一顿乱敲，心想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逸嘉到底爱哪一个雨娜呢？自己不在乎他的过去，为什么要在乎过去的雨娜呢？他不是很爱

自己吗？

看到他们分手，我作为作者——虽然表面上表示难过，但恕我说实话，我变态的小人之心竟平衡了一点呢。大家想想，我连女朋友都没有，他才初恋，就找到这么好的女孩，也太不公平了。我也天天玩电脑，上网，为什么命运之神不安排一个美丽的精灵作我的女朋友呢？哪怕一天也行呀。

我想沉痛地告诉大家，网恋是虚幻的，爱情是痛苦的，青春是无奈的，电脑与网络仍然是最有趣的。数字化时代，大家好好想想，结不结婚？如果一定要结婚，请用可以没日没夜玩电脑、上网、睡懒觉的宝贵自由来换吧！

几天后，他们谁也不理谁。雨娜又上网了，在市信息港的聊天室认识了本市的两个男孩。

金耳朵真有天上顺风耳的本事，好象逸嘉与雨娜之间的吵架，他全听见了。在雨娜与逸嘉分手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雨娜，约她出来玩。雨娜说好久没有聚会了，她还请来罗婷及她的男友，还有周郎，一起聚会，周郎有些意外。

大家在一起时，雨娜总是有些心思，全没有以前相聚时的活泼了。金耳朵看了出来，却装做不知，对她万分体贴关怀，只差没有帮她洗脸洗脚了。

如果说金耳朵构不成林逸嘉爱情真正的威胁，可每天接着小孩的顾华峰，在雨娜明确告诉他自己不适合做他的朋友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切着雨娜。他象大哥原谅小妹妹一次恶作剧一样，仍把雨娜当成女朋友。他三次邀请雨娜与大家再到家里去玩，雨娜说过几天再说吧。

懵懂的逸嘉没有感觉到渐渐逼近的巨大的危险性。他不知道好多女孩因为一时赌气，竟冲动嫁给一个并不喜欢的男人，等气消了时，不但女孩为那一次小小的赌气后悔终生，而那位没有及时求和让步的男孩也要抱憾百年。

逸嘉每天下班就编写电脑程序，玩游戏，有时也上一会网，他对其他网上女孩再也没有兴趣了，但也不想主动打电话给雨娜。逸嘉这一次真的伤了心，他的真情完全赤裸，可雨娜仍不理解他。他对未来感到茫然，不知道怎么办。他幻想着过去的雨娜仍然活着，或者现在的雨娜有一天会理解他是真爱她的，在他最需要她们的时候，又会奇迹般地出现。

逸嘉有逸嘉的原则，在别的事情上争吵，他会主动与雨娜和好，但因怀疑他的感情而与他分手，他不会毫无自尊地去求她，讨好她。痛苦一生就痛苦一生好了。

我对悲剧有偏爱，可能我的小人之心是这样
想，青春美少女我得不到，你原来也没有得到，
所以写悲剧我倒觉得没有什么。

亲爱的网兄网妹，我写小说绝对不是为悲剧而悲剧，许多爱情的结局，常常是不得已。我又不得不为网友们写下这部爱情小说的悲剧结局。——我没有想到的是，逸嘉与雨娜经过生死门槛上的考验，居然就这样分手了。在网上相逢是不可预知的，相爱是不可预知的，分手也是不可预知的。

网络爱情本来就有些虚幻，现在网络上许多网络爱情小说的结局不都是凄婉悲凉的吗？你能找出多少网恋成功幸福的先例呢？

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个多月，总算写完了。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下面准备给这部小说写一篇后记。这部小说动笔后，大概写了两万字左右，我的信心非常不足，对结局也有所担心，一位喜欢我的小说并相信网恋的网妹看了后，发 e-mail 来鼓励我一定要写完。好了，现在终于要结束了，悲剧就是悲剧吧，云中君还不是为别人的爱情故事，用尽了自己的精力与才情？

好好休息几天，准备下一部经典小说。如果这一部小说让你失望，一点也不奇怪，写小说与人的情绪与市场物价很相似，有一个波动范围，有高峰，也有低谷，就当这部小说算我的低谷吧，可下一部小说又是高峰了，呵呵。

由于近年来纯文学图书市场不太景气，我的收入大为下降。我每写一部小说时，都惴惴小心，生怕自己的作品陷害了同样不景气的文艺类出版社。三年来，我辛勤地进行纯文学创作，结果把纯文学的坟墓挖得越大越深。我出版了五本书，两本小说，两本散文集，一本诗歌，总收入不过七千多元（当然，这包括我为了谋生为个体书商不署名写的三

本武侠、四本色情小说的收入，不然，请到街头乞丐队伍中去找云中君吧）诗歌集的稿费才 444 元，尽管只有这么一点，我对出版社仍然非常感激，因为当今幸存下来没有饿死的诗人还要掏钱出诗集，自己上街叫卖。这年头，靠文学谋生，真有点吃力。我不得不考虑编写中小学语文教学参考书，甚至还想模拟新新人类，写些毒性（毒品与性欲）很足的文字，赚些电脑上网费也好。

忽然想到一个女人，一本书，竟害得一家出版社停业整顿几个月，社长撤职，那女人的书再也没有人敢出，我又害怕写有毒性的书了。于是，我在痛苦中思索七天七夜，并浏览了大量古今中外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的好小说，真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

一个晚上，云中君独坐在六十瓦的电灯泡下冥思苦想，电灯泡的一束光直射我的大脑皮层中，激活了我被纯文学禁锢多年的文学灵光，终于大彻大悟，仿佛成佛，决定放弃见鬼的纯文学创作，我从此发誓要为普通读者写作，还小说以本来面目——好小说永远只是好文笔下的好故事。将来的一切创作，都将以人为本。我要用初恋般的激情，文学大师般的文字，全国劳模一般勤奋的写作态度，建筑大师一般的结构技巧，加上我已经修炼成的母鸡啄米一般的打字速度，来创作一篇又一篇网络时代的经典故事小说，并立志在新世纪初，彻底改变一代人的阅读口味。

正当我在写作上顿悟之时，我的朋友林逸嘉成了中国几千万电脑迷中第一个幸运者，他为我提供了非常生动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决定把他与雨娜真实动人的故事写下来，与大家共享。

我靠在转不动的转椅上，正做着新世纪文学的美梦，手机响了，一看显示屏上的号码，是逸嘉打来的，听他声音的频率，就知道是喜讯。逸嘉问：“云中君，小说结尾写完了？”

“写完了。”

“不行不行呀！”

我忙问：“怎么了？剧情还有发展？你不是说到此结束了吗？”

逸嘉辞不达意地说：“她……雨娜……刚才来电话了，她说她的电脑又不行了，她怪我，要把电脑退给我，如果我不要，她就要我赔。”

我可不是白痴，大脑里的生物智能芯片一运算，立即破译这是一道爱情密令，估计逸嘉也破译出来了，难怪他不但不愁，还乐得不行呢。

看来我的小说的结局还得写下去，双手放在键盘上，微微有些颤

抖，一一对了，我激动什么呢？美少女雨娜的所有权不属于我呀，于是冷冷地说：“你就赔吧，立即到她家去，把你整个人都赔给她好了！”挂了手机，节约手机费。这小子总怕我上网打不通电话，每次都打我的手机，一点不怜惜我的手机费。

后面的故事我真不想再多写。我对悲剧有偏爱，可能我的小人之心是这样想，青春美少女我得不到，你原来也没有得到，所以写悲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一轮到我写喜剧，我就不太高兴了，肚子里有几瓶醋在翻动，最喜悦、最幸福的人是林逸嘉，与我无关。

逸嘉放下电话，立即赶到雨娜的家。雨娜开的门，她脸上有些歉意的微笑，并不提电脑的事，与逸嘉说些与电脑与爱情无关的话。

雨娜的妈妈准备好丰盛的饭菜。逸嘉第一次在雨娜家吃饭。她妈妈太热情了，反复鉴赏着逸嘉，害得逸嘉只好盯着饭碗。她妈妈又不停地给逸嘉夹菜，逸嘉的饭碗都装不下了，盯着发愁。雨娜笑着说，妈，你看逸嘉又不是三岁小孩了，让他自己吃吧。她她妈才停止了支援行动。

中午，雨娜的父母都午睡了。逸嘉与雨娜坐在房间玩电脑，抱着雨娜坐在自己的腿上。雨娜问：“你还想着那一个雨娜？”

逸嘉说：“那个雨娜也好，这个雨娜也好，已经合二为一，就是我眼前的雨娜，心中的雨娜。”他附在雨娜的耳边，低语着：“我爱你，雨娜。”

雨娜的手一撩发丝，微微地笑了。逸嘉问：“难道你现在还认为我把你当成她的替身？”

雨娜说：“当时听完你的故事，有那样的想法，不过……不过……我现在却觉得自己就是过去那一个雨娜呀，不然，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她的性格与我有些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能我没有她那样体贴人，善解人意吧。因为我是平常的人，不是电脑精灵，没有她神奇的本领，但我会慢慢地做好。我现在觉得，我是我，她也是我。”说时，泪水在她微笑的脸上流动。

逸嘉听懂了雨娜的心，紧紧抱着她，深情地吻着她的泪水。他觉得自己卑微的生命与灵魂因为爱而悸动，而感激。

有爱情的时光容易过，一转眼就快到春节了。逸嘉每年都是一个人提着单位发的物品独自回乡去过春节，今年他想请雨娜一起回乡下。他虽然与雨娜亲密无间地相爱着，但自己的家太穷，请雨娜到乡下过年，她

会不会同意呢？如果她去了，会不会习惯呢？如果她不愿意去，反而让自己到她家去过年，那将如何是好呢？

逸嘉前思后想，他的家迟早会让雨娜去看一看的，如果雨娜真的爱他，就没有理由嫌弃他家穷；如果雨娜真的嫌弃他家和当农民的父母，那样的爱情可能到不了头，至少婚后不会太和谐，将来的差距会越来越来大。逸嘉决定请雨娜到乡下过年，并做好雨娜婉谢的心理准备。

让逸嘉喜出望外的是，雨娜听了逸嘉吞吞吐吐的邀请后，非常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从来没有到乡下去过，再过十天就过年了，我也在想今年到底到什么地方过年呢？赶快准备吧，带我到乡下过一个新鲜的年。”

雨娜星期六早早来到逸嘉的房间，告诉逸嘉说，既然一起回家，可不能空手回去呀，利用两个星期天，上街为逸嘉父母亲买些东西。逸嘉说，你的主意太好了，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两人到百货商场与食品店转了一个上午，买了许多过年物品。雨娜看中了一套情侣装，红色的羽绒服，漂亮的防寒帽和围巾。她几天前听天气预报，近日可能有大雪。在化妆品柜前，还为逸嘉母亲买了护肤膏。她问逸嘉说：“你妈用这个么？”逸嘉说：“乡下人也用，不过用的是非常便宜的蛤蚧油，谢谢你这么细心。”他心里有些感动，深情地看着雨娜，他已经分不清谁是前一个雨娜，谁是后一个雨娜。雨娜笑说：“我昨天还买了一样小东西，暂时不告诉你，猜猜是什么？”逸嘉猜是袜子、帽子、手套或衣服。雨娜总是摇着头，笑而不语。

一回到逸嘉的房间，雨娜迫不及待地让逸嘉换上新羽绒服，戴上新帽子，逸嘉傻乎乎地站着，任凭雨娜摆弄。雨娜上下看看，又退了几步，细细鉴赏，说声“不错”，过来捧着逸嘉的脸，用温软的唇在他凉凉的面颊上吻了一下，逸嘉立即觉得一股热流直通全身，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好。雨娜捧着逸嘉的头左右看了看，笑着说：“漂亮！”

逸嘉不由地皱起眉头，雨娜仿佛理解逸嘉的心思，忙说：“不是漂亮，是英俊潇洒！”

逸嘉真是经不起表扬，一听雨娜这么说，手舞足蹈起来，还故意做出各种“酷”样子，姿态却极不到位，样子滑稽，让雨娜乐弯了腰。她一边笑，一边靠近沙发说：“好了好了，你别逗我了，笑得我肚子痛。”

逸嘉忙上去，双手从雨娜的胳膊下伸过去，圆满地抱着雨娜，让她

站了起来，吻着她凉凉的脸和温软的唇。雨娜将头靠在逸嘉的肩头，闭上眼睛，一缕笑从她的心窝里荡漾起来。

动身回家的那天早上，雨娜早早地赶到逸嘉的房间，穿着红色羽绒衣，戴上新帽子。逸嘉可没有睡懒觉，他也穿上红色羽绒衣，戴上雨娜为他买的帽子，正把要带回家的东西归在一起，笔记本电脑也准备带上。雨娜涂了一点口红，画了一点眉毛，有清水芙蓉之美。一进来，就帮逸嘉提东西，逸嘉担心雨娜纤细的手指不能受力，就一人全提了，雨娜不让，逸嘉就让雨娜背着两个小包。

他们并排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嘻嘻笑笑，两个鲜红移动的景点，让不少路人注目。

路直车快。窗外风景如画，农家风物，让雨娜看得入迷。忽而一条江，雨娜会惊叫“看，一条江”，忽而一座山，雨娜会惊叫“快看，一座漂亮的山”，忽而一座桥，雨娜会惊叫“看哪，一座好长的桥。”忽而一辆相向而来的火车，巨大的声浪与震动，透窗而来，雨娜一惊，逸嘉扶着她，笑说：“快看，一列火车。”雨娜可爱地说：“看不清，一晃而过。”——逸嘉都愣住了，他想起眼前曾经出现过的惊人相似的一幕，竟又重现，仿佛重播的录像，或是追溯到时光的前头去了。雨娜仍是那一个雨娜，一颦一笑，都那么相象，是偶合？是幻觉？是亿万斯年修成的今生今世在此时此刻的两段缘呢？

逸嘉觉得这些日子里，眼前的雨娜不再是网吧里的那一个雨娜，不是在舞厅中的那一个雨娜，不是在金耳朵家里那一个不晓世事单纯无邪的雨娜，也不是在华峰家里接受钻戒的雨娜。现在的雨娜，不仅容颜，而且性情渐渐地与过去的那一个雨娜接近起来。

逸嘉问雨娜说：“觉得这乡下的风景怎么样？”

雨娜说：“非常清新，我喜欢。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坐在火车上看风景多么美妙呀。”

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逸嘉家乡的车站。两人一出站，遇到两个残疾人，雨娜笑着一人给了一元钱。

接下来的路要坐汽车。乡下的汽车总是有些拥挤，有些脏乱。逸嘉担心雨娜不适应，让她坐在窗边。开车前，逸嘉打开笔记本电脑玩游戏，乡下人没有见过这洋玩意，一个个扭着脖子来看。

两个多小时后，雨娜渐渐地有些倦意，先倚到前座的靠背上，两眼朦胧。逸嘉把她揽在怀里，让她睡了。他重温上一次带雨娜回家的情景，雨娜也是这么睡着，可过去的雨娜不容易醒来，让他万分心慰的是，现在的雨娜，再也不会唤不醒了。

到了镇里的车站，车上的人渐渐下车，雨娜就醒来了，张着惊奇的眼睛笑问：“就到了？”逸嘉说：“快到了，还要坐二路车。”雨娜问：“你不是说你家不通车吗？”逸嘉抬抬腿说：“是这个二路车。”雨娜笑了。

两人提着东西，一起下了车。逸嘉担心雨娜走不得山路，出了站，买了一个大包，把小包东西归做一袋。

山路上，雨娜穿着红皮靴，有点不适应路面。逸嘉左手提着大包，背着笔记本电脑和两个小包，右手全力牵引着雨娜。

雨娜一路上贪看山乡的景物，又与逸嘉一路说说笑笑，走了几里山路，竟不觉得累。路上遇上几位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同乡，虽不相识，一说起谁是谁的儿子，住在什么地方，几分钟就成了故人。大家帮着逸嘉提东西，逸嘉感到轻松了许多。

到了逸嘉家的后山，逸嘉与雨娜向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致谢和告别。逸嘉把大包小包放在地面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雨娜，这就是我家的山，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砍柴，在山坡下放过牛。”

雨娜看着从没有见过的山乡绿色自然景观，十分兴奋地说：“你家的山真漂亮。”

逸嘉握着雨娜的手大声说：“是吧？我们家的山非常美，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祝雨娜小姐永远美丽健康！”

雨娜乐滋滋地微笑着。山岚从林间生起，晚烟蒙蒙，前后路上看不到人，逸嘉对着群山呼喊：“雨 - 娜 - 我 - 爱 - 你——”

远山有回声，惊起几只归巢的山鸟。雨娜脸有些微红，忙说：“别人会听见。”

逸嘉笑问：“难道你还怕别人听见，将来我们结婚，还要请别人来看呢。”

雨娜笑而不语了。逸嘉拥抱着雨娜，深情地吻着。他们的四周是青山，白云，霞晖，松林，泉响，鸟鸣，一片自然的静谧。逸嘉与雨娜都沉醉在自然界的怀抱之中。——亲爱的读者，这些文字我们好象已经看了两遍，对吗？可对逸嘉来说，这种美妙的经历，就是重温一万遍，也

不会厌倦哟。

雨娜笑问：“你家——不，不，我们家还远吗？”

逸嘉说：“不远了，这是我们家的后山，下了山，就到家了。”心里为雨娜的话悄然感动。

逸嘉引着雨娜从后山上下来，一条摇摇晃晃的小花狗迎面向了出来，圆乎乎，毛茸茸，小尾巴热情地摇动。雨娜看惯了城里娇气的狮毛狗，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只有乡土气息的小狗，忙把小狗抱起来，抚摸着小狗说：“真可爱。”小狗蹒跚在她的怀抱里，热乎乎的小舌亲切地舔着雨娜纤纤手指。雨娜感觉到小狗的身体因天寒瑟缩不已。

逸嘉的妈正在堂屋里扫地，见了逸嘉与雨娜，忙放了扫帚，高兴地说：“你爸刚才还念你们呢，没有想到你们就来了。”忙替他们接下大小几包物品。

雨娜说：“大妈，你还好吗？”

“好啊好啊，小柳姑娘，你这次脸上水色真好，上一次没有多住，这一次一定要住到过元宵才能走。”逸嘉妈欢喜地说，眼睛不停地打量第二次上门作客的漂亮又贤慧的媳妇，眼角的鱼尾纹象扬起幸福的波浪。逸嘉爸也闻声从里屋出来，雨娜向他问好。一会儿，逸嘉爸挑着一担水桶出去，不久，挑着一担水回来。逸嘉对雨娜说：“是从村口的井里挑来的，你尝一口好么？”

雨娜点点头，逸嘉用竹勺舀了小半勺水递给雨娜，雨娜尝了一口，惊叹道：“味道比矿泉水还好，冰凉冰凉，有点甜。”

逸嘉说：“这是天然的矿泉水，来自深山老林。”

逸嘉的妈到厨房做饭。逸嘉爸请他们去围炉烤火，雨娜却想到各个房间里看看。

她看到堂屋两边挂着一排排的腊肉腊鱼和干菜，还有墙上的对联与年画，说：“逸嘉，我觉得还是乡下过年才象过年，有过年的气氛。”

逸嘉说：“我也这么觉得。城市过年与过节差不多，乡下才是过真正的年。”

雨娜看了他们的卧房与贮存粮食的仓，逸嘉还告诉雨娜一些她从未见过的家具。最让雨娜好奇的是一架鼓风车，摇动手柄，一头的口子就大风飞扬。逸嘉说乡下过去没有碾米机，用磨子把谷子磨去谷皮，放到风机中一吹，米重一些，就从下面的出口流下来，糠皮轻一些，就从风

口飞出去。

雨娜笑了起来说：“原来这是你家的高科技产品呀。”

逸嘉说：“这是我家已经是淘汰的高科技产品了，我们这里现在都用碾米机。在汉朝，这个产品才是高科技呢。中国农村有少数地方，大部分的农具与汉朝、唐朝的人用的仍没有两样。”

雨娜沉静着，逸嘉问：“想什么呢？是在想这件高科技产品如何设计生产的？”

雨娜说：“不是，我觉得乡下农民还是比较穷。逸嘉，这样好不好，我们各出两千块钱，给你家打一口井，不是有电吗？买一个电动抽水机，让大妈大伯也能喝上自来水，省得这么大年纪还去挑水。”

逸嘉说：“是个好主意，不过钱由我出，——哎？你怎么想到的？”

雨娜说：“我们幼儿园陆老师的家是农村的，她说她们家吃水就这样，楼上楼下全是自来水，非常方便。”

晚饭时，雨娜吃了两碗饭，逸嘉妈担心自己的手艺不好，反复劝雨娜多吃些。雨娜笑说，用不着客气，她喜欢吃乡里菜，又香又甜。

饭后雨娜帮着收拾碗筷，逸嘉妈无论如何不愿意让雨娜动手。逸嘉爸给逸嘉、雨娜端茶来。逸嘉接了，心里想父亲什么时候也这么客气了。逸嘉爸请他们去烤火，雨娜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包装盒，送给逸嘉爸说：“大伯，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逸嘉爸都愣住了，因为他在乡下从未听说未过门的媳妇给未来的爹爹送礼的事。他笑容可掬，不知所措，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两只手不知如何放。雨娜笑了，打开包装盒，是一个精致的调频收音机，她拉出天线，打开电源，立即传来悠扬的音乐声和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仿佛这间乡间小屋一下子与世界溶在一起。逸嘉爸高兴地看着收音机，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只会发声音的小盒子。

雨娜把收音机放到逸嘉爸的手中，大家坐下来围炉夜话。一盘红红的木炭火，上面罩着一只竹笼，竹笼上覆着一床蓝色印花被，盘中的炭火不时啪啪作响。逸嘉爸乐滋滋地在研究收音机。逸嘉、雨娜把手放在被中烤火。逸嘉握着雨娜柔荑般的手，轻抚着。雨娜轻轻地说：“逸嘉，我看了一首唐诗，有一句：‘红泥小火炉’，我很向往那种围炉夜话的感觉，想不到终于实现了。”

逸嘉妈忙完后，进来烤火。逸嘉爸忙向她展示雨娜的珍贵礼品，她

连忙拿着细细地看了看，摸了摸，笑着不停地说些感谢的话。雨娜从身旁的小包里拿出护手霜，送给逸嘉妈，让她喜不自禁。逸嘉妈从柜中拿出红薯片、瓜子、花生、炒豆等乡下土特产给雨娜吃。一会儿，她又倒来一杯自酿的湖之酒，放在炭火里温一下，给逸嘉、雨娜各倒一杯。雨娜说她不会喝酒。逸嘉妈笑说，不醉人的，吃一点没有关系。雨娜尝了一口，又酏又甜，有点沾嘴唇，比葡萄酒要好。雨娜喝了一小杯，逸嘉又给雨娜倒一杯，雨娜不推辞了，竟连喝三小杯，面颊泛出迷人的红晕。

大家围炉坐着，一起说说笑笑。逸嘉爸在调收音机频道，转到正播放天气预报的地方，他就停了。收音机里播放道“今晚到明天白天，小雪转大雪……”雨娜立即拍掌惊呼起来，说：“太好了，我最喜欢下雪了。”

逸嘉妈说：“乡下也有几年没有下大雪了，不知道这一场雪大不大。”

逸嘉说：“如果下大雪就好了，山里看雪，一定有趣。”

雨娜高兴地在被子里不停搓着逸嘉的手，心里祈望明天真能下一场大雪。

晚上逸嘉妈在堂屋那边相连的两间房里为他们在铺设好两张床，下面垫着厚棉被，并各加了一条盖被。

逸嘉与雨娜进了房，推上门键，两人站着拥抱一会。逸嘉问：“怎么睡？”

雨娜笑说：“不知道。”

逸嘉说：“如果夏天分开睡符合常理，也符合科学，可现在……”

雨娜笑说：“可现在要相互取暖，对吧？”

逸嘉知道被子里冷，告诉雨娜他先睡一会。雨娜颇有兴趣地在房间里看着逸嘉过去用过的书与其他物品。

过一会，逸嘉觉得被子暖和了一些了，就让雨娜睡。她一进被子说“还是有些冷呀”，直往逸嘉的身上贴，逸嘉挪了挪身体，把睡暖的被子让给了雨娜，雨娜吻了他一下，以示感谢。

粘土筑的墙，黑色的瓦，木制土漆的床，厚厚的棉被，悬着的土制蚊帐，雨娜睡在这里，心灵真有回到精神家园的感觉。逸嘉拥着雨娜，手放在雨娜的腰上，雨娜依偎着逸嘉，亲密地共建一个冬天里的春天。

两人说着话，不时地亲吻着，轻抚着，被窝渐渐暖和起来。不久，相拥入睡了。

逸嘉还在梦中，听见雨娜坐在床上惊呼：“逸嘉，快看快看，下雪了！下雪了！”逸嘉睁开眼睛一看，室内一片白光，窗外的绿树与远峰上都积着白雪，天上大雪仍纷纷扬扬。

才早晨六时多，逸嘉睡意全无，抱着雨娜，狠狠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忙说：“我们比赛，看谁先起来，玩雪去。”

逸嘉、雨娜到堂屋门前一看，逸嘉爸正在扫雪，屋前已经扫出一条路来。积雪有数寸厚，天上还稀疏地飘着雪花。他们就顺着这条路走向村口，田间，草地，树枝，山峦，全是积雪，远远见几只人影在动，宛若画图。踩在雪上，鞋子松软地陷下去几寸，吱吱有声，脚感奇异。雨娜趁逸嘉不注意，做一团雪球，打在逸嘉的头上，逸嘉也做一个雪球，追着雨娜。打累了，两人合力堆了一个大雪人。

玩到七点多，逸嘉妈来唤他们回去吃早饭。两人匆匆洗漱，坐在四方桌前。早饭真好，有红枣煮鸡蛋，有煎饼，还有蛋炒饭，雨娜吃得十分香。

吃了早饭，雨娜就央逸嘉带她到山上去玩，逸嘉担心坡高路滑，想过几天再带她上山。雨娜执意要去，说现在积雪多，摔倒一下也没有什么，如果雪融了，倒会沾上一身泥。逸嘉觉得有理，看着满山积雪，早已神飞山上了，就拉着雨娜，找了一条平缓的山路上了山。

上山一眺，真是“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眼前空旷，白茫茫的一片，地面的积雪没有一点印痕。玉树琼枝，意趣清绝。逸嘉拉着雨娜，在雪上连滚带爬，直乐得雨娜笑个不停。她可爱地说：“逸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雪，瑞雪兆丰年，明年我们家要丰收了。”逸嘉说：“那是当然了，关键的是，这一场雪还是为你而降呢。”

逸嘉引雨娜来到那片竹林，逸嘉在寻找什么。雨娜趁逸嘉不注意，先戴上风帽，摇一下竹子，白雪纷纷，许多雪片落在逸嘉的脸上和头发上，几点雪滑入他的后颈，他才惊叫起来，过来要抓雨娜。雨娜绕着竹子躲，逸嘉向左，雨娜向右；逸嘉向右，雨娜向左；逸嘉绕竹追，雨娜绕竹跑，两人笑个不停。雨娜轻捷，逸嘉笨拙，竟捉不住她。雨娜不熟悉山乡地形，一脚未稳，靴下的雪层崩了一些，她笑着惊叫了起来“啊”，逸嘉忙去扶她，两人没有站稳，都倒在雪上，顺着平缓的雪坡滚了下来。停住时，雨娜被压在逸嘉身下，逸嘉忙站起，手拉雨娜的手，雨娜轻合双眼，没有动静，逸嘉正在纳闷，手按一按地下的积雪，莫约半尺多厚，

不会伤及身体。逸嘉笑着倚在雨娜身边，捧着雨娜红扑扑的脸，吻着她的唇。雨娜的手慢慢地移动，轻护着逸嘉沾满雪花的头发。

万山空静，冻云寒山之间，积雪竹林之下，有两个红点燃烧着冬日的爱情；寒冷的雪花里，仿佛能听到年轻激动的心跳声。

逸嘉拉着雨娜跑上雪坡。他右手拉住一根竹，左手盖在竹杆上，神秘地说：“雨娜，我有特异功能……”

雨娜好奇，眨动着明亮的眼睛问：“什么特异功能？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特异功能没有一样是真的吗？”

逸嘉说：“是的。但我的特异功能是真的，你看——”他说着，把手慢慢移开竹子表面；“你看，这上面没有一字，——看清楚了吗？”

雨娜点点头说：“看清了，没有字。”

逸嘉说：“闭上眼睛三秒钟。”

雨娜闭上眼睛，口中数着：“一、二、……”

逸嘉说：“看！”

雨娜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逸嘉的左手仍放在那根竹子的表面上，缓缓地向下移动，雨娜分明看见没有字的竹杆上竟出现了四个字“我爱雨娜”，雨娜都惊叫了起来，拍着掌，在雪上跺着脚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你说说，你是怎么玩的，告诉我好吗？”

逸嘉说：“我说了，我有特异功能，说出来，特异功能就不灵了。”

雨娜笑着摩挲着竹子青皮上的字，细觑字迹并不是新近刻的，她的笑容淡淡地隐去了，痴痴地看着字，半晌咕哝着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逸嘉明白雨娜的心思，后悔不应当玩这个游戏，忙抱着雨娜说：“雨娜，我是真心爱你，真的，我与你在一起，就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东西。”

雨娜孩子气地问：“是真的？”

逸嘉肯定地说：“是真的。”

他说时，手在字痕上抚摸着，轻轻地说：“这字原本就是为你刻的。”他眼前浮想着不久以前如梦似幻的情景，依稀看见泪光闪动的雨娜，微笑着，在天空的雪花中翩跹起舞，缓缓地降临，恍恍惚惚，飘飘颯颯，与眼前的雨娜幽幽淡淡地消融在一起。逸嘉定了定神，现在的雨娜不就是过去的雨娜么？过去的雨娜不就是眼前的雨娜么？她美丽依然，笑容

依然，温柔依然，聪慧依然。——此时此刻，逸嘉分明地看见她们两人已经合二为一了。

雪花如柳花，潇潇飘落，沾在雨娜的发丝上，衣袖上，逸嘉细细地为她掸去。雨娜含着泪，拥抱着逸嘉，良久，雨娜极轻极轻地说：“我也爱你。”

两人在家玩笔记本电脑中的游戏，两位老人在一旁觑着，象见到神仙的宝物，乐眯眯地问个不停。

次日是大年三十。中午的饭是年饭。逸嘉妈做得极为丰盛。雨娜又吃了三杯甜酒，美丽的红晕再次映在她的脸颊上。隔壁的叔叔过来拜年，他的两个小孩子也来了。雨娜悄悄地做了两个小红包，各放五十元，送给九岁的女孩和七岁的男孩。

家里没有电视，大家一起围炉听春节联欢晚会。雨娜年年都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听着过年，她说这种感觉非常好。逸嘉当初还担心雨娜不习惯在乡下过年，现在他看见雨娜这么惬意，在幸福之中感受一种深深理解后的爱。在雨娜没有觉察的时候，逸嘉总是默默地看着雨娜，——他心中的一切美好感受，云中君的妙笔也无法言传。

大家围炉吃些茶点，到十一时多，隐隐听到远村有鞭炮声，远没有城市里那么浓密，才真正听出鞭炮的清趣。逸嘉爸离开围炉，从大衣柜里拿出一条长长的鞭炮，打开堂屋门引响了，噼噼啪啪，在静夜里极为清脆，让人醒神，仿佛晦气与邪恶在鞭炮声中逃遁，吉祥与幸福在香烟中缓缓降临，新年的快乐，从四面八方这间温暖的土房子涌来。一些鞭炮烟溜进屋子来，雨娜从烟味里，闻到乡间浓厚的年意。

在新旧年交替时分，逸嘉与雨娜站在家门前的雪地上，久久地拥抱着，亲吻着，并相互祝愿。天上雪花飞扬。

初一不出门。开门又是一封鞭炮。带着喜气的雪花在飘落。

初二，同乡亲友来逸嘉家拜年，看到了雨娜，无不交口称赞。乡民的赞扬，用最普通的词，表达了最淳朴的心。

初三，上午，远远地听到锣鼓喧阗，逸嘉的父母高兴起来，说是龙灯来了。果然，逸嘉与雨娜站在村口，就看见一队人舞动着一彩龙，后面跟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不热闹。一会儿，龙灯蜿蜒舞到逸嘉家里来了。逸嘉爸忙找出一封小鞭炮，在堂屋门边等着。

龙头在前坪舞起来，后面的人跟着摆动，金波翻起。按风俗，龙灯要到各房间里窜一次，进了堂屋，逸嘉爸燃放鞭炮。领队的看见了雨娜，就向逸嘉爸拱手道喜，祝贺他家娶了好媳妇。逸嘉妈准备一些小红包，送给龙尾那一个人了。

雨娜从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在一旁看得极开心，说今年的年过得真好玩。

他们请了十天假，加上春节假期，共住了半个月。临走前一天，雨娜拿出两千元钱给逸嘉爸打井，他无论如何不收，雨娜交给逸嘉，逸嘉再转给父亲，父亲就收下了。

回来时一路顺风。经过这一次回乡过年，两人更加了解了。

两个月后，逸嘉爸来信说，井请人打好了，用上了自来水，非常方便，其他同乡也准备这样做。

“ 看着我的显示器(眼睛), 别让我大脑中的 CPU 烧坏了, 我的内存还不够大, 装不下我心中的爱情。我等了很久了, 让我们兼容吧, 一起组装一个幸福的家庭!”

如果她真是藏在某一台电脑里的精灵姐姐雨娇, 那未婚的网友里面, 一定还有一位幸运者, 他会是谁呢?

逸嘉与雨娜甜蜜地相爱着, 尽管也有吵架的时候, 不过吵了后, 赌气几天不见面, 等到再见时快乐与甜蜜加倍。——我奉劝电脑及网络时代的多情种, 要想幸福, 先学会上网, 再学会聊天, 最后学会吵架。

他们在相爱中吵架, 在吵架中相爱。有爱情的日子, 连时光都会嫉妒, 在他们亲吻、拥抱、争吵之中迅速地溜了过去。

逸嘉与雨娜相识快一周年时, 决定向雨娜求婚。

求婚的地点在逸嘉的电脑房, 逸嘉握着雨娜的手, 单腿跪在地上, 卑下又庄严地说: “ 雨娜, 嫁给我吧, 我爱你一生, 我对你的爱是 V1.0 版本, 将来会不停地升级, 直到你的心灵空间安装不下。”

雨娜笑了, 推了他一下, 逸嘉仰面坐在地上, 雨娜笑个不停, 她说: “ 你的这个版本的爱情有没有病毒? ”

逸嘉说: “ 经过查找, 没有任何病毒, 甚至连一个 bug 也没有。”

雨娜总是摇着头, 象在委婉地拒绝。逸嘉心里有些发虚时。雨娜伸手把逸嘉从地面上拉起来。逸嘉完整地拥抱着雨娜, 深情地吻着她。逸嘉轻轻地咬了咬雨娜的耳朵, 然后说: “ 雨娜。”

“ 嗯? ”

“ 我爱你。”

雨娜静默着，手指轻抚着逸嘉的发丝。

逸嘉双手捧着雨娜的脸，“看着我的显示器（眼睛），别让我大脑中的 CPU 烧坏了，我的内存还不够大，装不下我心中的爱情。我等了很久了，让我们兼容吧，一起组装一个幸福的家庭！”

雨娜笑了。

不久她就嫁给了逸嘉。逸嘉用一个月时间，掌握了三维设计程序使用法。他们一起协商新房如何装修。逸嘉把两人的设想画成立体图与平面图，打印出来，雨娜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直到两人都满意了，把定稿交给一家优质的装修公司。

房间装修完毕后，雨娜非常喜欢这个家。她说，只有自己参与组成的家，才是自己的家。罗婷与 Netman 来看时，大加赞叹。Netman 说他以为到了世界首富盖茨的家。逸嘉竟然把他们那两台台式电脑做成一个局域网，晚上他们不坐在一起说话，却在各自的电脑里一起聊天呢。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扫描仪，加上音箱组合等等电子设备，配上雨娜选的家具，家中平添了许多现代感。

我真为逸嘉感到高兴，也为网妹中有雨娜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孩感到欣慰，他们的成功也给了我巨大的勇气与希望。

他们的感情发展到这里，我的文字终于平顺起来，心情也轻快许多，想必读者们也有同感吧。

我还得插叙一些事情——顾华峰非常爱他去世的妻子与孩子，我很难相信他对雨娜的爱是自然而然的诚恳。男人永远都喜欢青春美貌的女孩。最孤独的时候，男人这种喜欢常常成了能够慰藉灵魂的渴求，而且华峰还想让他的孩子继续得到母亲般的爱抚。雨娜青春年少，涉世未深，她无法透视爱情与婚姻的本相。雨娜的母亲看出女儿的心思，上班时，向主任医生王教授谈起这件事。王教授年轻时演过话剧，精通医学内科，对婚姻爱情心理学甚至表演学都有研究。他说，他有一种独特的方法，可以过滤出男性对女性的爱情本色。雨娜也不知道谁真正爱她，谁会让她更幸福。如果现在由雨娜按她自己的逻辑选择，当她很多年后明白人生的答案时，一切的后悔都已无法改变。因此，当她做医生的母亲说出自己的担心时，王教授想出了那个“误诊”几天的妙法。王教授给雨娜检查时，半开玩笑说，小柳，喜欢你的男性朋友那么多，愿不愿意配合

我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对你一生都有好处。他说出自己的方案。雨娜极有兴趣，说她一直想当演员，最后成了幼师，不如表演一次。最后她假戏如真，最后的选择，连云中君都大出意外。

有眼力的读者看出来，华峰对雨娜的爱，决不是虚情假情，他的感情是真诚的。但从生理上说，一个已经爱过一两个女人并有两次婚姻经历的男人，通常不大可能再次象初恋一样来爱一个未婚女孩。他的情感有世情的学问在其中，不再那么自然而然，那么清纯无邪，那么诚恳执着。这一切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出来，大概只有少数对人体结构及精神结构非常了解的人才能透视，——王教授大概是这样一位奇人吧。

华峰知道雨娜与逸嘉结婚后，仍每天来接送小孩。雨娜见到他挺不好意思。华峰总是微微笑着，仍风度翩翩，气质迷人。华峰对雨娜说：“其实，你与逸嘉最相配。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几位网友后，我心里就预感到林先生很可能是幸运者，而我并不是，但十多年商场作风，让我凡事都有一种竞争的心态，——现在我承认失败了。祝贺你！我为你高兴，我希望能为你们的婚事帮些忙。”

雨娜红着脸笑说：“谢谢你，华峰，我承认，你非常有魅力，只是……只是……我真的觉得自己配不上……”

华峰笑了笑，摇摇头说：“你非常美丽，而且非常聪明，热情又开朗，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安慰啊。”

华峰的公司商务电脑感染了计算机病毒，致使大量商务数据读取不出，后果不堪设想，急坏了华峰。他通过电话找到林逸嘉，希望逸嘉能帮助他。逸嘉二话没有说，带上工具软件，叫了出租车，直奔华峰的公司。他费了两个多小时，发现一种新病毒，并找出病毒特征，做了一个小小的杀毒程序，并在一些仍未引发病毒的电脑中查杀，全公司十几台电脑几乎都感染了这种病毒。全部清除病毒后，华峰感到忻幸。请逸嘉一起共进中餐，逸嘉说：“朋友之间，客气什么呢？”

华峰说：“但我有一件小小纪念品送给你，你一定要收下。”他从西装口袋中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口已封好了，塞在逸嘉手中。逸嘉不知道是什么，反复推辞，华峰重复逸嘉的话说：“朋友之间，客气什么呢？”

逸嘉以为是一个小小纪念品，就收下了。华峰说：“收下了，就不能退货。我从事商务，有时非常迷信，退货，对我来说有不祥的心灵暗示，

对公司前途不利，可不要退货哟。”

逸嘉看着华峰严肃的样子，半信半疑，一时想像不出封信内是什么东西。

华峰请逸嘉在会客室休息，一起喝茶。华峰笑问：“你原来是不是觉得雨娜将会嫁给我？”

逸嘉笑说：“是的，深信不疑，风度、才能你都比我强，更不要说你的财富。”

华峰摇摇手说：“我可不这么想，在真正的爱情面前，最有价值的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感情、性格、人品、才能等等。人的才能各异，我的长处是经商，而你有计算机与网络专长，如何说才能不及我呢？”

逸嘉说：“我觉得你追女孩子艺术第一流，名副其实的美女猎手。”

华峰爽朗地笑了起来，说：“No, no, 你并不知道我内心的卑微。那一次，大家在我家聚会，一起吃饭时，我对雨娜并没有多少把握，即使在我给雨娜戴上钻戒之后，我仍然认为你可能最有希望，你不知道吧？”

逸嘉惊问：“真的？不知道，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

华峰说：“许多东西可遇不可求，说不清楚。雨娜一亿年前就注定是你的，我只不过是你们生活里的一个过客。我是商人，我喜欢自由经济下的公平竞争。当我知道雨娜还没有确定男友的时候，我决定加入竞争，这是公平的。我喜欢这种富有挑战性的角逐。我经过无数商战，从来没有这么心跳过，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信心不足。”

逸嘉问：“我们却看见你风度翩翩，从容不迫。”

华峰说：“我比你们大几岁，见识也许多一些，与人交际更熟练一些，我有一些定力，可以掩饰内心的慌乱。”

逸嘉问：“是吗？”

华峰说：“是的，真是这样。我觉得你为人诚恳，又不是名利场中人，所以与你说了心里话。平时我在商场上，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些的。商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商场上的朋友是利益上的朋友。你不同，你与雨娜，都是生活中最真诚的朋友，也是最宝贵的朋友。——哦，对了，中国人现在结婚，都要讲排场。不知道你讲不讲？我一般情况非常反感大讲排场，但适当地玩一下，未尝不可。”

逸嘉问：“讲排场？我还没有决定，你当参谋吧，如何讲？”

“我想，人活着为了什么？——快乐！如果适应的排场能让你们的新婚开心快乐，花费不多，就可以讲讲排场，俗就俗一次吧。人是动物，有欲望，有情感，要吃喝拉撒玩，人要高雅也高雅不到哪里去，除非是神仙，我们都不是神仙。我建议你大俗一次。”

“怎么个俗法？”

“国内结婚不是时兴车队接亲吗？我在本市，见到的最好的结婚车队是奔驰 320 开路，如果你愿意大俗一次，我想办法借一辆林肯房车，后面是我的奔驰 600，宝马，福特，最后是日本小车，一共九辆，九是数字中最大的，过去皇帝才能享受九五尊，如何？一切免费！”

华峰象一位成功的广告推销员的一番话，真说得逸嘉虚荣之心开了花，有一个大企业家做朋友还真不赖。想了想说：“如果你方便，雨娜也同意，非常感谢。”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雨娜，结婚是女孩第一件大事，我认为应当让她风光一次，让她在同学与同事面前表现一次。——但不要告诉她，你不想让她惊喜，我倒想让她惊喜一次。人生有几次姻缘与喜事呢？”

逸嘉认为华峰大俗的道理有道理，同意用华峰准备的接亲车队，并致谢意。

逸嘉回来后，打开华峰给的信封，里面是一只小小的红绒盒，好眼熟，打开一看，竟是雨娜戴的那枚钻戒，不行，不行，这个礼物太贵重，一定要退回去，但想起华峰说的话，又有些犹豫。华峰去年为县里水灾捐款五十万元，在电视和报纸上都报道过，把这枚钻戒反复推让，反显得自己猥琐。如果华峰不是出于对雨娜的真情，不会把这枚上万元的钻戒送给自己——不，准确地说是送给雨娜。

婚宴那天的天气，在气象学上可能用超大型计算机都算不清，但在文学上用初中学生常用的八个字就足以形容：“秋高气爽，万里晴空”。

上午九时许，九辆世界名车先后开到逸嘉楼下的停车坪中，让逸嘉的同事们吃了一惊，本单位的小车没有要一辆，他平时朋友又少，从何处借来这么多世界名车？

每辆车上都贴着双喜字，两边还挂着红色大气球。逸嘉请来同事郑芳的先生为他的婚礼摄像，华峰安排他公司的人为逸嘉照相，相机是

Nikon

F-5。

逸嘉乡下的双亲、叔叔与两位姐姐等亲友都来了，他姐姐此时正在逸嘉的房间里为他整理新西服和发型。十时许，逸嘉在众人簇拥下下楼来，鞭炮一路响起，相机与摄像机一齐向逸嘉调整焦距。逸嘉迈入林肯房车中，华峰不让其他人上去，只让逸嘉空车去接新娘。

到了雨娜家楼下，居民区哪见过这场面，吸引好多人。几户正准备嫁女的人家，一听是雨娜出嫁，看到这么多名车，绝望地羡慕。

逸嘉兴奋又紧张地上楼。雨娜的家门紧闭，铁门也锁上了，逸嘉大呼：“雨娜，请开门。爸爸妈妈，请开门。”

门内传来笑声，一个小女孩说：“不开，不开。”

逸嘉赶紧拿出五六个红包，从门缝中塞进去。里面立即传来一阵笑声与轰抢声：“不行，不行，红包太少。”

逸嘉一面呼雨娜，一面求情开门，又塞进去好几个小红包，门还是不开。

同来的有一个大嗓门，大叫一声：“还不开门，我们都走了！”

门外一阵起哄：“都走喽”。

把门的小女孩忙开了里面的木门，里面两群人面对面大笑。逸嘉傻乎乎地抓着铁门的空漏处，笑说：“各位爷爷奶奶大姐大哥小姐小弟兄们，求求你们了，芝麻开门吧。”

他从口袋里把余下的红包全拿出来，抛到铁门里面，里面的小孩一个个屁股朝天，抢着红包。

铁门终于开了，逸嘉急着在人群中寻找雨娜，没有找着，大家告诉他，雨娜还在她的房间里呢，可房门仍关着。逸嘉说“请开门”，门不开；说“求求雨娜，请开开门”，门仍不开；逸嘉说“求求亲爱的雨娜，请开开门吧”，门还是不开，逸嘉说“再不开门，我要爬窗户了”，里外一阵笑，门仍不开。逸嘉于是轻轻地敲门，对着门缝大呼说：“雨娜，我 - 爱 - 你！”大家齐声喝彩，里面的伴娘开了门，雨娜身披洁白高华的婚纱，看着逸嘉甜甜地笑呢。

两人互戴胸花，合影两张，又与亲友们合影。大家休息一会，逸嘉牵着雨娜的手，缓缓下楼。前方摄像机与照相机伺机捕捉精彩瞬间。当雨娜看到迎亲的彩车竟是林肯房车，惊异极了，美丽的瞬间在胶片上定

格。

雨娜在逸嘉的引导下优雅地上了车。在车上，逸嘉拿出钻戒，雨娜再一次张着美丽惊奇的眼睛，没有说话，微微地笑着，逸嘉也没有说话，轻轻戴在雨娜的无名指上，把她拥在怀里，两人的脸贴在一起。

车队启动，在繁华市区缓缓穿过，吸引无数行人的目光。有见识的行人知道，这是本市有始以来最豪华的迎亲车队。市电视台正在拍城市访谈，看到这样规模的车队，正是一个最好的城市生活新闻，立即掉转镜头，向车队取景。

他们的结婚酒宴定在一家叫香格里拉的大酒店举行。早些日子，云中君意料之中收到逸嘉的一张罚款单。幸好新小说已经出版，我朝思暮想的稿费快要来了，就给他打 888.88 元的红包，据说小数点前面的数字是广佬提炼的中国市俗文化的精华，小数点后面的尾数大概是福建人近年昌明的送礼文化，表示吉庆有余。我也不能免俗，那就随俗吧。不过我也不是傻瓜，等我结婚时，再给他送一张 1000 元的罚款单。

从此，信奉唯物主义的我陷入了神秘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泥潭，到底有没有神灵？不然，弘法寺的菩萨和签为什么那么灵呢？过去的雨娜许的愿并没有落空，逸嘉终于能与现在的雨娜结婚了。

想想我自己，还是孤家寡人，为别人的故事操心，是不是明天抽点时间也到弘法寺去看看，许一个愿，抽一支签，看看我的爱神将出现在哪一个方向。

将近中午，我关上写作的电脑，去参加逸嘉与雨娜的婚宴。我想穿一件体面一点的衣服，就在衣柜中寻找。真是衣到穿时方恨少，翻来覆去，实在找不出一件象样的衣服，只好穿上云中君最昂贵的一件夹克，价值一百九十九元，去年在一家商场换季打折的衣服中精选的，原价要两百多呢。我平时舍不得穿，规定自己在参加重大活动时穿一穿。

我从没有见过电脑精灵雨娜，非常想看看生活中的雨娜，到底美到何种程度。我从出租车下来时，看见酒店门口站着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子，一定是雨娜，贪看几眼，台阶绊了一下脚，跌倒在地，嘴唇吻到台阶上，沾了半嘴灰，忙摸一摸门牙，谢天谢地，还没有松动，不然婚宴吃不成了。雨娜正看着我笑呢，问我摔得严重么？我说无妨无妨，心甘情愿为漂亮的新娘五体投地。

旁边几位美少女向他们洒花瓣，喷彩丝。新郎与新娘都身陷在幸福

蜜甜的罗网之中。

逸嘉穿着一套中国人创的世界名牌 Goldlion 西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价值三千九百八十八元，把我衣柜中最昂贵的夹克比得落后一个世纪。——读者们可不知道，我每次路过“Goldlion”专卖店时，都要把这款西服贪婪地鉴赏几遍，有时甚至还要在试衣镜前穿一穿，让虚荣与欲望得到片时的满足。想不到，我的梦想即是逸嘉的现实，嗯，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并不矛盾。——再看逸嘉，头发蓬松发亮，面容红润，喜气盎然，全然不似我去年请他来修电脑时头发如鸟巢、面有菜色的模样。我立即领悟所谓包装的价值与爱情的力量。

我双手向逸嘉敬上红包，他毫不谦让地装进雨娜的包中，回赠我一支支烟，拉着我与他和雨娜合影留念。

宴会厅颇为雅致，气派高华，摆了几十桌，嘉宾如鲫。大家都交了红包，一个个空腹而来，准备满载而归。

逸嘉说本市的一些网友特意来帮忙，上午九点多就来了，什么三眼鱼、酒不空、没你的事、嫣然、totolala……坐了一桌。他们的桌上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桌上有许多连线，我顺着连线搜索过去，好象连着投影机，台上的大屏幕上不是放的卡拉OK曲子，与电脑屏幕的内容一样，一个打开的网站，上面的标题是三个动态的大红字：双喜楼。

我坐在全是陌生人的一桌，有些不自在，发现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姑娘时，我才知道今日运气不错。她看起来与旁边的人并不熟，不象是同来的。她与我对视几眼，相互间笑了笑，我立即觉得她很亲切，不再陌生。

主持人是本市有名的婚礼主持，人称歪嘴杨。他手持话筒走上台，音色动听，发音标准，大有职业播音员的风采。他特别能因人发挥，非常善于捕捉现场气氛，说话比《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话还要夸张，还要动听，当然也还要空洞。婚礼上会不会说空洞的好话，几乎成了衡量主持人水准的唯一标准。

歪嘴杨刚才拿了新郎悄悄敬上的大红包，腹稿滥熟，情绪酝酿得饱满。他站在台上，昂然四顾，挥动一个经典的手势，请新郎新娘入场。于是，迎宾曲缓缓响起，全场起立，掌声响起来。

他笑着，嘴唇不自觉地歪了，据说他歪嘴是因为大脑中的灵感扯动面部神经所致，表示他将经典的口彩。于是他歪着嘴说：“……这是一

个盛大的跨世纪的婚礼，而且它的形式已经突破传统——数字化浪漫的经典！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新郎——林逸嘉，身高一米八五（大家会心地笑。来宾中有一个中学数学教师，瞪着灯笼似的近视眼，忙立起一根筷子，以怀疑论的态度，用比例法作远距离测量呢），林先生有中国比尔·盖茨之称，大家请欣赏他的长相——睿智的额头，显出智慧的圆形，明亮的眼镜后面，隐藏着一双思想家的眼睛，再看看他那一双敲击键盘的手，就象钢琴家修长的手指一样，每天在演奏着数字化时代宏伟的乐章。啊，他真是一个信息时代的酷哥（来宾微笑）！他从事着二十一世纪永不会下岗的职业——IT行业，”他用食指向来宾做了一个指点的手势，补充说，“这是一个新名词，日本一位新首相在西方首脑会议上竟把它念成 it，错！IT——就是信息技术。（大家笑）林先生把握着今日中国高科技的大门。他是一个电脑大师！一位软件天才！一位网络专家！（雷鸣般的掌声）

“再让我介绍一下新娘吧——美丽无比的柳雨娜小姐，身高一米七五（大家也会心地笑），容颜就象一个仙女，身材任何一处，都符合黄金分割原理，特别是三围，完全完全完全是魔鬼身材的标准哟（有人微笑，有人想入非非地笑）。在雨娜小姐的面前，连世界名模辛迪·克劳馥都要黯然失色，立即矮半截；至于那个那个中国名模——是不是革命烈士瞿秋白先生的孙女？——瞿……瞿……瞿什么来着？如果她站在雨娜小姐前面，两人一比，我估计瞿小姐的气质会被比得象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年轻的——农村妇女。（全场大笑）

“柳小姐的工作是最伟大的工作，她培养着祖国明天的花朵，她无私地把爱、知识、情感、道德，甚至民主与自主的启蒙思想，输入我们的下一代的心中。她那一双美丽的手，把握着中国未来繁荣与富裕、民主与自由的希望之门！她帮着我们的后代设计二十一世纪的强国梦！——嘘，她所在的幼儿园是市直机关干部幼儿园，条件最好，设备最全，将来我们的小孩入托，还得求她走后门哟（笑声，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之所以说形式上突破了传统，是因为，在这场婚礼上，动用了当今世界上高科技设备与技术——”他做出潇洒的姿态，一侧身，长长地伸出手掌；——请看：笔记本电脑，数字投影机，数字相机，数字摄像机，还有——互联网！（惊叹声）

他的语音越来越激昂，“尊敬的来宾们，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婚礼大厅里，林先生的几位要好的网友正为他在网络上也举行一场

数字化的婚礼，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布来自一对中国新人心中的喜讯！为了这场网络婚礼，林先生和他的网友们专门做了一个主页：双喜楼。并申请了一个聊天室——‘天南地北闹洞房’。（大家惊呼）

一位网友上来递给歪嘴杨一张纸条，歪嘴杨看了看，立即摆出一副赵忠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念电报的派头。他煽情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已经有两千多位来自全国的网友在网上参加林先生与柳小姐的网上婚礼，聊天室内喜气洋洋。林先生的电子邮箱中已经连续收到九百九十九封来自全国各地网友的真挚祝福。

（掌声如潮）

“——这是来自北京网友 Zero 的祝福：逸嘉、雨娜，我嫉妒你们，因为你们这么幸福；我羡慕你们，因为你们结出了网络爱情的甜蜜之果。

“——这是来自上海网友多情侠客的祝福：欣闻你们正在网上举行婚礼，我非常激动。在数字化时代，谢谢你们复制了无数份喜悦与幸福。我会加油的！”

“——这是一封青岛姑娘雪琳小姐刚才发来的电子邮件：太好了，逸嘉，雨娜，你们在网上同步举行婚礼，开创了数字化浪漫的先河，我仿佛闻到你们婚宴上的酒香，看到你们甜蜜幸福的笑容。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这是一封来自深圳网友冰湖的祝福……”

好了好了，我不再摘录了，大家都烦了赵忠祥年年念电报。宴席上大家都看着桌上的佳肴流口水呢，读者看多了，也会觉得我的文字不够洗练，有什么办法呢？谁教我也这么激动。

我心想，美丽的雨娜迟早会嫁人，与其嫁给别人，不如嫁给林逸嘉最好，这样一想，不平衡的心现在似乎又平衡许多了。

新郎新娘向双方的父母和亲友来宾致礼，相互间致礼，掌声雷动之后，一片寂静，只听到吧嗒和沙沙之声，原来是来宾在运动面部肌肉，全场开吃了。

投影屏幕上放着逸嘉制作的电子相册，相册同步上传到主页。一会儿，就有许多未婚的网友们下载了雨娜美丽的相片，对着电脑屏幕，陷入遐想之中。

逸嘉与雨娜换了一套衣服，一席席来敬酒。到我这一桌时，他注意到我对面那位清丽不俗的女孩。他附耳问我：“你对面的美女是谁？”

我说：“不认识，你问你的夫人。”

逸嘉说：“我问了，她也不认识。”

我笑说：“哦？那我认识，她一定是索慈妈妈派来贺喜的——”

逸嘉吃了一惊，看了她一眼，那姑娘也看着我们这里，微微笑着，颇有妖媚之气。

我注意到对面的女孩，吃得极少，只喝一点点饮料，我觉得她与过去的雨娜饮食极相似，她对我笑的样子极为清纯，不象是受过世俗污染的都市女子。酒席上的人走了几位，我就举起酒与她干一杯。我问：“你在哪里工作？”

她说：“我没有工作。”

“我可以问么？你与谁同来的？”

“我一个人。”

“你认识新娘还是新郎？”

“新娘。”

“她却说不认识你。”

她笑了，从容地反问：“难道你认为我是一个专吃婚宴的人么？”

“当然不是，你来历不凡，我觉得。”

她只是笑着。我递给她一张名片，请她也给我一张名片，她说没有，就抄给我一个电子邮件的地址，太好了，现在交友流行这个。她在我嘴里塞满食物时向我告别，害得我说不出话。她挥挥手，就走出门外，我胀着一嘴食物跟着出来送她，她一眨眼就不见了。

回家后我给她发了邮件，次日清晨，我收到了她的回信，除了一个这样的^^表情外，只有一个落款：来自数字空间的精灵。

后面我又去了信，甚至幻想我也有林逸嘉那样的经历和那样的结局就好了，可她再也没有回信。

我托逸嘉查那个信箱是哪一个网站的，逸嘉说非常陌生，可能她与雨娜来自同一个精神世界，但她来自哪一台电脑呢？难道是我每天写作的电脑里的精灵？坦率地说，如果是这样，我真有点心跳。

后来，逸嘉告诉我，那天酒席后，逸嘉与雨娜在家里清点红包，有一个红包最精致奇特，外面没有写名字，逸嘉忙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精美贺卡，上面有激光打印机打印的一首小诗：

赠逸嘉、雨娜

谁言网恋太荒唐？网妹那头美且娴。
莫把恐龙当恐怖，喜看情网结情缘。

祝你们新婚幸福、快乐！

—来自数字精灵世界的祝福^_^

逸嘉认为她也许是雨娜所说的她那个精灵姐姐，他曾经看到雨娜与她在网络上聊天，她姐姐叫柳雨娇，不知道是哪一台电脑里的。逸嘉估计，可能是数字空间的领袖索慈妈妈让她来的，不然，她找不到地方。

如果她真是藏在某一台电脑里的精灵姐姐雨娇，那未婚的网友里面，一定还有一位幸运者，他会是谁呢？——如果谁知道雨娇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和逸嘉，我们还有话跟她说。

2001年1月29日，独与轩中。

网友来信摘选

From: gcjAnnie@263.net

To: artime@citiz.net

Sent: Thursday, December 28, 2000 1:09 AM

Subject: 你好 !!!

我是一个喜欢你的作品的女孩，喜欢上网的女孩，当我看到你的《数字化精灵》后，我就觉得你很有写作的天份，我非常崇拜你。

可是在你那一部《我一定要找到你》小说里，我却有点失望，我看了还不到四分之一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他太不真实了，那个叫什么北狼的家伙，太嚣张，你一定要把他写得那么恶心吗？他以为自己年轻有为自己有两百万的存款，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听听他说话的口气，他以为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

我可能说了什么你不喜欢听的话，但那只是我的意见 !! 不好意思啦 !!!

From: <yangxf9997@21cn.com>

To: <artime@citiz.net>

Sent: Sunday, December 24, 2000 11:44 PM

亲爱的云中君兄：

您好！刚刚拜读大作《数字化精灵》，看了连载的小半部分，从 13 页以后的，就看不见了。

虽然暂时没看完，仍然觉得这部作品是难得一见的佳作。给人的印象出奇的好。真是希望这是一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故事，我也同时为林逸嘉的转变而高兴，也为我没能看完这

部作品而有点遗憾。谢谢您为大家提供这么好的作品。盼望您的更多的佳作早日问世。

您时间很宝贵，在这里就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了。再一次的谢谢！

杨晓峰

24/12/2000

From: "pscra" <pscra@p8s.com>

To: "云中君" <artime@citiz.net>

Sent: Thursday, January 18, 2001 11:51 AM

Subject: 观后感！

云中君：你好！

你的《数字化精灵》已拜读，闻知你希望能听到我的读后感。那就不客气了。

我这人看书喜欢一气呵成，这本书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整本书看完，觉得你的想象力丰富，而且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让人感觉合情合理。前半部写虚拟的雨娜文笔流畅，读后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让读者有一种幻想——明知这是虚构的情节，却希望它是真实的，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总之，你这两本书圆了许多男性网友的现实梦幻。

本人才疏学浅，而且时间有限，评价写得很仓促。如上述评价有什么不当，请你指正和谅解。

祝你新春快乐！新的一年，真心期盼你能写出更多的好小说，希望能尽快拜读你的新大作。

潇潇女

2001/01/18

From: qiaoshuo@china.com

To: 云中君

Sent: Thursday, January 11, 2001 3:04 AM

Subject: 你好

你好,云中君:

打扰你了,这是第二次给你写信。

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在哭,不止如何形容,小半盒的纸巾已经用掉了,但我已经克制不了我的感情了。这是我第二次读了。

说实话,第一次《数字化精灵》没读完,就已经不行了,为了……(说不出来的感受)我又看了一遍。这次还是没有看完,简直是太感动了,这并不是没事找事而给你写的,是真的。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是如何构思出来的?我想毕竟是 novel,我不相信这是你在文中!是在身边的事?后来那个女孩走了(去了)?

我会支持你的,支持你写出更好的作品(让我流出更多的泪水)我不爱说奉承人的话,可以说从不(有一点夸张),但你的文章写得是不错,确实值得称赞。我现在对人说的就是,快来看云中君的《数字化精灵》,不然是你的一大损失;对你说的话就是,你努力吧,我希望看到你的新作。

.....

sunz(helios)

后记

我决定走为普通读者写作之路后，非常在乎每一位读者阅读后的感觉。

在网上发布《数字化精灵》的网络预览版本时，我面对的是广大的有文学鉴赏力的网兄网妹，真有些诚惶诚恐。因为无限联接的网络是数字时代文学作品的审判台，有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网友是网络文学公正无私的法官。文学的真理在广大网友与读者那里，而不是在当代那些平庸的毫无鉴赏力和创作力的当代作家与评论家那里。我现在只为网络、为读者写作，普通读者及图书市场决定我写或不写，以及下一部如何写。我无法逃避也不愿意逃避面对文学真理的时刻。

我耻当作家，耻加入什么协会；有见识的人知道，现在的协会，大多是乌合之巢。我只是一位网络小说打字员和书画家，但我相信自己更有资格用简体汉字来写小说谈小说，因为我站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力求自己用纯正的汉语来写小说，而不是对西方翻译文学的模仿与追风。我的小说是以读者为根本，以中华文化为灵魂。我上网就是立志要提高网络文学与文化的品格，与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提高鉴赏力与创作力；与广大网络文学打字员齐心协力，一起把港台不入流的言情、滥情小说及当代“骚妇文学”或称“怨妇文学”（俗称“美女文学”^^）挤出书市。我还立志要把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标榜的所谓“纯文学”小说推到它应有的位置——文学垃圾箱。说别我不谦虚，就让我这部《数字化精灵》给所谓的“纯文学”小说家们在转行时当教材吧！

小说写完后，偶尔发现一些卡通画的形象非常精致，而且其形象与小说的人物大略相似。于是，我精心摹写，加以创意整合，为自己的小说制作了插图，我知道图像对文本大有裨益。《电脑报》社社长陈宗周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审阅了这部专门为电脑迷网迷写的小说，并给小说写了题辞，请接受作者真诚的谢意。我还要诚恳地感谢责任编辑伍恒山先生对我的信任，采用了我的封面设计、版本设计和插图，让卑微的云中君大有知遇之感。为了让这本小说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我在插图制作与版式设计上花费的时间与心力，几乎与写作小说差不多。有时连续四五天从晚上七时工作到凌晨一时。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而已。

如果您觉得这部小说非常好看，请推荐给您所有的亲友与同学；如果万一让您失望——我认为可能性极小极小哟——那就请到我主页上的论坛里(www.readlink.net/artnet) 大骂云中君三天好了！*_^

如有读后感与赐教，请向 artnet@0733.com 发来，不胜感激之至。

(湖南) 云中君

2001 年 3 月 1 日，独与轩中